

蕉風月刊 366

●源中映小說『夢娜方的芳華』

●長篇連載小說『紅塵』


●南洋美專校友美展特輯





靜物（油畫） 陳麗珠

封面：鴿（水彩） 龔明金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 獻 南 院	
獻書者： 陳業娥	
日期： 11/4/2000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16/83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焄／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目錄 ● 目錄

夢娜方的芳華 (小說)	*源中映	2
血緣凝聚文化 (百年專欄)	*鄭百年	6
風向	*諸家	8
凌晨思緒 (散文)	*凌如浪	9
冷雨中那暖暖眼神 (散文)	*黃子	11
風箋	*諸家	12
美國廿世紀中期詩人 (雨花隨筆)	*郝毅民	13
『海豚集』選譯 (譯詩)	*郝毅民譯	15
水花 (小說)	*公羽介	16
人的尺度 (閒思錄)	*黃潤岳	19
老去的人 (詩)	*禿橡	20
何明・慢跑 (小說)	*小黑	21
月圓風寒 (詩)	*冬竹	22
絕響 (小小說)	*楚楓	23
憂鬱的馬 (散文)	*蔡聯源	24
金珠的故事 (小說)	*狂風沙	25
風聲	*編輯室	27
大書、中書、小書 (人間集)	*梅淑貞	28
紅塵 (長篇連載小說)	*鍾瑜	32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號 三六六期

夢娜方的芳華



* 源中映

凡見過夢娜方的男人女人，都會難以抗拒的她的艷媚外觀與華貴包裝所震懾住。她的棕黑中長柔髮，燙成大波浪形的髮卷，有時輕飄如落花似的披散着，有時則用一根約二吋長的鑽石髮針，把頭髮別向一邊，露出她白嫩而狹長的耳朵，耳下的珍珠墜，隨她的頭轉動而搖幌，往往把盯着她看的人，引動得只能在暗中嚥氣。最令人艷羨的，還是她天天新款的時裝。因為膚色白膩，她專挑紫紅、孔雀藍、橙黃、純黑的顏色來穿，而且全是聖羅倫、連璜、紀凡治等名牌大家的作品。服裝的款式，永遠是開領貼身的，把她 89—55—89 的身裁，當然是以公制計算，襯托得無懈可擊。

❷

才二十二歲的電話接待員法麗達，是公司裏最肯公開讚賞夢娜方的女同事。每天一早，當夢娜方儀態優雅的走進來時，坐在電話總機前的法麗達，便嘟起了嘴，把口唇縮成O型，睜着圓滾滾的大眼睛，孩子氣的大聲說道：「密斯方，妳今天真漂亮哦！」而夢娜方總是一面輕吟淺笑，以代表接受對方的讚美，一面却扭動着她動人的腰肢，珊珊地走向她頭頂上司，也是公司的董事經理的辦公室門口，打開手腕上掛着棕色的妮娜麗芝皮包，掏出了一串鎖

匙，把門給開了。

公司裏的男女都說，近年來的董事經理艾迪潘，是整個辦公室裏最快樂的男人。因為有事沒事，他總是雙手按着夢娜方的桌角，半俯着頭，向他那美麗得令人覺得她深不可測的女秘書，談談笑笑，時常把她逗引得面頰飛紅，格格淺笑，而他，却被自己所說的笑話，牽動得仰着天花板大笑起來。他們的房間，就這樣不時的流溢出他們倆的快樂笑聲，外面的職員，就會你眼望我眼的做着會意的微笑。其中有些老練的女職員，便會搖頭說道：「鹹濕經理不知又向夢娜說些甚麼鹹濕笑話了。」

每當艾迪潘外出公幹時，其他男同事，便一個送一個的往夢娜方的小小辦事處攢進攢出，說些無關痛癢的廢話，務必引她答話才甘心。而夢娜方總是垂着她塗上眼影的眼臉，伸出細長而纖弱的手指，滴滴搭搭的往打字機敲，根本不理會那些人的胡痴糾纏。有些胆大而臉皮又特厚的，還不斷的約會她。雖然每次得到的總是她的輕輕搖頭拒絕，他們總也不死心，總還是一邀再邀。

工程師之一的東尼吳，是最熱情可嘉的一個，因此，受到夢娜方拒絕的次數，也以他最多。他自認是個相貌堂堂學有專長的專業人士，所以對自己的期望很大。但軟釘子碰得多了，他也有些英雄氣短起來，有時難免會流露出他的挫折感。一次，他便與也是追逐者之一的占斯陳，低聲研究夢娜方究竟還是不是處女的問題。說到淫猥之處，兩個應是拼得你死我活的情敵，竟然還大力的拍着對方的肩膀，稱兄道弟起來。

但夢娜方總是彷彿無視於這些人存在似的。與其他女同事，她也很少與人攀談。所以公司裏的男性女性，對她都有點好奇，因為她不只穿著打扮華貴奢侈，還有能力駕着一輛金黃色的豪華二四四來上班。一個那麼年輕而美貌的女辦事處人員，能有這種連很多經理級人馬都自嘆不如的排場，真叫人咄咄稱奇。連樓下的司閘，對她也是敬禮有加。她初初進來時，曾向多事的同事簡略的說過家世，自稱父親是怡保的一名錫鑛家。所以人人都聰明的把她的種種物質享受，解釋成來自她父親的供給了。有些妒忌她財貌雙全的女同事，便不只一次的酸溜溜的說道：「老豆既然那麼有錢，又何必巴巴的打扮得一隻孔雀似的來挨世界呢！」話雖然是這麼說，但當着夢娜方的面時，她們都露出一幅友善的神色，討好似的向她微笑。而夢娜方也總是像一尊女神似的輕吟淺笑，對團團圍繞住她的衆生，保持一份人神之間的距離。

法麗達對夢娜方的毫無保留稱讚，也是有道理的。原因是，不若公司裏其他的同事，凡打進打出電話，都要勞動法麗達去接聽，因為夢娜方的案頭上有一具直接電話，是特為董事經理艾迪潘而設，所以她總是利用這具專用電話，打出及接收電話。因此天真可愛的法麗達，總會向人抱怨道：「你們呀，一天到晚電話多多，忙得我要命。只有密斯方最好，從來不勞動我。」其他人聽了，十分不服氣，氣鼓鼓的回答道：「當然啦，人家有私人電話，當然用不到你了。」

⑤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茶點女工便奉上來各人所點的茶或咖啡。今天，夢娜方又同樣的要了一杯純黑不加糖咖啡。當穆斯娜把咖啡送進夢娜方的隔間時，她案頭的電話也在這時刻響了起來。夢娜方一面點頭微笑，向她致謝，一面伸出染上紫紅寇丹的手指，輕輕的拈起聽筒，穆斯娜雖然迷看她的打扮，也不得不識趣的退了出去。臨出去時，她聽到夢娜方以低沉而充滿了磁性的聲音，低聲的講着英語。「人漂亮，聲音也那麼好聽。」穆斯娜拉拉自己寬大已褪色的峇朱姑龍，自言自語的說。

聽筒的另一邊，是一個男人略帶沙啞的急促聲音：「他是密斯特馮，我的新加坡客戶。我向他推荐妳，老價錢，通宵。」夢娜方熟練的在記事本上做着記錄，一面問道：「時間和地點。」「香格里拉酒店，一零三二號房，時間八點半，今晚。」「OK，一言為定。」她輕快的放下電話，便又繼續剛才做着的打報告工作。艾迪潘外出午餐，現在才回來。他循例的半彎下腰，滿臉酒紅的向他的柔媚女秘書，討取她的歡心的輕笑道：「夢娜，妳真的越來越美麗了！」夢娜方也不答話，只微笑了一下，眼稍輕瞟了她的老闆一眼，便對準了打字機繼續敲敲打打。一重頰紅，緩緩的向她白膩的頸脖處伸延下去。那種嬌羞無限的女性魅力，

把閱人已多的艾迪潘，依然給看得痴了。瞎纏了一會，他才依依不捨的走進自己的辦公房間，身後留下一股啤酒味。心中有點失望又有幾分得意，他的女秘書，雖然性感迷人，但却莊重得很，根本不讓他有機會再進一步。當然，他也暗自慶幸，自己未曾逾越，所以仍然對得起太太。無他，他一向是個緊記「不要在喫飯的地方拉矢」教條的男人。他進去後，夢娜方才抬起頭來，狠狠的瞅望他的背影一眼，她眼睛中的冷凜，與她明艷熱情的嘴上唇色併在一起看時，彷彿是個伺機觀色，擇人而噬的妖女。

⑤

胖碩健碩的馮天池，開門給外面敲門的女人進來時，他手裏還拿着一杯冰凍的黑狗啤。「密斯特馮？我是艾蓮，史賓沙的朋友。」「妳好。」一邊說着，馮天池一邊大力的把房門關上，還掛上了鏈子門栓。然後他右手攬着艾蓮的楚楚腰肢，左手迅速的把高腳圓肚的啤酒杯，放在玻璃茶桌上後，便緊擁着她狂吻起來。女人慣練的把手袋一丟，便也雙手環抱着他圓碩的腰圍，閉上她眼蓋上塗了紫羅蘭色眼影的眼睛，熱烈的接受對方肆無忌憚的強吻。當她把自己的滑膩舌尖伸進男人的口腔內游戈時，馮天池的呼吸，已濃濁得像一架在開足馬力的壓路機。她剛剛用香髮精洗過的頭髮，混合着她身上的「哉」香水香味，不絕的向他的鼻腔發出一蓬又一蓬的醉人香氣。馮天池已覺得不能再支持了，他伸出寬大的粗糙手掌，扯開懷中女人法國粉紅綵絲製的低胸哥拜耶的純銀排扣。她微閉秀眼，也伸手向他的跨下抓去。

一當他的情慾已挑動至飽滿的時刻，他便立即從床上躍起，把女人壓倒在底下。她低沉的呻吟聲，還有她的扭動，還有她白膩的肉身，令他興奮得有想要狂叫的衝動。待一切風平浪靜之後，他喘息的伏在她的身上說：「果然是名不虛傳。」

喘息了一會，他們又再扭抱起來。如此反反覆復的舞弄了七八個回合，馮天池才滿足的放開了她，不一會，便響起了沉重的鼻鼾聲，自去尋夢去了。他身旁的女人，進門時自稱艾蓮的夢娜方，把被單拉上了肩膀，却觸及被咬傷了的乳頭，一陣針刺似的刺痛，令她蹙起了眉鋒。冷氣機所噴發出來的冷氣，呼呼作響，寒意逐漸的深了。她臉對着窗戶，簾幔已全拉上，所以外面是黑漆漆的一片。她淨睜開着的眼睛，在黑暗中，是唯一能發亮的物體。

⑥

「果然是名不虛傳。」馮天池的愉悅聲音，一遍又一遍的在她的耳畔迴響着。「明天便是這個月的結賬期，包括今晚的夜渡資，將領得四千二百元。」她默默的計算着，寄四百元回家，還服裝店一千八百元，還剩下兩千元當零用。而公司的那份薪水，只夠用來買汽油與付公寓的租金。「果然是名不虛傳」，這句話，却令她聽來心驚胆跳。她最需要的是利，而不是名。成了一個出名的應召女郎，對她處心積慮的，以一份秘書工作來作身份掩護來說，絕對不是好事。她必須要很小心，萬萬不可以工作的地方露出任何破綻，否則，她又得另覓他職了。這便是她的每一份工作都不能耽得久的原因。與一個辦公室女郎一夜狂歡，肯定是更富有刺激性，也會更加安全，難怪一夜收費三百元，仍然有那麼多人要她這一類的兼職女郎。每個月下來，至少有十單生意成交。這額外的三四千元收益，足夠把她裝扮成一個錫鑛家的女兒的排場。

她自稱父親是個鑛家，其實也不能算是完全空穴來風，只是，其父生前只是個出賣勞力的錫鑛水泵工人，她才十二歲時，便早已喪生在一場鑛場土崩中。本來已是窮困得難以渡日的家庭，因為這一下慘變，更是把一家大小推向另一個更深的深淵。幸得母親勞苦慣了，割膠之外還替人洗衣，比她年長三歲的姐姐，又出來幫傭，她和兩個弟弟才能繼續上學。她讀書功課好，放學後還替三兩個小學生補習功課，對家裏還略有帮助。和她愚鈍單純的姐姐不同的是，自小，她便是個極有主見的女孩子。她極度渴望華衣美服，住高樓大廈，喫山珍海味，所以，那間位於崑崙喇叭新村的破陋板屋，在她高瞻遠顧的眼中，實在與牢籠無異。中學一畢業後，她便立即的前來吉隆坡找尋工作。起先，只是在一間小五金公司裏做個打字員，微薄的月薪，只夠她一人的食用，根本沒有餘錢寄回家去。掙扎了一年，她開始上夜校唸秘書課程。考取了優等文憑後，她換了職，在一間中型公司裏上班，也有能力租比較好的房子住。

伊娃是她來吉隆坡後第一次遷居的房東。她是個年三十一歲的離婚女人，也是一間廣告公司的媒介經理。頭腦精明得不得了，放出交際的手段來時，真可以顛倒衆生。而且，她又那麼的性感動人。年方二十一歲，初出茅廬而又志向遠大的方玉冰，對伊娃的崇拜，已差不多到了入迷的程度。不必浪費多少時間，伊娃對她的心願，便也十分的瞭然。一方面十分喜愛她的聰明及美貌，所以也不吝的指點了她的打扮與應對功夫，有客戶的應酬要出席時，也帶她出去見識見識。只是，她的薪水，實在還不足夠她買名牌的裝著，而有好些場面，除了綺年玉貌之外，確是還需要一個女人衣着出衆，才能壓得住陣腳的。與伊娃的出手豪奢相比，方玉冰着實的苦惱了好一陣子。

一天周末下午，兩個女人都留在屋裏閒談。伊娃坐在溜滑的客廳花磚地，上着血紅的指甲油，一面閒閒的瞟向坐在沙發上翻「都市」雜誌的方玉冰問道：「夢娜，妳曾經有過男朋友不會？」忽聽得有此一問，自搬進來後便取名夢娜的方玉冰，登時愕然：「沒有哇。」伊娃邊伸弄着血似的爪指，邊說：「仍然是個處女？」她的臉立即紅暈滿頰，有點不好意思的低聲答道：「是。」

就這樣，在伊娃的一手安排之下，她的第一次，便賣給了一個年過半百的地產商，代價是五千元。至於伊娃作為中間人，所得的是多少，她沒有過問。自此之後，她便視伊娃為她的經理人，由她介紹客戶給她。不消幾下功夫，她一直所渴望得到的物質享受，都一一的實現了。而伊娃，真不愧是個極富有經驗的經理人，除了指點她的門面之外，還耳提面授的傳授了一整套的取悅男人的功夫給她，以讓她的客人，得到更大與更多的滿足。等到她的收入越來越豐厚時，伊娃便也老實不客氣的開口向她索取起傭金來。起先，她還能忍受，但逐漸的，伊娃的貪得無厭臉孔，令她十分的氣怒。「我出賣自己得來的錢，何必要妳佔上一腳？」一怒之下，她便遷出伊娃的房子，搬進太陽公寓來。這時，她已另覓得一位中間人，專替她做穿針引線的安排，而且，答應不抽取傭金。

三年多以來，華衣美服、儀態萬千、駕着豪華大房車的夢娜方，一站到公眾場合中，任誰都相信她是個有錢的大家閨秀。她的大姐，已在兩年前出嫁，兩個弟弟在上中學，母親也不再洗衣割膠了，一家人正可以過得舒舒服服。而夢娜方，也就可以更加心安理得的做下去了。

除了得到旁人艷羨時的滿足快感外，她也有傷心的時候。那些客戶，都不是憐香惜玉的儒儒君子，而是見了她便飛擒大咬的豺狼。在她身上花了三百塊錢，人人都覺得必須有把她玩盡的權利。第一次的經驗，尤其恐怖，事後她把眼睛都哭得紅腫了。但她還是咬着牙的承受下去，經驗增多了之後，她也會有她的快樂的。



已經是凌晨四點了吧，身旁的男人伸張他的大掌過來，按着她赤裸的乳房，沙啞混濁不清的說道：「我還要。」她轉過身來，乖巧的迎合着他，替他撫弄起來。

等到他再次滿足的打起呼嚕聲時，窗外已約微的露出曙光了。夢娜方的喘息平伏之後，她推開了棉被，攏了攏頭髮，便向浴室走去。她知道，她必須依樣的趕在八點半之前，回公司上班。

血 :: 緣 :: 凝 :: 聚 :: 文 :: 化



* 奮 讀 之 目

* 鄭百年

晚近一百年來，是中國歷史劇變的時代；首先是康梁維新保皇運動，其次是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推翻兩千多年來的帝制，接着是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鬧得民窮財竭，然後是共產政權成立北京，國民政府鼎移台北，暫告一個章節。在這波翻騰的層層險渦中，還滲進了外國力量，或直接出兵干預，如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以及日本軍閥的西向；或幕後操縱指揮，如溥儀的滿州帝國及汪兆銘的南京政權等等。在這風捲雲奔、詭譎多變的動盪時代裏，一個最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是：中華民族的力量在那裏？所謂「力量」，不是指軍事和經濟，也不是直接指政治和法律，而是指民族的凝聚力；換句話說，他們能有多強韌的凝聚力，把整個民族組織起來，突破一連串波滔洶湧的險灘？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計劃、有系統地把這個民族組織起來的著名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周公。周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的親弟弟。姬周本來只是困居西北文化落後的一個小民族，周公佐助武王推翻殷商之後，勢力才入侵黃河流域。論文化，殷商比姬周優越；論政治，姬周不過僻處岐山的小侯，殷商却是龐然大國，組織完善，政體周密；論軍事，殷商擁有數百年的國基，護翼她的小國散佈四裔，軍力之雄厚，自非姬周能比；論經濟，姬周僻西北，殷商處黃河流域，土壤肥瘠優劣，懸殊頗鉅；再加上各民族雜居其中，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各有差異，於是矛盾叢生，利益不同，試想想，翦除了殷商中央政府的姬周，要如何吞下這頭巨象？

爲了應付這個嚴重的局面，周公以他氣宇恢宏的大氣魄，創制了歷史上著名的封建制度——通過不同層次的分封，把整個黃河流域瓜分爲大大小小的不同土地，然後，逐層地派遣姬周的血統，作軍事上的佔領。周天子是大家長，其他各封國是家長的子女；對封國而言，封主是大家長，從封主再分封出去的，是封主的子女；如此一層一層地架構下去，整個國家就像個大家庭。他們世代沿襲，區域

性的小國以封主爲凝聚對象，各地封主以周天子爲凝聚對象。偉大的封建制度，把姬周民族鞏固及凝聚在自己的血統上，一方面對殷商及其他民族作軍事監視，一方面以周家血統作爲全國認同及效忠的對象。今天，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周公的封建制度是成功了；他成功地懾壓周初殷商及其他民族的叛亂，也成功地把殷商的後裔同化了，更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體系和政治制度。周公歷史地位遠在孔子之上，而且是孔子一生膺服崇拜的對象，原因恐怕在此了。

突破周公的創制，把凝聚力量從家族往前再提昇一級的，是法家的管仲和商鞅。很顯然的，周公把凝聚力擺在姬周的血統上，等於把全國劃分成兩條陣綫，一條是掌握政權、軍事及法律的姬周，一條是手無寸鐵的殷商及其他民族，兩綫矛盾叢生，傾軋無寧日，國家進步緩慢，國基也時受腐蝕。具備革新精神的法家管仲和商鞅，爲着在黃河流域的國際舞臺上爭霸權，先後突破了家族凝聚的居限，把全國人民重新組織和整編，團結在國家的基綫上。在他們的腦筋裏，政府比民族更重要，國家比血統更至高，根據史籍的記載，這兩位法家把齊國及秦國全體人民整編成一支軍隊，總司令是國君，參謀總長是他們自己，向經濟生產及國際地位開步進軍。在此新凝聚目標下，全國不分畛界，上下一心，爲民爲國。不及數年，齊國成爲春秋時代的首霸，而商鞅也爲秦國奠下雄厚國基，開啓併吞天下的序幕。

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依舊把全體人民的凝聚目標擺置在國家之上，他推行郡縣制度，廢除同姓分封的封建制度，最可以看出他的積心慮了。

如果說周公創立封建制度，把姬周民族團結在一個皇族血統裏，對周朝八百年的天下有卓越的貢獻的話；那麼，法家自管仲、商鞅而至秦始皇，逐步把全國人民凝聚在一個極權的中央政府底下，讓黃河流域擺脫家族血統的分歧，爲中華民族開拓嶄新的凝聚目標，應該是法家對中國未來歷史的一大

貢獻。

非常可惜的，法家的努力和貢獻，不出數十年之間，就被「家天下」的思想活埋了。

家天下的思想雖然由來已久，不過，它得到封建制度的支援後，更是如虎添翼，根植人心。法家打破封建制度，無形中即等於打破了宗法的血統觀念；在法家郡縣制度底下，全國人民凝聚對象不再是皇族血統，而是極權的中央政府和架空的君權。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不幸的由於他過份驕恣和專橫，「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四句話，就復活了「家天下」的幽靈；劉邦平定天下後，「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的白馬之盟，更把天下當作一己私物；剛剛被法家敲破的宗法血統思想，在秦始皇、漢高祖極力膨脹擴張帝國大家長的權力以及嚴厲限制大權外流之下，立刻假借「家天下」的屍骸，重新回魂，再度新生了。

秦漢以後「家天下」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定制，誰人坐上那張龍椅子，天下就是他一個人的，並且子子孫孫永嗣罔替。所謂國家，不過是一個家族的「放大」；所謂家庭、家族，也不過是一個國家的「縮影」。某個姓氏得天下，整個家族都「雞犬升天」；不幸失敗下臺，整個家族一定被「趕盡殺絕」。所謂逐鹿中原，所謂改期換代，絕不是政見相異的幾群人在角逐政權，而是一支血統和一支血統的爭奪戰。

在這套歷史傳統和文化價值之下，姓氏和血統很快地發展成為整個民族的凝聚對象。家族和血統既然是民族凝聚的對象，那麼，家庭的功能必須發展起來，家族的責任也必須擴大出去。

在舊式的農業社會裏，一個人打從呱呱墜地到歸寧西天，幾乎一切都可以依賴家庭和家族來供給：孩子在家庭裏出生，所以，家庭是接生院；孩子由家庭裏長輩看管照顧，所以，家庭是托兒所；私塾是設在家庭裏，所以，家庭是學校；成親是在家庭裏，所以，家庭是行禮的教堂及宴客的菜館；創業時由家長族人放賬，盈餘歸家長族長管存，所以，家庭是銀行；有了疾病，醫生上門打脈，草藥就在家裏泡煮，全家老少都是護士，所以，家庭是醫院；年老力衰，由子女供養，所以，家庭是養老院；不幸子女流落他鄉，或者膝下無丁口，同族人士有責任收養和照顧，所以，家庭是救濟院；有朝一夕西歸仙逝，喪禮就在家裏舉行，所以，家庭是殯儀館；祖先及仙佛的靈牌設在家裏，經常可就地膜

拜祈福，所以，家庭是廟宇。在舊式的農業社會裏，家庭的確已經盡到了「物盡其用」的境地，成為世界上「十項全能」的機體。

以姓氏及血統為骨幹的家庭、家族既然受強調，並且作為民族凝聚力的對象，那麼，周公當年以姬周血統來對抗殷商及其他民族，很快就被利用為不同血統和家族之間的競爭和對抗。這一副作用，在「家天下」「改姓易朝」的縱恣之下，竟然淹蓋活葬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所應有的共同凝聚力。

我們把這種血統凝聚以及經由此凝聚而產生的大家庭制度、族長責任和血統間的對抗爭奪，稱之為「血緣凝聚文化」Clan-cohesive Culture。

「血緣凝聚文化」的翻版是「地緣凝聚文化」「方言凝聚文化」及「業緣凝聚文化」。中華民族既然習慣於以家庭、家族當作團結的對象，自然也就可以比照這種凝聚的方式，將力量歸結在鄉域、方言及行業的點綫上。因此，我們看到的是許多不同的凝聚文化綫，它們像幾支富有滋性的鉄棒，錯綜複雜地浮現在今日任何地區的中華文化裏，一方面是飽吸各階層的力量，一方面是彼此離析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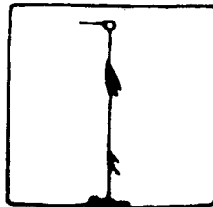
在帝制還沒結束以前，我們看到「血緣凝聚文化」裏強大的一支高高駕凌在所有文化綫之上，它自動地、強迫地催使底下所有的文化綫向它認同和凝聚，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清室遜位，帝制結束，所有文化綫彼此排離對抗的弱點，立刻完全暴露出來。

梁啟超在維新運動失敗後，曾經感歎中華民族只有家族，沒有社會，更沒有國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演講時，再三長歎：「中國是一盤散沙。」在鄉治及農政貢獻精力的梁漱溟，壯年時即著書指出，中華民族只有家庭組織，缺乏集團生活。這三位先生，似乎頗能憑自身的經驗，把「血緣凝聚文化」指點出來。在維新運動、國民革命及農政建設的過程中，他們一定個別深受此文化的苦惱和迫害。

今天，雖然時代過去了，環境也大不相同了。然而，血緣凝聚文化依舊盤據在任何地區的中華文化裏。在中國本土，在東南亞華人聚居的國家裏，在倫敦、溫哥華的唐人街裏，以一支一支的脈系作為凝聚對象的文化組織，充斥街頭巷尾，他們喪失了作為一個民族所應有的共同凝聚力量，他們更忘記了過去法家整編全族的彪炳事業。在面對風捲雲奔、詭譎多變的大時代，他們似乎是癱瘓和無能為力的。

只說不做與只做不說

*白水仙



姚拓先生說他「希望新馬兩地的老作家、新作家，以及愛好文藝的各界人士，不管白貓或黑貓，都跳出來捉老鼠，拿出作品來，而且拿出好的作品來」，這幾句話，真是令白某擊節稱讚，大為傾倒。所以，現在白某一看到有甚麼文人作家在各種「園地」上呱呱叫時，便一律把他們以貓看待，不管毛色如何與貓齡若干，只要他們會捉老鼠，會捉多多的老鼠，便列入為好貓。

但是呱呱叫並不等於是拿得出作品，作品是讓讀者拿來讀的不是拿來聽的。所以音量大出鏡頻頻也不是代表有料。有些文人只會一天到晚窮嚷嚷，要求多撥出版位給他們，要求提高稿費等等。大片園地已經荒蕪了，因為沒有願意去耕耘的園丁。但仍有那些不捉老鼠的貓在妙妙妙，妙妙妙，吵吵鬧鬧是做得十足十，但是看不出有甚麼教人佩服的成績做出來。這些不寫作的寫作人，一言以概之，是屬於「只說不做」之輩。

但我們是不必絕望的，因為仍有那一群不求聞達的寫作人，他們也沒有撲來撲去的去參加甚麼座談會，也很少很少以口代筆大發偉論，他們只是沉默的寫寫寫，把他們所要說的話，都向一張張的白紙去訴說。這些，都是屬於「只做不說」之輩。他們，都應該得到讀者最高的尊敬。

「只說不做」的不寫作的寫作人，我們已經有太多太多了；現在，若要加強本族的文學尊嚴，寫作人便得努力去創作，寫出好的作品來：讓你的作品，代表你的發言。我們所需要的，是：「只做不說」的寫作人。

選擇變好

*洪玫瑰

姚拓先生在他的『人人皆可為作家』一文中，舉出羅倫斯最「聲名顯著」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為例，說這是部只有文學價值而沒有道德教育價值的小說。誠然，一個貴婦與一個林園看守人相好，在世俗的眼光中，一為淫婦，一為奸夫，確是不合於被接納的道德觀。更加令人難為情的是，查泰萊夫人的合法丈夫是個殘廢，妻子紅杏出牆，輿論的同情，當然是在「弱者」那方；但羅倫斯却另有他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靈與慾是應該合一的。所以，只能坐在輪椅上大頌法文詩的克里弗公爵，成了被他嘲諷入骨的對象。但是他所反對最有力的，不是公爵的空談精神，而是他所代表的工業文明的侵略。因此有評者認為，若羅倫斯所描寫的克里弗是個正常人，而不是書中的廢人，就不會讓讀者有「落井下石」之感，而此書的文學成就，應比現有的地位為高。在批評家眼中，『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並非是羅倫斯最好的作品。

此書在作者的本土，也是他去世三十年後才獲得解禁。「道德人物」對這本小說的恐懼與不安，可想而知。姚先生說此書沒有道德教育價值，大概是指它大力渲染婚外之情吧，而這一雙偷情男女，竟也沒有受到作者的大力遣責，因此有敗壞人心的嫌疑。但是我們都知道，道德是出於個人的選擇，如果學校、宗教與社會制度都不能箝制一個人的心猿意馬，難道一本擺出說教面孔的書，就能令他修心養性嗎？這未免是異想天開。而羅倫斯的小說，至少教育了他的讀者一件事，那就是：做人就要活得好，而活得好，不是指物質享受，而是如何以真情去愛人，這便是生命的最大享受。「開卷有益」這句話，不是說我們去學習背誦一些甚麼充滿人生哲理的格言，而是借藝術家之眼，看到一些被我們忽略了的东西。是好是壞，完全是個人的選擇。但是，如果這個作家是個有深度有遠見的藝術家，他一定會知道，哪一些東西，是屬於美好的人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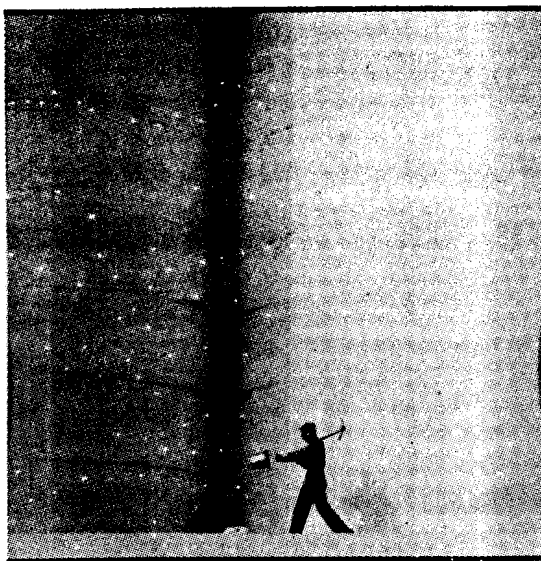
這次又虧洪白二君大力相助，本版才不至於開「天窗」。作者們，請抒發你們的高見吧。

公司里的職工會與資方談判新薪金制的事再度失敗，員工們只好又分工合作，怠起工來，慢慢的拖延時間，默默地展示有力的抗議。而當我把停在住處門前的電單車引擎關熄後，除下夾克，習慣上望望腕上的錶，不遲不快，長短針恰恰指示二時。原來已是寒意漸濃的凌晨二點了。實在新的一天經已到來，可是離我不遠的鐵棚門外的天地，依然黑墨墨，晨光明燦的放射，還需有一段長時間的久候哩。從星期六夜晚狂追錄影帶至星期日凌晨的房東太太，在我上樓時喊住我，說：「晚上十點多有人打電話給你，我告訴他你不在，還未放工回來，問他有什麼事，只回說是姓葉的，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叫你打回去。」我伸手接過她遞來的小紙張，轉身上樓，旋踵間，一個明晰的輪廓在我腦海泛露；是你，真有點意外與驚喜，完全沒有想到，打電話要找我的朋友，會是你。

上樓後，我抹洗掉一臉塵埃，便獨個兒泡了一大玻璃杯的熱牛奶，坐在清涼的地板，把背靠在木桌的腳，有一口沒一口的啜飲着；聽風扇旋轉出來的空氣掀動牆上的日曆，又讓一些樂音輕輕的從錄音機滑溜飄流。我看不到窗外掛的是一幅怎樣的夜圖，不知道還有多少扇窗子亮着闌珊的燈火如疲乏的眼睛，呵，我只感覺，彷彿聽到，許多草草葉葉，在夜霧紛飛裡寧靜的釀製一顆顆晶瑩閃亮的露珠。是，夜正深深沉沉，你應該睡了吧？我眼前有一張床，床上有一個枕，枕邊是摺放得好好，用五顏六色的布綴縫而成的被，下着雨的晚上，對我簡直是一種溫暖的引誘，可是此刻我却不想躺下。我一點睡意也沒有。我坐

凌晨思緒

* 凌如浪



在地板，讓風不斷吹拂我的臉與髮，胡思亂想，譬如：想你。很久很久了，你沒有來找我，我想，如果改天你來，進我凌亂的房間，你最先看到的是什麼？三面沒有海報，舊漆剝落的青牆？散滿床底下的書報雜誌？或者你進來，什麼也不打量，逕直往我的床上坐，然後我們閒話了許久，在我站起來去倒另一杯茶給你時，你隨意看了看身邊的枕與被，就這樣一看，一種久遠的熟悉已把你懾引住，你詫異一陣，想一想，原來是……突又不大肯定，於是急問：「哎，這張被是不是以前你剛來吉隆坡時，我送給你的？」轉過背來，再遞上一杯茶給你，我會高興的點點頭。多少個睡不穩的

夜半裡我醒來，天轉冷變寒，我像個恍惚的人，踉蹌的在黑暗中摸索尋覓，清醒着去找回移落某處，時時刻刻給我溫暖的被。偶而我杞人憂天，想該怎麼辦呢，在天寒地冷時，我失去了這唯一的溫暖。當年初到陌生的大城市裡尋生活找理想，最先担心我夜裡會受冷受寒而給我一被溫暖的朋友，是你。很久很久了，你沒來找我，我又想起我的生活圈子裡，許多新朋友走了進來，一些舊朋友却離開去，在這新與舊的交替中，在這來來去去中，我常常敏感又幼稚的瞎猜疑，你和我，會不會也像一些人，開始感情很要好，後來因空間的隔離，因新環境的影響，因思想的改變，而漸漸疏離？見面時話不投機了，忽然間都變得客套起來，而教人難過的客套背後，是不是意味曾經熾熱的友情之火，已瀕臨熄滅，再也燃不起來了，再也溫暖不起來了？

似乎一年裡，我們只那麼見一次面。還記得今年農曆新年初一，向老師拜年後，林和我坐在你的車子一同回去我們那鞭炮聲零零落落的小鄉。一路上，話談開去，大家都按捺不住嘆氣苦笑时光的無情。你和林談的話多，我只默靜的坐在一旁聽，往往被你們一兩句話而勾起一些回憶。我想起我們在學校一起唸書，辦華文學會時，初相識的點點滴滴，如今大家都在校門外，訴說起眼前的工作的苦與樂，將來的打算，話語中分分明明流露我們的長大與世故。是的，十七、八歲時寫浪漫唯美的詩篇，那種純情的日子已然一去不復返。就是那次車上的談話，我才知道，原來你又換了另一份工作。以前，每次你來找我，從你黝黑的皮膚、晒紅的臉以及

略帶疲倦的眼神，我可以想像，你是如何的在風雨陽光中，爲生活而奔波與掙扎，爲理想而毅然奮鬥。我的日子平靜，工作不必到處奔跑，不像你，爲了與友人合股的生意，一天到晚得騎着電單車，風塵僕僕的在城裡街街巷巷的送貨與接洽生意。從遙遠的僻鄉，奔向繁華的大城，你有着在這兒創一番事業的雄心，就不止一次，你笑說我沒有甚麼野心，爲一個小小的職位而甘心安逸的生活下去。我總是笑笑，不置可否，把當時心中的失意與無奈，不落痕跡的掩飾。……這次你轉換工作，先前因與人在錢財上引起的糾紛而遭受的挫折與打擊，在你平靜敘述的聲音後面，洶湧澎湃着多少憂憤與無淚之痛呢？始終你都是個能把悲哀化爲力量的人，如今的你，比以前更忙更奔波了，在陽光裡，在星光下，你駕着車子，孤獨的一路一路又一路的穿鎮越埠過州去推銷你的東西。在風雨迷濛了前路的趕路日子裡，你會不會歇一歇、想一想：呵，這是一條怎樣掙扎與寂寞的長路呢？我從涼冷的地板上站起來，走向窗，抬望眼，整個穹蒼是無窮無盡的黑。寥落蒼寒的晨星呢？指引旅人方向的星座呢？漸漸的，我明白了，我們的處境多像困在一座遲亮的早晨裡，我們都在祈盼與努力，從黑色的夢魘走出，等待有一刻，我們抬起頭，金黃的晨光已染亮了天空，天空裡還有自由翱翔的白鴿子呢？

我數着想還有一些日子將離開這裡，遷移至另一個新地方居住，想到又要花費一段時日去適應新的人與事物，帶點驚懼與喜悅的心情，就像當年從家鄉戰戰兢兢的到異鄉生活一樣。還十分清楚，當初我

來這裡，你對我說了，以後我們會合租一間房子住，畢竟在學校相處了這麼多日子，彼此熟悉，在一起，有困難有人可以幫助，求外人真不易呢。我聽了滿心溫馨，你就像個大哥哥照顧小弟弟般待我，深怕初出茅廬、土氣的我一下子應付不了大都市的生活。然而，你有你東奔西跑的工作，我有我穩定的工作，工作地點又不相同，多少日子逝去了，如今我們都是半個城市人，仍然未住在一起。我從不懷疑以前這些純淨和真意的話語，只是我想到以後，以後你有你的妻兒子女，我有我的家室，以後我們還住在這個大城終老嗎？

是這麼一個無風的下午，我的同房拿了一份報紙在我面前攤開，指着報上的大算題，問我：「有沒有意思申請政府組屋？要就快點去拿申請表格了，很多人搶着申請呢！」我把目光從算題放到一張圖片上：是的，找尋屋子，那麼多人如螞蟥般攢攢擠擠排着長長長的隊伍，在找尋屋子，那麼多人要在這大城生兒育女，永遠生活下去。半響間，我不曉得如何回答我的同房，窗外的陽光熱辣辣的耀眼，我的心，却是鬱冷與徬徨的。我在清醒中感到困惑，日昇日落，日子來日子去，我工作我休息，單純的過着有笑有淚的日子，不會想到要落地生根在這裡。有一些早晨，我騎着電單車走入吉隆坡，遠遠望去，它多像一座美麗又多霧的城呀！然而，在它四周，我呼吸到的却是烏煙與髒氣。那時，我不由得懷念起我們土生土長的小鄉，那兒有遼遠綿綿的稻田、青綠的樹林、引人遐思的是霧、清新撩人的空氣。大城與小鄉，繁華與純樸，那裏才是我最終要住的地方呢？離鄉進城，出城

回鄉，在這往往返返之過程里，我心中原來已悄悄潛伏着我必須嚴肅面對的大抉擇。我也許想得太多、太遠，但在每一次的回首里，只覺歲月之丹已把我渡過少年十五二十時，流向成人的日子。在前方，彷彿有一種聲音，在呼喚着我，我一路一路的追索去，來到一處新地時便迷失了來路，只好在新天地裡展示另一次的開拓。是否要落地生根在這裡呢？我暫時委實是茫然難作個抉擇的。而你呢，你會不會只是這城中一名行色匆匆的過客？或者是一葉落地生根，落在這片土地土，接受風雨與陽光，慢慢就紮起根，繁枝長葉？回鄉，從此是你遺忘了的的一個字眼。

下過一陣細雨的凌晨越是料峭了。我把燈關熄，蜷縮在溫暖的被裏。啊！這被已舊了，原來一千五百多個日子已在我睡着的異鄉的枕頭下溜逝，而溜逝不去的，是一千五百多個日子裏這被給我的溫暖！舊被，舊朋友，我這樣想：被雖舊，只要不破裂，永遠給人溫暖，而友情，何嘗又不是如此呢？我懷着一個希望，期望能酣睡到天明。天亮後，搖一個電話給你，出門見面，一同去吃我一直都想能和你再次共桌品嚐的肉骨茶。我喜歡聞那種馨香的葯材味，常記得和你第一次吃肉骨茶的晚上，那是我第一次來到吉隆坡的晚上，你騎着電單車載我走熱鬧異常的秋杰律及好些我記不得街名的街道。走累後，你帶我吃我們家鄉沒有的肉骨茶。你一邊吃，一邊告訴我大都市的人情味，甚麼街道有甚麼特出的地方，工作時應如何待人處事，以及你來了一年吉隆坡之後的感想等等。我低頭的吃和聽，腦海却掠過許多高樓大廈、呼嘯

而過的車輛、紅燈青的交通燈、閃爍的霓虹燈、紛亂的人群等等景象，心有一絲絲疑慮，茫然的想着：朦朧又神秘的將來，我會遇到什麼呢？我的不安，你很快就看出，你輕輕的搖頭，安慰我：「船到橋頭自

然直，擔憂些甚麼呢！」是的，在以後歲月的遞嬗裡，我孤獨的向前路走，遇到了要遇的人，碰到了不願碰的人，看到了要看的事，也看到了不想看的事，午夜夢迴，細細回首，心境，已不是當年的清真，眼

神，流露不出當年飛揚的神采。啊，是很久很久了，我們都沒有好好的坐在一起，不慌不忙的，吃一些東西，喝一些茶，暢快的說我們要說的，笑我們要笑的，甚至，罵我們要罵的。

冷雨中那暖暖眼神

* 黃子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耶穌基督

斜斜相對，這個角度看不見她身後的背景；知道茫茫煙雨中必有一抹隱約奧菲爾山在那裡朦朧着黛綠。濃密的鬢髮撩人，那是不是所羅門王在雅歌中的比喻：「像基達黑山羊毛編的帳蓬」，基達黑山羊毛的烏亮色澤？細嫩的頸項襯得特別皙白，在那一雙對比的亮目下。削薄了湧瀉的一頭豐盛，倒把鴨蛋形臉盤配搭得更均衡與美麗。倚窗而立，這麼近的距離溜覽。是不會想過。這個距離這個角度實在不會夢過。看得這麼清澈明白，又變得一點也不真了。未曾經歷和期待，乍驚喜是午後長長的一次深談。款款流出行雲流水的言語，海闊天空就在彼此的胸臆間展開。真是美好。

六年的歲月悠悠流過，流成一川兩岸的遙遠隔離；而我們仍有舟子可渡到彼岸相會，在另一個更美的境界，喜歡那俏皮無奈，在淡淡憂傷的眼神裡看到一腔悲憫高貴情操。輕

啣自有一種肯定的執着，在悲涼的生之旅程。混濁衆流中要持守一股潺潺清泉不絕，注定要寂寞的，即使在教育界中。惶惶栖栖四處奔走，明知不可為而為；不狂不狷堅守心中道的進取。兩千多年了，仍有人在冷嘲熱諷他却無損巍巍高山的偉大形象。孔子之為孔子，在超然的智慧高貴的情操之外，有那麼一股遍嚐孤寂猶堅持「獨行其道」到底的毅力。聖人都痛苦寂寞，何況凡人。除了殺人，法外的偷搶騙嫖賭有甚麼不幹呢？而他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他們是擁有五千年豐富文化遺產的炎黃子孫。多麼叫人落淚的笑話諷刺啊？教育是良心事業，是作育英才塑造人格的莊嚴大業，在他們眼中又是怎麼空洞滑稽的一個口號？衆醉獨醒面對世態如此；狂者遊戲人間，狷者自我隱歎。

肉眼如果能自動調整，把正常速度放緩百倍千倍，落在

瀝青路面上反濺起來的雨將綻開甚麼姿態風貌的花？從心波到眼波傳遞轉變的過程，若肉眼可見，一幅神經系統又是如何奇異的畫面？暮色深重的寒意在瀝淅中砭骨；畫裡見過，書中見過；那眼神在冷雨中烘烘溫暖起來，彷彿一朵蓮自污泥中舉起芬芳綻開潔白。春風化雨，愛心沛然降落青青子矜的心靈中；赤純的土地上花團錦簇豐繁起來，那種快樂安慰又豈是濁流中人所能獲得和體會？雖然寂寞，持秉良知獨行其道，不是蕭蕭易水一去不復返的壯士悲涼心態。只不過是無法拒絕去愛，因為已充份的被愛過了；只不過是面對至善至美的天心，無法抑制心中的美善愛心迸射；只不過是期望把那些潛藏在赤子心中的美好品質提昇出來，叫一盞盞的燈自他們眼睛亮起，光明自身也照亮別人。世界的寒冷和黑暗便會溫暖在許多光明的眼神中。

小黑 9 月 19 日的信：

我也一直覺得小說是最迷人的文學體裁。所以見到寫作的的朋友，便常常鼓勵他們寫。……今天，寫專欄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寫來寫去，都是那些東西。有一個趨勢我最擔心是，專欄的作者喜歡玩弄文字。一個意念，不肯直接寫出來，就像在捏原子泥，捏來捏去還是同樣一句話。我是個直覺的人，因此非常擔心專欄會謀殺了小說！

公羽介 9 月 26 日的信：

363和364期的蕉風都收到了，十分多謝。……可惜對於我，散文與小說皆是難產之物。不過，答應你，下一篇寫完的小說或散文，一定優先給你寄上。……

363期你的「讀『海上花列傳』」提到：「這本書的現在這個版本，刪去了一段千多字的『穢史』……」不知你讀不讀『皇冠』雜誌，曉不曉得目前仍在連載中的張愛玲註釋的『海上花』？因為還未刊完，而且自己也從未認真的在讀，故不敢確定上述被刪文字曾否收了進去。

本書既經張愛玲註釋，以後不必「……全書皆作吳語，對於不懂這種方言的讀者，讀起來甚為吃力……」倒是可以確定的了。

我也等着以後『皇冠』連載完畢收輯出書一併來讀。

而張愛玲註釋此書，其中一大原因也許是本書受『紅樓夢』的影響甚大，故愛屋及烏吧。

*風箋



*雨

鄭遠安 10 月 1 日的信：

您好！收到來信和蕉風八月份已多日，謝謝！

我處自沒有文壇後，已消沉幾近廿年。以前年青的，都開始蒼老了。廿年來，其變化大得驚人。記得以前中國南來的唐山阿伯，每每對這裡的峇峇加以嘲笑，笑他們不會說華語，不知中國禮節、風俗等等。誰知風轉水轉，輪到現在却有一些唐山阿伯羞說華語……。

順此，附上拙詩，希請收下，予以考慮吧！

李有成 10 月 6 日的信：

妳要我多寫有關馬華文學作品的評論，這是義不容辭的。別的都無所謂，我的問題在於：(一)看的作品太少；(二)時間一時不允許我太花在這方面。所以我只能答應妳能做多少就做多。

眼前我還有好幾篇papers得交，這些papers每篇都要花好幾個月的時間。一時恐怕還不能給妳甚麼稿件。不過蕉風的事我一定放在心裏，儘量去做。有甚麼好作品，仍請妳給我推薦。

雨花隨筆



美國廿世紀

中期詩人

* 郝毅民

(一)初讀『海豚集』

最初接觸到羅伯特魯爾的詩是在一九八〇年，從巴力斯那特書店的詩歌類書架上取下來的『海豚集』(The Dolphin)。從書背面的簡介中知道魯爾是美國的當代詩人。這個集子獲得了他第二次的蒲利澤獎(Pulitzer Prize)。站在書架前翻閱了一兩首，覺得很有意味，就買下來了。

在閱讀中我中譯了『魚網』，『倫敦居』，『窗』，還有『鞋』。中譯這些詩的動機出於詩的形象情韻對人生心靈真相的迷惑感。因此我進一步開始收集作者其他的作品。同時，我也自問，何以魯爾的詩對我發生了這樣的誘惑力？

時間，空間是兩項共軸被我們用來表現情意與事物。在魯爾筆下應用起來好似魔術師樣，把過去，現在與未來；牛津與哈佛，閃電般地提起放下。在『魚網』一詩中，他寫道：

「任何事物意外而來令我等目盲，
你的迷惑佇立以及寧靜中的靈光，
放海豚自去擒拿閃亮的魚……………」
說來一點點，當時却太多哩。」

詩人用自述的方式吟詩，說的是過去的過去，也說的是過去的「當時」。再接下五行詩之後，他寫道：

「一錢必歸終止。」頗有「各領風騷二十年」的意味。

又在第十三行的結尾處寫道：

「好似迷人的青銅在綿延無盡的未來。」

把幽暗的往古與模糊的未來相結合。

在『倫敦居』一首裡面，他把愛與憎，留戀與拋棄，揉雜在偉多利亞與當代之兩端。他感嘆女皇，宮廷的橡柱，二十世紀的短髮配偶，野谷里的練武場，到上世紀龐腫大塊磚。在詩的結尾處，寫出了一種冷然的理智：

「那時候，我只怕，不會為滿足行過一事，
由時代遣責，重建出於荒蕪。」

「為滿足」一詞用在這裡是一座兩面照影的鏡子：它肯定現代對「自我滿足」，另一面否定着「載道」的往昔文藝。

『窗』這一首同爲他寓居英倫時的一時之間的感知，成爲詩。這應當是羅伯特第三次結婚的時代。他從窗口夜望，看着搖動在風雨中的樹冠，白垠的倫敦，一種感情的評價在詩中出現：「若熱情能傷典雅在局限窗下支架的畫家——愛從我等的手中逃逸。」因爲遵守了「載道」的「局限窗」：自己的滿足也必一事無成。（對我這個生長在東方的，這把年紀的人，這沖擊力是強大的。但我暫時抑制住對它的定評。）

(二) 羅伯特·魯爾其人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羅伯特·魯爾的傳記出版，作者是魯爾的老朋友 Ian Hamilton，有魯爾生活照片若干幀，全書 527 面。讀了這本傳記使我在讀海豚集時的若干疑問豁然解開了。像『征疾』，『診斷』，『鞋』……。原來詩中的許多句子都是他生活、疾病的實感。「一袋水還是一湖墓」，「露齒嬉笑的眼睛駁斥滿面怒容的口唇」，「入院治療，二十年歲月中我的第二十次」……這些都是寫實。

紐約時報書評欄，Christopher Lehmann-Haupt，曾有書評說：好一幅悲劇的人生見諸已經作古的羅伯特·魯爾的成年。對他一般上好似被敷上了二十世紀中如美國最重要的詩人尊號的彩色。什麼是二十世紀中期的成年生活模式呢？C L-H 說：以加速度行動開始——才華橫溢的談吐不休不止，日以繼夜的精力一度一度的綻放，暢飲杯不停。歲月上總會隨時有個新美女要去愛，有某個人與之重新起始，將要再一次重生。所談的無非是暴君或是世界的征服者，總不免牽涉到希特勒。暴力的威脅總會存在，其危險的程度足以使魯爾把他所愛的人置於罪大惡極的地步，其行爲不替殺人的牢頭禁子。魯爾瘋狂了，需要招來警察制服着把他送進醫院。二十年關二十次，這種無法規避又莫之奈何的感受，對人生的打擊是深重的。在魯爾的詩中這種韻味是隨處可以感到的。

魯爾是重要的詩人，他表現了二十世紀中期美國成人生活的內外面貌。在詩藝上他繼承了 Eliot，Pound，在造詣上發展了新詩歌。在『1970年五月自牛津寄美國』一詩中，他反映了他參加1967年在五角大廈前的反越戰示威，在這個群眾運動中他宣揚了個人的價值（Value of the individual）以及個人自我表現的權力（his right to express himself）。從這兩面一點上我們再來領會『倫敦居』一詩中他寫出來的：「那時候，我只怕，不曾爲滿足行過一事。」意義更加明白了。

(三) 聯想一二

魯爾的加速行徑，使我聯想到杜甫的飲中八仙。「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飲爲長鯨吸百川，衡杯樂聖稱避賢」，「舉杯白眼望青天」，「醉中往往愛逃禪」，「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脫帽露頂王公前」，「高談雄辨驚四筵」。大抵詩人自有一種感事，論物的靈性，把事物推到極端也把情感摸到盡處，飲中八仙也代表了盛唐時代成人的生活內外面貌。嚴肅的心志出於浪漫的詩句。

詩人自有他結構文句的型派。他不愛傳統的約束，也不受文法的鉗制。古今中外的詩人都是這個氣派，在我中譯的幾首詩中，我盡量地保持詩句的結構，有些生硬也不顧了。例爲：

「若熱情能傷典雅

在局限窗下支架的畫家——

愛從我等的手中逃逸。」

我聯想到中國古代的詩歌中，詩句的特色動人處往往正是拋棄傳統，不合習慣的句子。

「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

「竹喧歸浣女，荷動下漁舟。」

這種句法，這樣的想像理解（Perception），給我們讀者以迷戀不捨其情韻的魔力。

『海豚集』選譯

Robert Lowell 作

* 郝毅民譯

海豚

我的海豚，你指導我只用惊奇，
着迷者如拉興，手法詭異的人，
掙扎出了他用鋼鐵組合的迷宮
靠費得力無比地感亂的啄聲。
當我的心神受着折磨，你做的是為我的肉體
遭擒在釣人手中下沉的網扣裡，
無神采的軀身並刮剝着我的心志……
我曾久坐並傾聽過很多很多
字句吐自錦心繡口的繆斯，
而那結構佈局對我的生命或許都太輕易，
不迴避損傷他人，
不迴避損傷自己，
為要求同情……這本書，半數捏造，
一張鰻網由人造作供給鰻作鬥爭——

我的兩眼就是我手所作出的見證。

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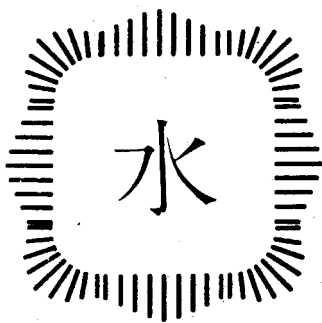
午夜的樹冠動得亂七八糟
成凋謝，若熱情能傷典雅
在局限窗下支架的畫家——
愛從我等的手中逃逸。我們揭啓帘幕；
一方臉色蒼白的房屋歪斜着，噴沫着，
高視闊步的世界和白垩的倫敦。
在屋牆的每一轉角處，道路結頭，
至今我們相會，站立着經受風雨。
甚至邊遠省分的首府，
風雨也難得浸入家屋；
暴虐而又無家的透濕被關在窗外。
我們立着傾聽不息的風吹雨打未嘗清洗，
簡直就沒被世界教育——
午夜的樹冠動得亂七八糟。

魚網

任何事物意外而來令我等目盲，
你的迷惑佇立以及寧靜中的靈光，
放海豚自去擒拿閃亮的魚……
說來一點點，當時却太多哩。
詩人少年逝，用自己的錦句裹身。
本腔本調的唱出跳鍵的歌；
老藝人讀不出朋輩的心情，
但至少把自己高唱入云，
杰才吟詠吟詠，四座歸寂沉。
一綫必歸終止。
而我心恒昇，自知一生有欣喜
結網復解網，用一盤油浸製的繩；
魚網收懸於墻垛而其時魚已食盡，
釘牢得好似迷人的青銅在綿延無盡的未來。



*公羽介



剛從更衣室踏步出來，陽光就毒辣辣的當頭罩下，他頓覺眼前一陣刺扎。方才，他自明亮的室外進入更衣室，相反的是眼前一暗，剎那方向不辨，等到換過泳褲、寄放妥當衣物，以及蓮蓬花洒下沖洗過身體後出來，那已經習慣室內光綫的瞳孔，倒是又得重新調整去適應室外的陽光了。

外頭空際一片蔚藍，祇偶而飄過幾捲白雲，藍天投影在池面上，水色是愈加接近明信片印的碧綠。他心裏的星期天早晨或午後，便該是這般的明澄，空氣裏彷彿有種什麼透亮的流質要靜靜的往下滴淌，總也沒個完結。

他慢條斯理的走向泳池他熟悉的角落，白花花的驕陽底下，他蜜糖色皮膚上披掛着的零落水珠，也跟着他移動的身驅，流下發光的痕跡。

他小腹往上蔓延的茸茸毛髮，還沒抵達前胸就歪向肚子兩旁的肌肉，因為濕了，濡成團狀活像兩個黑色的漩渦，一齊旋向肚臍的眼睛，再掉回泳褲內的來處。

他的上唇，整整齊齊的蓄養着兩撇薄勻的八字小鬍子，由於天生兩邊嘴角飛翹，他雖然小鬍子壓着上唇，嘴巴亦儘管沒樂開，但還是看來就似在微微作笑，令人半喜半慌。

張敏就最喜歡悶聲不響的凝望他，直至他好玩的跟她眨眼時，她方用一隻手輕輕去扯拔他嘴角上的鬍鬚，嘲弄他天生一張色狼嘴巴。

他色狼？笑話，除了張敏，他彷彿未曾胡亂親過幾位異性。

來到池畔，坐定，才把雙腳伸入泳池，他一抬頭就看見泳池對面斜對角，一排種了三棵棕櫚，而第一棵樹蔭底下不

遠處，有位曬太陽的男士恰好翻轉身子，原本背向太陽的姿勢，換成了面向晴空。這位男子半曲着一雙修長的腿，徐風吹過，能見到腿上牽牽絆絆的黑色小小波浪，一路搖幌而上，默視久了真會有昏船的感覺。

今天祇見他一人在作日光浴，他那些同伴呢？已經離去了，還是根本沒來？施泊景的印象中，這男子總愛與三位同伴聚集在棕櫚樹旁，當朋友或斜坐或半躺聊天的時候，他亦不多話，老是一邊注視開腔的人，一邊恬適淡笑，右臉頰時隱時現的帶出了個比左臉頰深一些的酒窩，很是俏皮可愛。

和施泊景一樣，他也留了上髭，祇不過長得厚密，所以上唇顯得特別的薄，鼻子特別的挺，眼睛特別的黑。

每次施泊景前來游泳，經常都會碰上他，逐漸的酒渦男子變成了施泊景池畔風景熟悉的部份，那天他缺席，就像施泊景的親切感頓失一角，悵惘之情油然而生，而忍不住要期待他下一次的重視。

酒渦男子，施泊景心中另外特別印象深刻的，還是每次見他，他却好像永遠正在晒着太陽似的，很少下水，即使這樣做了，也是匆匆來回游個幾遍了事，又接着回到樹旁去繼續作他永恆不息的日光浴。

或者，他的一心一意叫太陽燒烤，倒是又多了一處和施泊景相像的地方，因為施泊景每個星期日前往城中唯一的國際標準型公共泳池游泳，其一心一意的虔誠態度，亦幾可比美忠實基督徒徒做禮拜的心情，只差了尚未達致風雨不改程度而已。

還有，施泊景每次下水前，都臉色凝重，活脫脫在參加

一項進行中的某種儀式似的。

有次，他的女友張敏，伴隨他去城外另一唯一的國際標準型公共泳池游泳時，下水後，她就忍不住問他：「阿景，你怎麼每次下水前都神情怪怪的，別人跟你說話你也一問三不答，你到底在想些什麼呀？」

經她一問，他立時有點楞了，他真的是這樣嗎？他可看不見自己下水前的神情，況且，他游泳的習慣又向來都是獨來獨往的。

他也忘了當時如何回答張敏的問題。說真的，張敏亦沒完全看錯，他的確是每次走出更衣室，祇要一看見湛藍的池水，就心底一沉，剎時湧起一股甜蜜而又哀感的觸動。

池水像個熟悉而又遙遠的老朋友，總讓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當年他往下直沉時，喉頭拚命灌進一口又一口的池水，把他給噎的，祇想萬一他死了，那他怎麼辦？就好像死的是別人，一切皆該由他自己來負責擔憂一般。

幸好被人推到池邊，才又活了過來。即使那時年紀小，不太明白生死之事，但經此一劫，他也開始懂得生命的脆弱不可持了。

對死亡最好的嘲笑，也許是活得更好。從此，他帶着報復的心理發奮圖強一定要學會游泳，而且愈游愈樂，各式泳技是一樣又一樣的學了上手，除非發生意外，否則自由自在游着要樂該是不成問題的。

可是，多年前他恰好與死神有過一場親密的會合，忘也忘不了。如今，他每次重投池水懷抱之前，那份重見天日的恍惚之感總要重訪，挑起他對死神甜蜜而又哀感的追憶。

被淹之事他也奇怪自己怎會那麼家年來却對張敏守口如瓶，一件小事罷了，或許他是不想向她多費口舌解釋他對死亡的愛戀。他愛它，可是他却又偏偏不想成全它。

這份私有的感覺，萬一告訴了張敏，愛老氣橫秋的她搞不好又譏笑他陰陽怪氣了。

老氣橫秋時，張敏往往半仰短小下巴，稍微擺幌一下頭顱，斜睨他一眼，一本正經的道：「你呀，最愛鑽牛角尖了，凡事一板一眼的去分析，是否受工作習慣影響呀？」

她取笑的是他繪圖師的職業。不過張敏忘了，她教訓人時，也像她上課時教導小學生的樣子。每逢她輕幌頭顱斜睨他，施泊景便幻想她齊脖剪短的中分直髮後，其實是梳紮了條馬尾巴，隨着她的動作，一拂一拂的在腦後跳上跳下，一切又像回到了青梅竹馬的過去。

但是，張敏從小到大都不嘗梳紮過馬尾巴的。施泊景初中時認識她，那時她家搬到他家後巷子一排房屋居住，隔了一條小巷，彼此正好後門對後門，日子一久，兩家的交情從後門倒垃圾偶而打招呼開始，發展至兩家太太在屋後廚房做飯，隔着巷子閒話家常，到最後施泊景和張敏變成被默許的一對。

施泊景從沒想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個地步。初中小毛頭懂得什麼春花秋月？他只是見她白白淨淨一個女娃兒，怎麼看總是比家裏天生咖啡色皮膚的小鬼頭妹妹特別一點，由於女孩比較早熟，她和他有時一起玩遊戲或做功課什麼的，她還會無端端的一片紅霞撲上臉蛋，頗叫他為此痴默過好一陣子呢。

而且，張敏還愛有意無意的袒護他，一點也不像家裏專搗他蛋的妹妹。施泊景向來都在一個有着位愛嚙的母親環境裏長大，父母可能恩愛，可是他仍經常在背後聽到親朋戚友取說他父親的懼怕老婆，很令他下不了台。孩童時，他真的頗為鄙視霸道的母親，以及甚替常佔下風的父親憤憤不平的。

於是，張敏和祥友愛的家庭有時就成了他的避風港。他對張敏的愛戀，男女之情外，該還兼帶了依賴性與習慣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張敏從來都不曾在他心目中，真正是過一位嬌憨的梳紮馬尾巴的女孩。

他們的戀愛，就施泊景而言，是當他明他們被派作一對時，他們就已經是老夫老妻了，他們年輕時結識相戀，可是他們的愛情却永不會火花四迸、義無返顧的年輕過。

可能張敏習慣了兼做他的姐姐，就算他父母現在經已老得沒甚力氣吵鬧，她還是時不時留意着他的日常生活瑣碎，處處給他打整料理。

她不跟他前來城內游泳，也是怕被晒黑之故。張敏頗以她一身白淨細嫩的皮膚為傲的。而他却天生一副深色皮膚，再加上他愛游泳，更是黝黑得像一個馬來人。有時他陪張敏上城外的泳池游黃昏泳，一白一黑坐在池邊，他總愛實稱他們為一對黑白無常。

張敏其實不愛游泳，然而她又不能完全丟捨施泊景的游泳生活而不能分享，最後終於想出個兩全其美之法，就是施泊景不能太自私，偶爾必須陪她去城外的泳池游泳。

他們都住在城外地區。施泊景每週大白天下到城中游泳

，其一主因亦是避開張敏的打岔。城中游泳張敏肯定是不愛同來的，因為不但日頭當頂，而且又得坐好一趟車程才能抵達，她不會提得勁的。

這時，施泊景立起身子，兩手往前一伸，稍彎腰，兩個小腿一緊，縱身一跳，就怡然自在的沒入水中，翻起了數朵大小不一的水花。

他一口氣用自由式來回游了十多趟，才滿意的停下，雙手抓着池邊把手處，身體一上一下的在水面筆直的上仰下沉，做着深呼吸的運動……有待回過氣來，他才再一鼓作氣的又多游他個十來趟，然後心滿意足的在他熟悉的角落放鬆身體，任由它隨着池水幌盪。

毒辣辣的光綫依舊當頭罩下，不過當人泡在水裏時，有了水的保護，折射的陽光就算燙人，也像是無人的手指了，再混合上剛才經過一番劇烈運動，渾身昇起的肌肉擴張感，一陣舒適和倦怠的朦朧感，如睡意一般的模糊了施泊景的神志，把他的靈魂拐帶至天際的國度。

恍惚的冥思中，他又再次看見了酒渦男子，生在早舖好浴中的棕櫚樹旁，從土棕色的瓶子裏倒出太陽油，一回又一回的塗抹在軀幹上。

先是臉，抹得十分的仔細，連耳根也沒輕易放棄，手指抹畢了耳根，還不忘回過頭來伸進耳朵裏溜一溜，這點細節被施泊景瞧了去，叫他沒來由的臉紅，活似偷窺了別人的陰私。

然後是上身，然後是雙腿，一隻手滑上滑下，由於做得專心，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是成人的生命。當他的手經過背部去擦抹時，施泊景真

怕它一去不可收拾，竟會再繞回前胸來繼續它的揩抹，就像一條蛇一樣。只是，這蛇也並非一條普通的蛇，它同時揩抹的尚有施泊景一顆脆弱的心靈。

抹罷太陽油，酒渦男子古銅色的結實身體，在暴烈的陽光底下，愈發閃動着明暗有致的亮光，根本就是一尊希臘的雕像。

他的背景，是那用一塊又一塊的紅磚堆砌成的矮牆，斑駁粗糙，而牆上一片無畫的藍天，是恆古以前就存在了的。酒渦男子和棕櫚並排相對，是恆古裏冒出來的一縷生機……

施泊景看得痴獸，酒渦男子滑溜溜的一隻手也幻作施泊景的手，有了他意願的生命，首先，觸摸的該是酒渦男子的小鬍子，然後是他的薄唇……再然後是他的……

施泊景，幾乎錯覺嗅到了酒渦男子噴出來的呼吸氣息……，還緩緩的感覺到了泳褲底下被喚醒的生命。

可是，他心底却又為什麼始終泛動着那份熟悉的、甜蜜而又哀感的觸動？

「噢通」一聲，突然有個泳客跳下泳池，濺了施泊景一頭一臉的水花，也把他帶回了現實。

多荒謬，向來男女世界黑白分明的施泊景，竟然在大太陽底下對另一位陌生男子起了非非之想。

或者，這一切都是暴熱太陽惹下的禍患？

這件事，施泊景自也肯定不會告知張敏。

而酒渦男子，在恆古的晴空下，依然坐在棕櫚樹旁，專心一致的做着他的日光浴。





* 山水

人的尺度

* 黃潤岳

尺度原是人定的，各人有不同的尺度。對人與對事的尺度，固然不同；不同的時空環境，可能又有不同的尺度。不過，有一個通用的尺度，那就是金錢。

有錢的人，便有地位。於是地位便是以金錢來衡量。張大千和畢加索的畫很好。如何好法，非專家無法評賞。對外行來說，幾千幾萬美金一張，當然是很好的了。

我有一位朋友，清檢他父親的遺物，發現一封信是已故的某一位總統寫的。他不曾想到封信的紀念價值，他只問我：那信應該很值錢罷！我曾寫過一張字送他。他鑲了框掛在辦公室，某位洋朋友要用幾萬美金向他買。他一口拒絕：那是我的好友寫了送給我的，怎可出賣？

（他告訴我有人想買我的字。我說：你替我做經紀罷，我可以鬻書為業。可惜後來並沒有第二位顧客。我也就不知道我的書法值銀若干。因為各人尺度不同。）

記得那年和一些朋友赴日本參觀世界博覽會。他們不是銀行家，便是醫生，只有我們夫婦是白領階級。一到香港，我的太太就去電頭髮，我去買點玉飾。晚上在一起閒聊，太太們說我太太的頭髮電得好，可惜太貴。我的那幾件玉玩意，更不用說，買得冤枉。好在我們花自己的錢，只求自己滿意。後來在博覽會中，我們夫婦儘量多參觀幾個館，中午花三五元隨便吃點點心。他們不同，走一兩個館，便在館中特設的餐館吃喝，各國口味不同，每頓幾十美金。下午回旅館休息，晚上再去夜總會。

不有趣麼，歸程在韓國停留，大家都要買高麗參。某位醫生記起他的母親叮囑要買一些，他還向我借美金呢！

金錢既是日常通用的尺度，人人都要積錢。尤其是老一輩的華人，省吃省用，一心發財。我們的倫理教條中，節儉成為最重要的。（孝順雖是首要，慢慢變了。）

我們是在舊的時代環境成長的，我們仍保持孝順節儉等美德。可是，我們生活在新時代環境中，有自知之明。所以對於我們兒孫，決不要求他們要對我們如何孝順。如果他們要孝要順，那當然再好

不過。如果差一點，甚至忘記了，我們也就一笑置之。因為我們的尺度和他們的尺度，可能會有一點差異。

所謂代溝，便是兩代各要持堅用自己的尺度！

在亞州地區，假若我們有代溝，大多基於孝順的尺度不同；在北美的華人，連節儉的尺度也不同了。在第二代認為理所當然的花費，在第一代看來，簡直是浪費。反之，第一代的儉節美德，却被目為守財奴。

我在對金錢的看法方面，一直可以趕上時代。主要的原因是我得天獨厚。做兒女的時候，享了父母的福，一直不知窮因為何物。自立以後，維持一家的溫飽總是有餘。

我的父親告訴我：正當的用途，不要計較金錢。在我讀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可花一担米的錢替我買兩本畫冊。到我有兒女之後，豈只知他們的書籍文具和學術修養，連他們的消閒娛樂，我都毫不吝惜。因為在我的童年，沒有消閒娛樂等問題。

我的母親常常告訴我：穿不窮，吃不窮，盤算不清一世窮。盤算是計劃預算和分配。盤算要如何才清，找不到一定的尺度，既然穿也穿不窮，吃也吃不窮，我對於日用服物從不考慮貴或便宜，要買就買；對於飲食，也不管價錢，盡興而已。

我在父母的兩大教條之下，大半生已了，一直沒有做金錢的奴隸。但是，我仍然確切的遵守了節儉的大原則。

在貧困的時候，不節儉也得節儉，安貧樂道，不貪不枉。有一段時候，我們夫婦難得溫飽。中午在辦公室，我就只吃兩個小麵包，配一杯白開水。兩夫婦不敢參加任何應酬宴會，因為無衣可穿。當我們寬裕的時候，我們既可溫飽，却不敢奢侈浪費。

於是，我也立有一個原則：在力之所能及的時候，何妨享受一點！每一個人都會有「昔常不足而今有餘」的時候，也就不必自苦。要是打腫臉充胖子，那就不對了。

錢這個東西，非常奇怪。愈有愈捨不得花。這到底是不是美德呢？

洋人不知節儉為何物，更無所謂美德不美德。他們也是得天獨厚。還不起債就宣告破產；沒有飯

吃就領救濟。他們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要玩就玩。既不惜錢，更不惜物。在這一方面，他們可以說是沒有尺度。因為他們尊重個人自由，只要不侵犯別人的自由，也不妨礙別人的自由，遵守一些公共的原則，那麼，就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了。

當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因為想喝好一點的福建茶。鄭振中先生花了卅多元郵費寄了一磅。用錢來算，豆腐花成肉價錢。（在北美華人餐館，豆腐和肉的價錢相差無幾。）用情來算，足以顯示他對我的友情；也足以使我心情獲得無與倫比的快慰。這就看你用什麼尺度來量。

最近一位親戚，由新加坡寄來十磅汶萊蝦餅，空運的費用花了兩百六十多新加坡錢，這邊又花了廿多元手續，政府抽了兩三元關稅。折算下來，每

磅蝦餅合加幣八九元。在本地買，最多兩塊錢罷。然而那一份情意，可不是用錢可以量度的。他有能力付得起運費，這邊也有本領還得起手續費，這兩筆錢，對授受雙方都不是問題。那麼又何必自討苦吃似的去用蝦餅的價值（不是價值）來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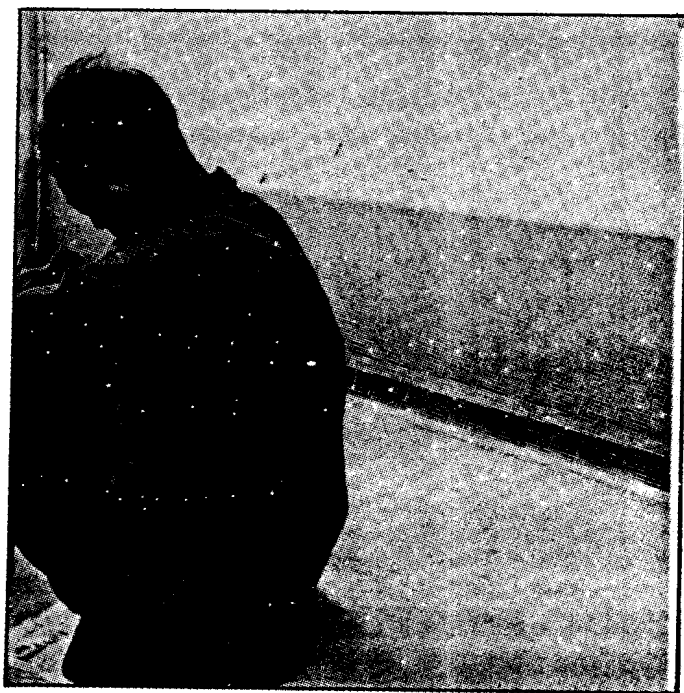
紐約出版的中文世界日報，副刊有篇文章講婆媳之間的事。婆婆來美探親，目的只在採辦物品帶回台灣去炫耀。每次十多箱，兒媳都感到有點吃不消。而且所買的東西，有許多都是台灣製的。媳婦實在忍不住了，便提醒婆婆何必到美國來買台灣貨回台灣去。婆婆回答得妙：

「在美國買的東西就是美國貨」。

這便是一種尺度！

* 禿橡

老去的人



揮別風砂

靈魂半夜不再擔驚受怕
熱熱鬧鬧，豁然將豪情
溺死在自己手中的酒海裏
把杯揚眉，滿足幾經辛苦
才冒出頭緒的安定感
偶而，也會有一絲失落
翻出個人歷史
躲在陰暗角落里燒亮它一兩頁
老去心志那堪跳
鈣化骨頭最怕跌倒
又想到神經衰弱血壓高
去日無多
醉眼矇矓中
似幻疑真
疑真似幻-----

（八三年九月廿日，小零泥）

何明



何明將暗紅色的鐵門上鎖，離開了他的家。八尺之外是另一戶人家。門上還掛了一個圓鏡子，一把扇。那家的鐵門也是永遠鎖着。連木門也閤上了。但是屋子裡面的麻將聲，一陣又一陣，喧鬧地侵襲着何明。

組屋幽暗嘈雜的走廊，兩邊的大門，或敞開或深鎖或幽靜或喧嘩，何明穿將過去，好像從一個世界掉落另外一個。

「也許嬰兒從母胎投入人間，亦有這種切膚之痛，才呱呱號哭吧。」

何明走完了走廊，拾級而下，他的心情開始輕快明朗。因此一路吹着口哨。

黃昏慢跑，差不多已是何明這幾年來的習慣。何明今年四十三歲，在一家雜貨店裡當文書。沒有妻子兒女。十多年前買下了這座十七層組屋的一個單位，那時候只有這個地帶才有四座這樣高大的組屋，而且人口也不複雜。他每天上上下下，不知不覺間，人與組屋慢慢浸淹過來。

十多年前，黃昏的時候，他站在窗口遠眺，可以看見鄰近的丘陵墳地，一團又一團，相安無事地排列着。

今天他放眼看去，雖然還是看得清清楚楚遠處的墳墓，却已經是隔了一層喧鬧的人聲。

何明下了樓，彎彎曲曲地走了一陣子，漸漸地遠離了他住宿的組屋。他來到一條車輛逐漸稀少的街道，他開始慢慢地跑。他拾掇着碎步慢慢地跑。

五年前，何明還沒有認真地練習跑步。

每個黃昏，他從店裡回來，除了沖涼去外頭吃晚餐，然後就是躺在床上閱讀當天的報章，他一行一行地讀，一份報章還沒有讀完，大多時候他已經入眠了，他是那麼毫無痛苦，又絕無巨大的快樂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個晚上，他在床上看完了最後一行的文字，過了好幾個小時也不能入眠。他的右手



* 小黑 慢跑

臂膀開始隱隱作痛。他用枕頭按了老半個夜晚，還是不能入眠。

何明跑入一叢竹林。挺直的竹也有彎曲的時候，有好幾株低低地垂下來，何明須要放緩腳步，拔開了才繼續跑下去。

竹林旁有一道小溪。上一次，當何明開始練習慢跑，來到這叢竹下，就氣喘如牛。他就坐在小溪旁邊的石塊上歇息，那時候，他的手臂痠得厲害，他坐在石塊上一直搓搓捏捏。

溪水本來很清澈，無奈上頭拋擲許多髒穢的東西，污染了整條小溪，何明想不通，人怎麼可能那麼自私，小溪自流，為何要干擾它的寧靜？

在傳統的幽暗店舖裡，何明雖然掛的名字是書記，但是工作性質永遠是包羅萬象的。貨車來了，他必須幫忙下貨。有時候，其他的店員不在，駕囉厘的自顧自在車廂裡抽朱律，何明只好狠狠地咬住一塊布掙起一箱箱的罐頭往棧房裡貯存。

過年過節忙得團團轉，何明就停下擦撥着的算盤，半斤百克，稱糖稱米稱鹽。

他跑過了樹林，就逕進一座菜園村落，一畦畦的菜，綠油油地在夕陽裡閃爍。

何明深深地吸了幾口氣。

從這裡開始，路美麗起來了。

他還嗅到了花香。

他是多麼喜歡這片土地。他放慢了腳步，漫步在田畦間的小徑。

菜園間，有幾個老人弓着腰在澆水。赤裸的背脊，在吸收夕陽的溫柔撫摸。

「歇一會兒吧！」有一個戴帽的老頭子向他叫喊。

何明舉起手，向他招一招。

有的人一整天沒有機會運動，就儘量拔出時間來舒動筋骨。有些人，一天裡不知流盡多少汗水，

想要歇息總也不能。

何明喜歡這塊土地。然而，他却住在十四層樓的組屋上。他天天都站在組屋上面瞭望。希望有一天終於能夠擁有它。那個夢想就像那塊土地般遙遠。

他踩在土地上有種異樣的感受。

他開始增加速度奔跑。

風一陣陣地吹。是他跑得快，還是風兒本來就在吹？涼意開始浸入心頭。

他跑入天天都對它凝視老半天的墳場。如果那些饅頭式的墳堆都鏟平了。這片墳場應該是最高尚的住宅。風景幽美，峰巒起伏。何明站在最大最典雅最古老的墳陵上，做一些柔軟的體操，他想要迎風吶喊，却張不開口。雖然前後左右都闐無人聲，隱隱間，他還是覺得有人就要從墳墓之間的小徑上走上來走上來，他彎一彎腰，擺一擺身子。抬抬頭，伸一伸腿。他突然看見，那座墳墓上面的主人居然也姓何。而且還是一個滿清的舉人呢！何翁左右都另有一個名字。真是艷福不淺哪！

他心頭略有所觸，繼續鍛鍊身體。

這次他做伏地運動，一、二、三……………他數到二十一，再也抬不起自個兒的身體，整个人垮了下來，嘆的一下，臉頰吻在墓地上的雲石地板。

「去你的！」

何明翻過身來，兩手環抱着雙腳，頭兒支着膝蓋再向遠處眺望。

他看見了自己居住的H座組屋。

他還看見他的房子，他甚至看見他的灰褐色的窗簾飄出窗口。

「怎麼？我忘了關窗戶了嗎？」

何明是個小心的人。他在平日里也絕少將窗戶打開，雖然他住在十四樓，他還是擔心塵埃會無端端飛進來，他是個不喜歡塵埃的人。尤其他更不能忍受樓下喧鬧的人群。他關店回來，就不出去外面溜達，就是因為討厭穿過厚實的人群所產生的壓力。他多麼想脫離這座組屋，這一格一格的籠子。尤其是，當他還在草地上慢跑，他更有那種激動。

何明的疑惑還不止於那幅飄動的窗簾。令他更加震驚的是，他看見有一個人，正要爬出他的窗口，一忽那，那個人果然就站在窗檻上面了。

那個人竟然是他！

何明甚至看見他自己抬起一隻腿向前跨，他跌下去了！

何明張開口，憑他怎麼叫都不能出聲，他站起來，開始狂跑，他向着H座組屋跑去，他跑得像一顆流彈般疾速，却又若一隻笨牛那麼喘，他想要在何明還沒有跌落地下之前趕到，那麼，他就可以將他盛在臂彎裡，何明在狂跑。

月圓風寒

*冬竹

八月的風悽寒否
心悸在風中
為一首詩一闕詞
獨吟的孤寂

是樹瘦了
夜冷風高的八月天
月更圓亮
冷傲



是秋風寒
葉落飄零
枝桠迎風向天展示
瑟瑟肅肅
天色原來轉變了

我們打盞燈點亮
八月十五情趣的圓亮了月
讓你我彼此借鏡
互握儘有的
光明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完稿



絕響

*楚楓

我兩點搖電話給詩嘉。兩點半去她家載她。對於詩嘉，我只能把她當作普通朋友，就是擔心她墮入自己編織的情網，一發不可收拾。更擔心她家人的誤會。

我每天都在公司里遇見她，唏噓一下，她就樂開了懷。後來，阿絃告訴我，少女情懷總是詩，點醒了我。那時候，她吃飯的時間，等着我；會議時間，等和我坐在一起；有時候，下班時間也等候我；偶爾，也感到非常不便。可是，爲了怕傷害一個少女的情懷，我只好牽就她。

漸漸的發覺不對勁，就常常要找藉口。彼此都不難堪。

之後，只有下雨天，才答應送她回家。偶爾的午餐時間就約了別人。要不，再出雙入對下去，損失的是她，不是我，我是男人。我時常暗示她，可是，她似乎無動於衷。

她約我出門時，我就同時約了表妹與她朋友。好幾次都玩得快樂。

這個週末，悶得發慌，表妹搖電話來約我去家里坐，說是姑媽想念我。表妹約了阿鏐、阿斐，還要我約詩嘉出來。只希望詩嘉在電話中聽清楚是表

妹要我約她的。

車子泊在「太陽公寓」的停車場。我們乘電梯上五樓。姑媽在十號那一間。

詩嘉穿得很好看，頭髮剪短了。

今天，她心情我看不出頭緒。

她們看見我，呼哩嘩啦，個個去拉詩嘉的手。她活像一個小公主，受人寵愛。姑媽一直稱讚她的皮膚暫白。

我們談呀笑呀，看高凌風錄影專輯。今天，她笑得不多，談得不多。我每每就把笑話提到她身上。

忽然間，啊，多不美的一刻。

「姓陸的，我告訴你。我沒時間跟你們玩這些，我是女人，我已經二十五歲。我沒那麼多青春給你花。我不是十七歲的小姑娘。」

她站起來，眼淚簌簌，我們都嚇了一跳。「青蛙王子」在銀幕上滑稽得很，沒有人笑。

她拉開門，自個兒跑出去，我撇下一切就追了上去。她不理睬我，我拉她的手，從五樓走到底層，她冷靜了一些，我心頭亂雜雜。

坐上車，只望她不再跑。不講話也算了。

「你是男人，三十歲也不要緊。我是女人。你不要毀滅我的青春。」

她的眼淚又迸出來了。

「我……………」

「你…………你就是把我當着你表妹，阿鏐，阿斐。我不是，我不是。」

事情已經被揭開得沒有半點餘地。我有赤裸裸醜惡的感覺。實在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話來表白我的心跡。

我只能全心全意駕着車。還是不說什麼，免得她再流淚。女人的淚，受不住。

她不再哭了。

車子走在西洋路上，那條路上有很濃的綠意。濃濃的綠意，能使人平心靜氣許多。

「都是我不好，」我說，「是我辜負了你。」

「別提了。」

她僵坐在旁邊，眼睛望向窗外。

詩嘉，她是一隻蛾。撲燈的蛾。我只是一盞靠街的燈，不爲什蛾，只爲等待一隻蝶。那夢中的蝶。

送到她家門口，她開了車門欲下車。我拉住她的手，說：

「冷靜想想。」

她遲疑一下，下車，懶散的開了大門，無精打彩走進家門。

啊，多不想傷害一個脆弱的心靈。

此時此地，石頭砌起的牆比一城的布料還多。牆把土地分割成一巷一巷的街，且分割着陽光的熱情與月光的柔婉。分割着一框窗子與另一框窗子的距離。默默的街燈對着眨眼的廣告牌對着瘦瘦的天線以及車如流水人如龍。無花無月兼之無春風。而你想，想過十度的，一座草原。真是太奢侈了。

這個早晨時間未醒太陽未醒窗子未醒，你却醒

憂鬱的馬

*蔡聯源



了。醒在一座充滿夢魘的床。你推窗。窗因你的手勢也醒了。而一整個城一整條街已趕在前頭已快中午了。你倚在窗口，看一個醒的世界。街燈醒門牌醒雜貨店醒巴剎醒輪胎醒木屐醒空氣醒。真是明晃晃的世界。地球轉得比昨天快，快了足足一座草原。所以，真的，你不必再想了。一座草原。你是遲到者。你是落在後頭的望塵莫及。

倚在窗口也挽回甚麼了。望天空，白雲急速向山林歸去。望遠處，一座未完成的建築物自衆屋頂上升起。升起一堆支離破碎的顏色。起重機在旋，用它的長臂裝這建築物的脖子。建築工人在動。這一場最辛苦最昂貴最偉大的化裝舞會噢。再遠些，灰炭的煙囪靠在窗框抽大蔴煙。一圈一圈的連環噴射。噴射雲。噴射雲中飛不出一隻鳳凰。而它在槍斃自己的血液他人的血液。它自己不懂他人亦不懂。免費的空氣，任你呼吸任你扭曲任你弄髒。這裏沒貼上禁止污染的招貼，也沒有空氣清潔運動。所以煙囪不怕不懂的人亦不怕。你凌空吐一口痰，幸運些也不會被罰款。這是自由的世界。絕對自由。絕對民主。而人的本性，不慣於接觸白色。白色是蒼白是空洞是零。所以應該塗一些牛油一些萬能膠。所以應該哭應該笑應該吶喊應該嘶號。沒有人理會的。窗子依舊四方。窗內的人，女子在打扮，男子在奉承。街一逕的死直。鞋子一逕的喋喋主義。風剪了八十年代新式的短髮。雨水時驟時細。你不要去相信氣象台不要去相信溫度計。一切都是假。相信自己，好吧？自己的眼神，自己的心跳。

你離開了窗。是醒得太分明了。你下樓，把一盞寂寞留住。你上了街。與迎面來的人肌膚相親，吸他們呼出來的二氧化碳。你要去找一份早餐，一份早報，在那個古老的小攤子。與主人的皮膚同色。那種黝黑該是勤勞的象徵吧？你擠入三山五嶽的人馬當中。你聽笑話粗話，滿天飛的話。飛入污黑的咖啡。飛入麵包。飛入燃燒的煙枝飛入不乾淨的牙齒。亂蓬蓬的髮。灰色的衣。一雙滿滿了風塵與血淚的手掌。你把眼睛投入第一版的頭條新聞。你想起那是舊聞哩幾天前幾個月前幾年前已讀過了。

依然是醒着的晨。醒。城牆悍然有聲。然而你疲倦，似乎是昨夜睡遲了。一個空牛奶罐被壓扁在路中央。還有一張黃色的報紙。衆車衆輪瘋狂踐過。你循人行道走下去。同方向及反方向的人。有板有眼地走。天橋架在半空，一點也不像彩虹。你還想一座草原嗎？想了十度的，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綠色的草原。你想嗎？城冷着，空氣冷着。而你怎麼這般混入油煙燈火的人群中了？你垂頭。你憂鬱。你。你是一匹憂鬱的馬。一匹失去草原的馬。欲哭無淚。

而你還想一座草原嗎？

(你孤獨地走下去。一片鞋的回聲。)

金珠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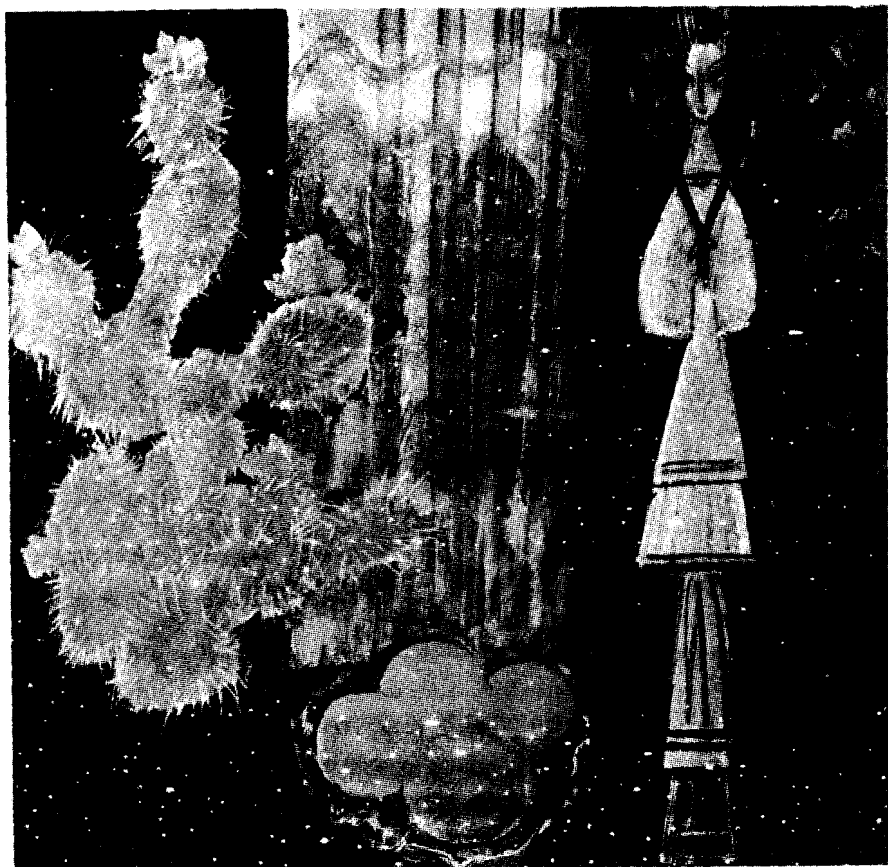
* 狂風沙

符金珠心情惡劣的一吃完飯就把自己鎖在房裡。躺在凌亂的床褥上，她一動也不動的雙眼望着天花板出神。突然她好像聽見甚麼似的眉頭微皺。她聽見了汽車聲，汽車從外面大馬路一直駛進來的聲音。是那纏世鬼吧？她冷哼了一聲，怎麼他臉皮這樣厚的？已經暗示了他多少次了？她一臉厭惡的把頭埋在枕頭裡。果然不出所料，媽媽的聲音洪亮的從樓下客廳傳來：「阿珠啊，吳子良來了！」吳子良，哼，唔自量才真！給了他多少臉色看了，怎麼他還不死心的？秀美說他是個死心眼的人，愛一個人就死心塌地的愛到底。我才不管呢！我可沒有真正的愛過他，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罷了！

金珠不否認曾有過委身下嫁吳子良的念頭，可是那並不表示會喜歡過他。那時有這種想法是爲了想擺脫這個令她生厭的家。然而，自從隨他去過一趟在十多哩山芭的家後，她把自己對他僅有的幾分好感也連根拔掉了！她不是個好食懶做的女孩子，但是她好不容易才從那無窮無盡的家務操作中掙扎出來，現在叫她再跳下那無底的深淵，她怎也不甘心的！

她不記得她曾否有過快樂的童年事件，她只記得她的童年是淒慘的。她才不過四、五歲罷了，就要負起看帶弟妹的責任。在她六歲那年，那些跟她同年的鄰家小孩都背着書包上學去了，她却挽着一籃青菜瓜果，一家家的去售賣。賣完回家後她要挽水磨米幫媽媽做糕做餅交給檔子賣。

她九歲那年才有機會踏上學校的門楣，那還是愛她的大舅跟她力爭的呢！她的書一直唸得不好，原因是她天資不好而又沒時間溫習功課。每天中午她放學回來，扒幾口飯就要



換一煲糖水去工廠賣，回來還要餵雞鴨，劈柴燒飯等工作。有時她媽媽接到太多訂單忙不過來，還索性叫她不上幾天學，留在家裡幫忙呢。

她只不過唸到四年級就被迫輟學在家了。家裡的弟妹衆多，做老大的她不得不把唸書的機會讓給小的，於是她一天裡唯一的一段輕鬆快樂時光也被奪去了。她忘不了每天凌晨四點她媽媽把睡意正濃的她趕下床的痛苦滋味。有時她實在太疲倦了，還沒來得及跑下來，眼皮就沉重的合上了，於是她蜷伏在樓梯級上想多睡一會。可恨的是她媽媽根本就不體恤她，憤怒的舉起手來就向她

頭上擊去，把她打得金星滿天的。那時她真的很恨她的媽媽，恨她偏心，恨她重男輕女。她也恨她那一大群弟妹，他們只會吃飯玩耍，把骯髒的衣服扔給她洗。她會一面洗一面咒罵他們。有一次她對着一大堆要燙的衣服，不知怎的竟成聲痛哭起來。她媽媽聞聲從樓下走上來，冷冷的瞪着她說，「哭哭哭！哭就不用做嗎？妳哭也是白哭的！誰叫你窮！」

在她二十三歲那一年，她家裡的經濟稍爲好一點，於是她可取到每逢星期日休息一天，那時她真的很珍惜她的休息日。每逢那天到來，她必打扮得漂漂亮亮，興高采烈的像隻

脫籠的小鳥，直奔埠里去。她多數去找王秀美，那個唯一肯跟她推心置腹的老同學。王秀美對她也真好，每次相聚都帶她去好玩的地方，而且還介紹一大班男男女女給她認識。有謂：「那個少男不多情，那個少女不懷春」，一大堆年青男女常玩在一起，日久生情，於是愛情的故事就產生了。金珠也曾跟幾個男孩子談過戀愛，無奈她和他們有情無緣，只快樂了幾個月就莫名其妙的淡了下來，後來就無疾而終了。經過這幾次挫折後，金珠對男女之間的事情也不像以前那般渴望了。

吳子良是在金珠二十六歲那年闖進她生活圈子裡的。吳子良這人雖老實穩重，可是他不是金珠所喜歡的那型男人。她覺得他雖三十不到，可是人却老成的像個四十老幾的中年人，加上他貌不揚人不精口不甜，一舉一動給予人笨手笨腳的感覺。金珠這個極愛幻想的女孩子，又怎會把他當做白馬王子呢！

吳子良對金珠可是真心一片的。三年來他每隔一晚必開着他那架已有十年車齡的老爺「漢打」從十多哩的山芭到金珠家報到。金珠對他冷淡淡的，他也不在乎。她不睬他，他就找她媽媽談天。他也不笨，對金珠媽必恭必敬的，採取伯母政策。每次他來必帶些山芭菜果來孝敬她老人家。有時他也介紹一兩單生意給金珠媽做，還負責把人家訂做的點心糕餅送去。

金珠媽常在金珠面前講子良的話是可以理解的。她總愛說子良年少有為，年紀輕輕就自己做老板，開了間汽車修理廠，而且還親力親為，伙計也沒有請多少個，真的又勤力又節儉，是個少見的好男孩。金珠却也沒受她媽媽的影響，對

子良仍愛理不理的。有時他實在太悶了，也會答應跟子良看場電影或上咖啡室坐坐的。金珠也不是個無情的人！她雖無法使自己去愛子良，但對他却也無惡感。有時她會想：「要是上天註定我只配嫁給吳子良這樣的男人，我就認命吧！我實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她對她的家已灰心極了。弟妹們因唸到書，在寫字樓工作，對她這個做大姐的十分看不起。有時她見他們實在太過份了，講他們幾句，他們就立即大聲的反唇相稽，有時還用些她聽不懂的英語來奚落她。她爸媽見了也不罵，裝聾作啞的。她覺得家裡的人根本就不把她當做一回事。她每次氣哭了，心裡就直嚷道：「嫁了你們就高興了，好，我就嫁給你們看吧！」

她賭氣的想嫁給吳子良後，她對他的態度就好了許多。她開始對他的家庭實況關心起來。吳子良滿懷興奮的把金珠帶回家，鄭重的把她介紹給他家人，他又那裡料到金珠看了他住的地方後，她熱騰騰的一顆心，即時冷了下來。吳家兩老的陰沉，吳家老屋的殘破，還有吳家臭氣薰天的豬寮以及吳家又寬又大的菜園，樣樣都好像刺激了她，使她觸目驚心的。

吳家回來後，她連續不斷的發了好多個惡夢。有時她夢見自己被幾十隻又肥又大的豬包圍着，牠們裂開又大又醜的嘴，飢餓的要她餵似的。有時她夢見她挽着一桶臭氣難聞的尿水，哭喪着臉，對着一排排等着她澆水施肥的青菜瓜果。她還夢見她咬着牙根，挑了一担又一担的井水，可是總無法盛滿那幾個像無底深淵的水缸。她每次惡夢醒來都心有餘悸的冒着冷汗，有時她還傷心的哭道：「我已受夠了，我不想

再捱了，我已受夠了！」

「阿珠啊，吳子良要走啦！」媽媽的叫聲把金珠從沉思中喚醒。討厭！她心裡嘖咕着，他走不是走囉，關我什麼事？我跟他早就沒瓜葛了。翻個身，金珠閉上眼，讓我睡吧，讓我一覺睡到天明，她心裡煩悶極了。

她睡得並不安靜，她口裡「依依唔唔」的講着夢話。突然她大叫一聲，從床上跳了下來。按着胸口，她緩緩的站直了身子。望望熟悉的四週，她的心頓時定了下來。原來她夢見她媽媽兇神惡煞的把她推上一架新娘車上，而車裡的新郎正是那天殺的吳子良。

金珠從樓上跑到樓下廚房倒水喝時，她媽媽正在那裡蒸着年糕。

「妳跟吳子良究竟怎樣了？」她雖背着她媽媽，可是她仍感覺到她銳利的眼光像刀般的向她射來。

她沒答嘴，面皮綳得緊緊的。

「妳已經不小了，過了年就二十九了！妳又沒唸到什麼書，還是不要嫌人家的好！」

一股怒氣從她內心湧出，使她血脈沸騰起來，她差點控制不了自己的破口大罵她媽媽起來。她口雖不敢罵，心裡却忍不住罵道：「媽，妳究竟有良心沒有？這個家有今天，我沒功勞也有苦勞啊！現在你用不着我了，就想把我嫁出去了！我在家裡也沒吃妳多少粒米啊！」

她猛的一仰頭，把杯裡剩餘的冷水一滴不留的倒下乾燥的喉嚨去，企圖撲息內心的怒火似的。「咄」的一聲，她把玻璃杯重重的放在桌子上，轉身就衝出廚房往樓上奔去。當她抵達房門時，淚水已模糊了她的視線。

陳瑞獻三部新著



* 落花辭枝

1. 陳瑞獻詩

這本「最小的詩集」，內收陳瑞獻詩三首，印面6mm×6mm，聖經紙印刷，厚28頁，封皮燙金手裝。只印100冊，非賣品，由新加坡「智力出版社」出版。此書有兩冊，編號47與48，近將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所舉辦的「馬華文學史展」中參加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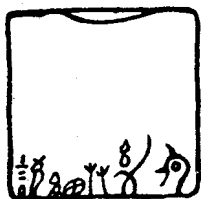
2. 陳瑞獻紙刻集

這個多才藝人的第一本紙刻集，內收76幀紙刻，全是「道地新加坡創作」（曾希邦語），由新加坡「智力出版社」出版。

3. 陳瑞獻文集

本書收作者自1968年迄今刊出的理論、評介、報導、書翰、剖記凡51篇，作者手製插圖及各家佳構數十幀，內容廣涉小說、詩、戲劇、繪畫、雕塑、建築、電影、飲食、航海、宗教、哲學等多方面。本書是一個風格藝人趨向真知的勤學深思的記錄，也讓讀者看到陳瑞獻力行體現的「自由心」的全部面貌。全書原302頁，書紙印刷，由「新加坡新聞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售價S \$8.00，M \$8.80。

編按：本版歡迎出版社或出書作者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人間集

大書、中書、小書

——皆是瑞獻慧眼

*梅淑貞

瑞獻，自我的青少年時代開始，便一直是一一嗯，該怎麼說呢——我的mentor，或亦可稱之為「精神導師」吧。這個徒弟後來雖然學藝不成，但對於師父，是真真正正的衷心佩服的。因為師父是個全能藝人，能夠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施展出一些新的招式出來，做徒弟的，只會瞪大眼睛，嘖嘖聲說：「嘩，不得了！」

而在一個月內一口氣出三本書，這份氣魄，更是令人歎為觀止。我剛才說「歎為觀正」，除了指出書的速度與密度之外，還有另一個更主要的叫人讚歎的原因，那便是這三本書的內容、性質與大小都有令觀者有耳目為之一新之感。

先說小書。這本小書，據知是世上最小的詩集，共收入了三首詩（這三首詩寫的是甚麼，還得等「馬華文學史展」舉行過後，把瑞獻贈我的小書拿回來，才慢慢的一頁頁去翻着看），厚二十八頁，長闊皆一公分，印刷面只得六公厘，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出版社名稱、出版日期與書目編號無一不齊。封皮是燙金的，那一條條的金紋，像一個人的手指指紋。瑞獻說每一本小書（限量一百冊）都由他親手裝割，做得「非常辛苦」。任何一個看過這本小書究竟是小到甚麼程度的讀者，一定會十分同意，他此種辛苦，確非尋常。屬於我的那兩本，我曾經一一的比較過，兩者並無可見的差異，頁頁大小劃一，也沒有切割得太上或太下，而且裝釘堅固，因此師父的手藝之巧、眼力之精，連這個拿起針錢來自許也可以「上下其手」的徒弟，也要佩服得連說「不得了」。瑞獻說他贈我的兩本小書，是屬於收藏家之品，亦是一顆珠寶，宜加珍藏，做徒弟的當然是唯唯諾諾了。不過，我還是要看清楚小書記載的是三首怎樣的詩，絕對不會貿貿然的就把他們鎖進百寶箱裏去的。因為這樣做，太辜負了創造他的人的一番寶貴心血了。師父還說，這小書在新加坡的書展展出時，出盡風頭，參觀的群眾都是「大書不看看小書」，造成有數萬人看過的盛況，亦是個「反諷」矣。我想接口說：假如你的徒弟我當日亦是那些數萬觀眾之一，也會一樣「大書不看看小書」的，因為小書是稀世之珍，而大書嘛，滿街滿巷都是，稀鬆平常得很，要看，可以在家裏躺着看。但我不敢那麼說，因為怕被師父罵我不看他大書，原因是：除了小書兩本之外，他還寄了兩本他的大書來。

這兩本我現在要談的大書，其實亦有厚薄之分，為方便計，我把厚一百零四頁的『陳瑞獻紙刻』，稱為不大不小的中書，而厚達三百零二頁的『陳瑞獻文集』，則應稱之為大書了。『陳瑞獻紙刻』收集了七十六幀紙刻，除了一小部份外，絕大多數已曾經在他的八零年吉隆坡個展中與刊物上詳細的欣賞過了。但此書的出版，讓我有機會再次的觀賞這些不同凡響的紙刻，又一次的印証了瑞獻卓越的慧眼與慧心。先揀那些我沒有見過的紙刻來談。其中一幅最饒有趣味的，是題為「補壁先生要娶親」，「補壁先生」是誰，大家心照不宣好了，不過，他的真名字還是被刻了進去。細覽這幀紙刻，過了一會，便會感覺到瑞獻對朋友的真情與摯愛。另有一幀，是與碧臣（瑞獻的兒子）合作的「胆小醜」，父的細緻刀法與子的天真拙樸，恰是配合得十分恰好。有一張題為「烟扇」的，是一個碩大的向日葵花形，左邊的人像，像極了李有成，果然，收藏者便是刻中人。這幅紙刻，像上面所提到的「補壁先生」一樣，大概都是特別為紙刻中的主角而做的。這兩張紙刻，都是賀友人結婚之喜，但風格刀法却大異其趣。「補壁先生」中的團團微卷細如毛髮的刀痕，顯示創作它的藝人，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心細如塵。「心識火」所表現出來的面貌，却是纖巧與豪放的結合。那些全部挖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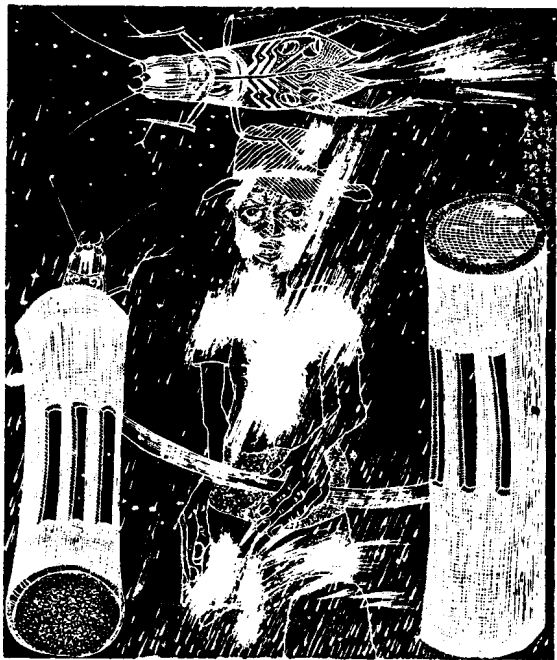
的空白，我姑妄猜之，大概是代表「火」，正中的那一片黑，却不知是不是「心識」？這幅紙刻完全沒有奇妙的花巧，但却令我瞪着看了大半天，因為是姑妄猜之姑妄言之的有意作解人，倒添了些煩惱火。

『老殘遊記』中形容白妞黑妞的歌藝的文字，還有『琵琶行』中的名句「大珠小珠落玉盤」，都是描寫音樂的精彩文句。文人能夠以文字把無形的音樂加以形象化，已經不是一件新奇的事；而在「笛聲如此」中，我們却可以用眼睛去「看音樂」如何自笛管中緩緩流出，白色的拉浪草在音樂的風聲中輕輕搖曳，便會恍然大悟的點着頭說道：「笛聲原來是這樣的。」「斷食日記」有兩幅，一以圖像一以文字來敘述弘一法師斷食十九日的精神與肉身經歷。以圖像來表現的那幅，那些嗷嗷待哺之口，莫非是另有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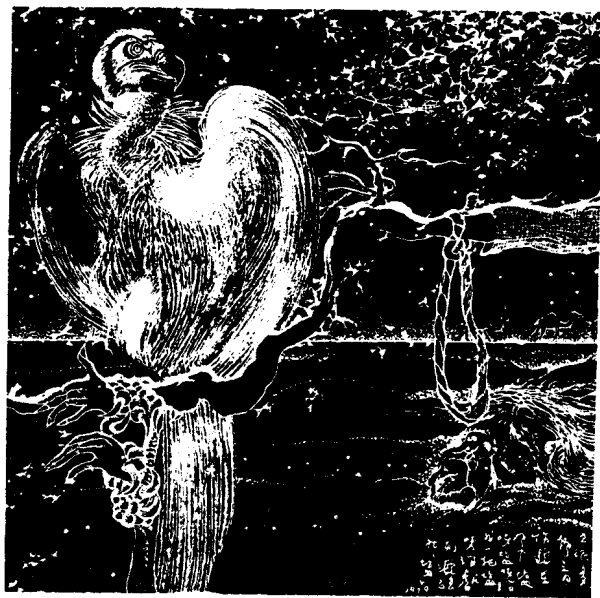
三年前在他那個個人展出期間，瑞獻曾問我對哪一幅紙刻作品最有印象，我以為他想徵求我的「印象派」批評，便隨口說是「繼承者」，後來又加上「鉄蒺藜之組成」，豈知他是要送一幅紙刻給我，所以才問及我對這些紙刻的印象。說句老實話，「鉄蒺藜」不是我最喜歡的，當日會隨口說出，全是因為前兩天曾經翻過字典，証實“barbed-wire”的拼寫法，因此「印象」深刻。當我想起那一排排的鉄蒺藜上所懸掛的斷掌斷腿，便覺得心虛兼且恐怖萬分。所以後來看見劉戈得到的是「隱遁者」（即書中的「三隱士」），張錦忠所獲贈的是「做鳥之摯真」（現題為「認真做鳥」），都比我的「鉄蒺藜」美得多也好看得多，因此越發後悔得要命，後悔當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但這幅「鉄蒺藜之組成」，還是獲得我以上賓對待，高懸在客廳的大牆上，與張錦忠「臨別依依」時所贈的紙刻「鉄絲網上的蝴蝶」，正好遙遙相對，大家做個伴兒。

「唐璜上席」中的唐璜，本人我見過，紙刻中的人像，神態活現，尤其是那兩道粗黑的濃眉，殺氣得很，也傳神得很。記得我看到此像在「咖啡座」刊登時，正在瑞獻家中作客，我還担心的問小菲道：「他看了會不會生氣？」小菲回答說：「才不會生氣呢，他看了樂得很，還認為是很光榮的事。」「唐璜」是個很有才氣的人，他的文章，我佩服得很，但紙刻中的主題，是涉及他的私人生活，所以，只可以在這裏點到為止而已。

「兒童年，傷」的兩個孩子，其眼睛、睫毛、毛髮、胖胖的手臂與身體，無一不美，尤其令人心為之折的是他們卷曲的睫毛，像兩把會掬呀掬的小扇子。這麼可愛的孩子，却原來是「受了傷」的，它所傳授的震撼感尤其強烈。



雨中賣蟋蟀



許多聲音傷逝在風中

「竹簾洞」構思新奇，從密密的竹簾的洞洞中窺見外面世界的花草草，大有「反諷」的意味在其中。「錢人」沒有刻上完成年份，但從風格看，似是早期的作品，它的錢條，與「夜鳥」十分相近。曾有人說過錢人的生涯是非人生涯，只要看看圖中人的形象，便會同意此說確是。而且，還有作繭自縛的意味。「降陸」與「超人受洗」，靈感大概是來自科幻電影，而超人腰繫繩索，與襪子和「凡夫」汗衫一起晒乾，原來只是一個充氣的塑膠玩具。真是「虎落平陽」，諷刺味十足。「貝殼村——不可能之建築」的繁複甜美，「許多聲音傷逝在風中」的悽厲空漠，「法蘭克有兩條靈魂」的離魂，「鰐浪或一個漁人的心感」的鰐嘴與兇險巨浪，「馬坐馬車」的諷寓，「九命植物」中的神趣貓臉，「廣島之骨」中的萬骨枯，「三輪車夫之戀」的工作不忘遊戲，「雨中賣蟋蟀」的寂寞悽苦，「魚家愁」的魚舟壓在亞答屋頂上，「陸羽與南方之嘉木」的構思巧妙，舞藝高超的舞獅者竟然是隻猴子，都一再的証明，瑞獻是個既關心人間疾苦，而同時又懂得如何去享受生命所賦與的種種樂趣的藝術家。所以，令我們感動的，不只是他的巧藝、他的匠心，而是那雙能看穿人生表相，洞察人心的慧眼。

現在又輪到來對瑞獻的大書加以置喙了。『陳瑞獻文集』厚達三百零二頁，單以頁數來說，便可以稱之為新馬出版的書籍中的巨構。但當我們詳細的去翻讀此書，所收集的五十一篇內容範圍廣涉詩、小說、戲劇、翻譯、電影、繪畫、雕塑、建築、飲食、航海、宗教、哲學、紀念章、髮刻、石印，甚至花被的製作的文章時，除了驚異於他的廣博深淵的知識外，也會衷心的同意，他是一個深入生活的藝人。

今次有機會重讀他的『卡夫卡及其「絕食的藝人」』與『一封論創造的信』這兩篇早期文章，又再喚起了對「我們那一代」的記憶。那句「作家不該去開會」，竟也成了我十多年來的信條。雖然我從不認為自己是「作家」，但因對師父向來言聽計從，所以凡是開會都不去參加，並以此為榮。想不到師父也會改變。近年的他，也會出席為「文藝青年」而舉辦的座談會，以口代筆，並親身演出，見談翻譯的『在形神之間』，與談美術的『想像與藝術新見』兩文。其實，以瑞獻的學識與才情，說起話來又好聽，而且表情豐富，能夠把他請上台去現身說法一番，實在是一頓心智上的盛宴。至於觀眾能夠吸收到多少，則要看各人的慧根了。無論如何，這對傳播文學藝術來說，是美事。徒弟很高興師父有這種「擇善而固執」的改變。

至於『一封論創造的信』，如果我沒猜錯的話是寫給劉戈的，後來就刊登在『學生週報』上。我想在這裏說的是，在那些年中，瑞獻也曾寫過很多這些談文說藝的信給我，又還加上了插圖。如果不是我離家後，家人把那些信給散失了，我可以把他的信收集成一本書信錄，出書以傳世，像羅倫斯的書函一樣。現在想起來，十分心痛。

兩篇談啞劇表演的文章，『啞劇：馬謝馬梭』與『肉身刺綉』，以後者更有趣味性，讓不懂啞劇這門「冷門」藝術的讀者，有更明確的瞭解，因為文章是以對話方式寫成的。柏拉第兒敘述他的「即席模仿母雞生蛋」，却被誤解是「找廁所」，固然是好笑，但他說的「所以我們永遠在流動之中」，卻讓人領略到娛人者的苦澀。

『基里哥談假畫』中的基里哥率真談吐，在令人聽了大叫痛快之餘，也驚識到所謂藝術圈，竟也跟你欺我詐的商場不相上下。他把那些傢伙對他的喋喋不休，斥之為「呀呀鳴的大論」，真是大快人心。空漠的街道，建築物的陰影，人物的陰影，他的畫看了會使人發惡夢的。

寫趙無極的那兩篇，『拜訪趙無極』與『大畫有形』，時間差距超過九年之長，我們可以看到瑞獻對畫藝的體認，確是一直都在進步之中。「他有許多合約要履行」，這一句話，不是再明白不過的說明了藝術其實也可以當作商品一樣的買賣。去年瑞獻來隆，談起趙無極的畫，動輒賣幾萬塊錢一幅，還成了搶手貨。我聽了便說：「這樣為賣錢而畫，藝術又在哪裏呢？他還會有創作的有快樂嗎？」他答道：「你想，他會快樂嗎？不會的！」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我當時聽了，亦嚇了一大跳，但只默默無言。

『真假美人魚』是此本洋洋大書中最富有閱讀趣味的一篇，諷刺味也最強烈。從那句「積極浪漫主義」到魯迅先生罵「鱷大」（敬請注意，一定要用福建話來唸），無一處不好笑。但親愛的馬來西亞同胞也不要笑新加坡兄弟笑得太過得意忘形，如果瑪格利特的美人魚也

在波德申出現，這裏的群眾也一樣會很熱情的去「集體捏造」一番的。

『一秒中的一個十年』，是一首寓科學於想像的幻想詩，在宇宙日曆中，人類的一個十年只等於宇宙歷史的一秒，「但人間的珍貴十年却可能是一齣分毫不爽真實不虛的戲」，這與『海比你更了不起』的法蘭索亞所說的：「太多風險，益使人覺得萬物的可貴，生命的難得」一樣，都在在的警醒我們去將生命盡量的活得好。

『華嚴覺受』的寫情寫景之佳，「在扭曲的事物中找自然，在破碎的片斷中求完整的美，在被遺棄的、被冷落的、貧苦與壓迫中尋真，把九十九隻羊暫投一旁，去找那一只迷失了的。恭謹的把茶碗放在榻榻米上。（理應如此，她想，而這個無怨的感想也才是對的。她於是感到自在。）」，這種剪接、跳躍手法，與禪師言語的文采之美（偏偏名叫做「山田無文」）：「茶道之精神不可以快樂的春花或瑰麗的秋葉為喻，而應以一個晚秋肅瑟的景色作比，海岸棧上，絲光草正在風中搖曳」，造成這是一篇堪耐咀嚼的絕好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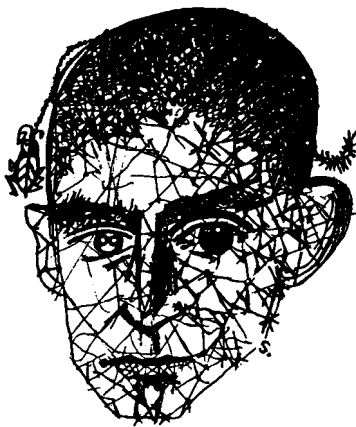
書中有三篇文章，是談飲談食的。瑞獻對飲食十分有興趣，曾自許是個「東方的美食家」。他家裏有一個鍋子，是花了一千塊坡幣買回來的。我覺得很好奇，值一千塊錢的鍋子，煮出來的菜，味道是怎樣的？可惜沒嚐過。一次，瑞獻去巴生買了十多粒的榴槿回來，一邊吃一邊搖頭說「喫壞嘴」。一聽到「喫壞嘴」，我便要笑。但他對檳城的小喫，十分讚賞，我亦覺得與有榮焉。三篇之中，『老饕唯靈』那篇刊出時，剛好我也在新加坡，因此曾向瑞獻讚了這人。唯靈的「拍拖飲食經」，一向是我愛讀的文章。想不到他識飲識食之餘，寫起文章來，也甚有奇趣。他每每以「區區」自稱，十分風趣鬼馬。瑞獻寫「『唯肉』有需『唯靈』的中和，才能高枕無憂」，却不知他本人當日是否有解釋此名的來歷與否。近日我看到一篇八卦文章，原來唯靈喜歡喫東西，所以喜歡有「多多口」的字，而「區區」、「唯靈」正是「多口字」。我立刻惡作劇的想到，有一個字，比甚麼區區啦唯靈啦，更加多多口的，那便是「噩」字，不知他有沒有考慮過？我愛讀色彩燦爛的飲食文章，所以像「京烤群翅，獻收乾，味盡入翅身，整只菜的扮相是夾有金絲光的深褐羽狀排列」的一類文字，可以百讀而不厭。如果瑞獻真去寫食譜，我相信會很精彩。

通過瑞獻的談畫藝文章，我們有機會看到世界各角落當代與前代各種族各文化源流的藝術家的作品。遙遠如加拿大西北岸海達印地安綢印，近如東合五國的雕塑與泰國畫家柏拉衷的畫、偏僻如巴布新幾內亞的原始藝術，都一一的搜羅在此本文集內。如果有任何人以爲「天下藝術，唯我獨尊」，那麼，讀了此書，他的迷信一定會不攻自破。而『陳瑞獻文集』，也必將成為新馬文學與藝術史上一本最重要的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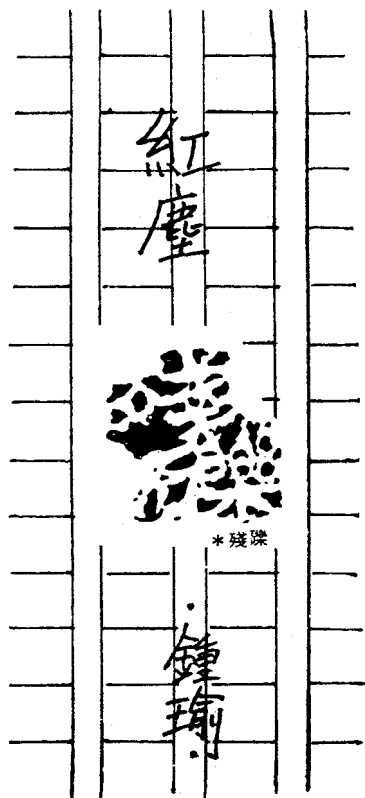
瑞獻的知識之豐富、見解之獨特、文字之操縱自如、求知之殷誠、做事之認真、待人之真情，凡認識他的人，莫不瞭然於心。現今這三大書、中書、小書的出版，更是這個才慧皆備的藝人，對文化藝術的最崇高獻禮。



陳瑞獻近影
(曾希邦攝)



卡夫卡像
陳瑞獻作



「謝謝軍長。」張權半蹲立地，把一雙鞋子套上了。「我很爲剛才的事抱歉，軍長。」他真摯的說着。

高橋上士聳聳肩，表示並無不可地說：「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張權。你不是一個懦夫，對嗎？」他直瞪瞪地望向張權。後者帶點難爲情地說：「我只是昏淘淘的，讓水流冲着走。我不知道，這會引起大家的驚慌！」

高橋上士抬步向山路上走去，一邊說：「要是換了別的軍長。他也許以爲，你要借機遁逃的。但是，我完全相信你，張權。逃走對你根本沒有好處！」

張權正着臉色說：「軍長。我不必要做這種蠢事！」

「自然。張權。在本地區，皇軍的戶口管轄得極爲嚴格。你即使逃回都市，也不容許你立足的。何況，這深深莽莽的大林，要逃回去，也不是容易的事！」高橋上士像是告誡他似的，不住的用眼睛觀察着張權的反應。

「根本，我也不想逃。那有甚麼好？——」張權自語似的，自問着說。接着，他回頭望着那一道溪流。這時候水流益急的，在彎角處，激起一蓬一蓬的浪花，聲音有點可怖。他從未想到，一道小小的溪流也可以使人震懾的！

高橋上士稍爲停下腳步，回頭望了張權一眼，然後開動腳步，向那只已緩緩推動後輪的軍車處踱去。軍車噴出的煙息，又濃又淡的逸向天空。車上的人，已蜷縮地偎在車內幽黯裡。各人這時候，在各自咀嚼着，一件冷硬的麵包和一塊扁薄的肉片。人人很感愜意地，對麵包和肉片鼻嗅着。不知誰在哼着小調似的曲子。又不知誰在擊着拍子，嘴裡在低唱一種，不知是何音何調的地方戲曲。

張權竟是最後一個，才攀登軍車上來的人。他的臉色已恢復正常，細看已透出一層薄弱的紅絲。他仍然和印度人靠坐在車末端。向着白晃晃的晴空，他看到無盡綿延的山巒。雲海波濤逐漸幻化，變成一只張牙舞爪的野龍。

高橋上士自駕駛室內，伸頭向車廂內游目一顧，才對駕駛日兵揮揮手勢。車子像被戳的一般，起了一重痙攣似的搖動。然後才以平穩的姿勢，向山路前邁行。這一剎那間，大家都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一種感覺是，車子終於上路了。未來在等待着大家！但未來會是怎樣的一副情狀呢？想也想不到，所以誰也誰也無法開懷歡暢起來。

張權望着山野在流轉的景緻。车子在石子路上，稍爲顛蕩了一下，即掠過那雜樹旁的墳丘。那只高橋上士手書的木碑，畢立的，迎着熱風在微然顫動。那彷彿未乾的墨汁，逆着陽光在閃爍不已。乍眼看去，像是淌着淚，向軍車上的離人揮灑。張權忽然間，很感動似的，對流去的風景，很多情的顧盼幾眼。

(六)

車子轉動的速度，逐漸加快。車內的人，也在進食之後，用虛空的眼睛，互相瞅望着。但誰也不會說話，抿緊着嘴。各人沉浸在各自的思潮裡，逕自想着心事。

車外的景緻，一變再變。連那叢坦克、炮台的廢台，也急速地遠拋在後。車子瞬間，即向凹陷的山坡下逸去。路面上盡是細細碎碎的石屑。車輪輾在碎石上，盡響着各式令人牙癢的畢剝聲。石子飛濺的，頻敲着車底內，發出如驟雨的淅瀝聲，聽着使人心神爲之一省。人人才真切的感覺到，這是真正正的上路了！

張權有點茫然的，望向山障重疊的野景。熱帶地方，那種落索和寂寥的景緻，使人看的多了，除了眼倦，就是那種難以言陳的煩躁。他用無奈的手勢，撥拭着已涔涔出汗的臉龐。這時候，他才注意到，那印度人刨着黑牙，把一塊厚硬的麵包遞給他。麵包上夾了一件，已鋪上點點塵影的肉片。那是最劣質的罐頭產品。腥油氣猶可嗅聞。

「謝謝你。」張權微弱的說。他一邊嚼着麵包

塊，一邊說：「真對不起大家。我連迭的給大家添麻煩！」他說着，很自然的看看，自己重新包紮上的左臂。包紮上沾滿一點點，看着使人微有難堪的血漿。

「沒有什麼。張權！」印度人泰然的說。另一個俊秀的印度人則說：「我們及時把你從溪流，救援過來！我們不知道，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呵，中國人！」他說的聲調特高，難免引致旁人注意的，對張權投注不解的眼光。大家都對他方才的舉措，仍未釋懷的，引起一重微然的窃語。多數人都以為他要自殺的，這從大家閃爍不定的眼光中，可以看得出來。印度人咧開脛嘴說：「你這樣昏迷在水流裡，很怕人的。如果你被水勢，沖落山峽裡，那就不可設想了！」他說着，嘴上嘖嘖地作了一個惋惜的表情。

「我確實是昏迷了一陣，不由自主的——」張權吞下最後一口麵包和肉片。才說：「我像是做夢，被水流聲催眠了。只感到渾身酸軟，很需要好好的休歇一下。想着想着，就這樣掉在迷夢裡了！——」張權解釋起來，有點感到玄虛似的，頻頻加上手勢，強調着說。

「實在說，我還以為你要自尋短見呢！」兩個印度人，幾乎同聲地說。旁邊的人也在頷首，表示同意的眨眼睛。

張權苦澀一笑說：「那不致於的，我活下去的勇氣，絕不會比別人少！」他着重的，咬咬牙。表示意志的堅決。

「我想，你也不是這樣愚昧！」不知是誰在說。

「總之，很感激大家，給我再一次的救援！」張權誠摯的說。他眼眶內起了一重淚霧，鼻腔酸澀的。他感到和這些人在一起，第一次感覺到「同舟共濟」的意義了！

衆人也感到休戚相關的，彼此很能諒解的張望着。車外忽然黯淡了起來。繼之，天地間，一忽地却掉在黑暗裡。人人屏息了氣，向四處瞄望着，才知道車子駛入一條隧道。在暗沉沉中，車聲的迴響更烈，使人幾乎耳聾般的，趕忙用手虛掩住耳朵。車子在漆黑的天地游曳，像夢一樣，使人如墜入茫茫不知所到的空際。不知是誰在驚叫了一聲。也不知是什麼人，在車態搖晃中，發出難聽的嘔吐聲。

車子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人們才眼前驟亮。一下子又回到慘綠似的椰林，和一畦一壠早已荒廢了的田疇。人們在清風和草香之下，可以看到幾隻黃牛，半匍在水裡洗澡。一群烏鴉，在牛背上跳躍。大家眼利的話，甚至可以見到，一隻隻可怖的水蛭，分別爬行在濕漉漉的牛背上。

空氣從山洞的混濁，而轉入沁涼可喜的氛圍裡

。人人噓了口氣，用手指拭着脖脰內的汗珠。各人都很悅樂的，不知道誰在說什麼笑話。一時間彼此感應，引起了一重輕悄的笑語。那語音仍在人們的耳畔縈繞，人們已聽到，駕駛室內走出一個日兵來。那是戴眼鏡的日兵。他一出現，那副樣相，很自然的向各人瞪望一眼。那神情完全是一副主宰或征服者特有的。他瞪完了眼睛，才兀自鼻腔裡「嘿！」響了一聲，說：「大家要銘感大日本皇軍，給你們的各種恩惠！」他沒頭沒腦的說上來，人人也不知就理的，只是相互睜望。有人想說什麼，但又不敢說的，用動作表示出自己的不解。

「你們飽餐過了。有麵包有肉片，應該感到滿足囉？」日兵像在施捨之後，搬出一副善翁的神態，說：「你們還能說，大日本皇軍，不是善於體恤黎民百姓嗎？喂！」他自問自答的說，使人衆都摸不清他的究竟。人人只是眨着眼，吞了一口長長的涎沫，大家都是悶無表情的，等他說下去。

「如今，我們的軍長，特別恩賜，給你們各人，一根日本香煙。是大日本皇軍體憐你們、愛護你們的表現！是一種崇高無比的善心——」日兵的馬來語漸趨流利。他說着，用手勢向駕駛室內，另一日兵揮手示意。那裡又浮出那個塌鼻子的日兵來。他手裡托着一只鋁質的小盤。上面堆疊着一丘煙枝。那上面還攔着一包日製的火柴。

衆人從喉嚨裡，發出了一重意義含混的哦吟。大家的眼睛，都瞪望着那誘人的煙捲。一個滿臉斑痕的中國人，用貪婪的口吻在說：「真好呵，有這樣美妙的香煙！」旁邊的人，也掀動嘴唇，在發出一種悅樂的聲息。印度人有點失望地，對張權說：「可惜，我並不抽煙！」可是，他凸亮的牙齒，竟然是沾滿煙蹟的。張權想到了這一點，不覺滑稽地，對他瞪望着。表情顯的有點古怪。印度人靈敏地感覺到他的意思。忙說，「我是嚼檳榔葉的，我的牙，就如此染成了黑色！」他臉上露出適意的表情，像是很滿意自己的解釋似的。

二人的話還沒有說完，鋁質盤子已遞送到他們的臉前了。上面只剩下幾根煙捲。那盤子的底部，竟然刻着日本民風的浮世繪。一個高髻並套和服的日本女人，在撐着傘，冒着雨，向遠去且騎在馬上的情郎送別！

張權發呆的，對着盤子，引起翩翔的聯想。他想到那個嫵媚的美嬌，那些溫馨如春夢的日子。那些似水的柔情，和溫暖並使人陶醉的戀愛歲月。一切都鏡花似的，使人一搗即碎！——張權在怔忡間，被印度人從脅底下碰了一下，並說：「你發什麼傻嘛。中國人！」他極為不解的翻眼睛。

張權臉上一陣愧紅，連忙拿了一根香煙，並且對印度人說：「我想的太多了，真的對不起！」他

把煙捲叨在嘴裡，並沒有燃上。印度人拿着煙捲，用好奇的眼光，細看了幾眼，說：「香煙，有什麼好想的？」他不解的搖頭。

「咳！」張權並不打算解釋地，只是和旁邊的人，駁亮了煙火。很愜意的，他仰起頭，望向天上悠悠的雲霧。着意地，吐了一口煙霧。車廂內，一時間被岑默罩住了。人衆都在吸吮着煙。大家都很珍惜這一珍貴的享受。大家在沉默中，讓煙氣把自己，往一個虛無飄渺的幻景升騰。

印度人有點不甘心地，把煙捲叨在嘴裡，由旁人替他燃着，他一邊咬着煙捲，在說：「抽煙嘛，難道我還能學不懂嗎？」他趁着火亮，狠狠地吸吮了一口煙。一瞬間，衆人都被他奇異的神情，吸引住了。衆人只見印度人，臉泛青筋地在咳嗽。他滿頰緋紅的，連眼白都絡滿紅絲，淚水和鼻涕，一骨碌地爬曳在臉上。他呼吸有點困難地，自己對自己說：「真辣嘛。這香煙真的噎死人！——」他一邊說着，邊把煙捲熄滅，並遞給身畔的另一印度人，說：「給你吧！」他還是喘着氣，頻轉淚眼向張權瞪望着。

張權撫慰似的，伸手輕拍了他的肩膀一下，話也不多說一句，只是對他諒解似的，側着腦勺輕笑一下。印度人猛力擤了一下鼻涕，才逐漸恢復正常地，有點慚愧的對張權說：「想不到，學抽煙也不是容易的事！」張權矜持地一笑，逕自吐了長長的煙霧。才說：「這東西不學倒好——」他伸手，把眼前的煙霧撥散。印度人頗感無趣的瞪眼睛。

軍車轉落山彎，又見一座小小的村落。四外無人，只有幾條野狗在追逐。在遠處的棕樹林，屹立了一座圓頂的回教堂。那星月形的表記，在椰林梢上閃爍生輝。狗吠聲頻頻敲碎寂寞，人影却久久未見一個。

張權將煙捲吸盡，並迎着熱風，把煙蒂彈向崎嶇不定的山路上。他正輕緩地吸吮一口氣。旁邊的另一印度人，把方才那試吸煙捲的印度人，給他的那半截煙捲，遞給他。並好意的說：「這給你，不好嗎？」那燃着的煙捲，嘴吮處還沾留着，一片濕濡的涎汁。印度人親切的笑容，在陽光俯瞰下，益顯得光輝和燦爛。

「不。謝謝！」張權好意的推搪說。

「你不要這根香煙，真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才有第二根香煙了！」印度人有一雙清亮的眸子。像浸濡在水晶裡似的，眼瞳像會說話一般，向他頻仍的震動。

「好吧！」張權兀地咬了咬牙，像是報復似的，半自語地說，「誰知道，誰還會有第二支煙捲呢？」他接過印度人的香煙，叨咬在嘴裡。用極猛力的姿勢吸吮着。

兩個印度人，用同樣的眼光，對張權瞅望着。車子經過一片密樹林，把樹葉的投影，頻繁的覆照在軍車上。一片幽涼的氣息，吹得各人稍感舒暢地，張開喉嚨作了一個深呼吸。樹叢中的蟬鳴，宛似天外來音地，傳了一聲又是一聲。

車前駕駛室內，日兵在開動無線收音機。聲音被風息所擾，聽來有點騷耳和難堪。張權細聽着廣播，那是日本國際電台的訊息。那是一段時事短輯。新聞中報導日軍在中國境內的戰況，並稱大日本皇軍，在中國境內建立了無比的戰功。另外也有消息說，日軍在清剿蘇門答臘，殘餘抗日份子方面，亦收到宏大的戰蹟。統共有逾千的抗日部隊，在短暫的時間內，被大日本皇軍所戮云云。

新聞播完之後，是一段輕緩的日本樂曲。也有一段氣候預測等等。完全是日語陳述。張權聽得懶懶欲睡，但旋又聽到駕駛室內，傳來日兵們的歡呼聲。顯然他們在為新聞所述的，日軍的「碩大戰功」而歡欣鼓舞。那個戴眼鏡的日兵，甚至怪聲的嚷叫着說：「殺盡英澳殖民地主義者！殺盡抗日份子！殺盡——」他的話越來越不清楚。在收音機交替的聲響下，他的聲音被壓抑住，顯得有點微弱與可憐。

張權眼睛流放在山外又山的無盡野景。耳朵却專注在車前駕駛室內。那份專注的表情，很引起旁邊的印度人的注意。他凸着眼，吐露着黑牙，很想發表他的意見。但張權及時的，向他揮手作勢，示意他不要發聲說話。印度人又感無趣地，撇弄着唇皮，然後閉眼打盹去了。

駕駛室內，傳來含混的高橋上士的聲音。他似乎在說：「這條路上，真的會有抗日軍埋伏嗎？」他下來的說話，已聽不真切。只聽到他下着指示說：「向野戰部隊總部請示，他們確鑿的所在——」他的話猶未完，電訊機的波動聲不歇迴旋。在頻雜的聲響中，只聽到電訊員日兵，用煩躁的聲氣報告說：「回訊太弱，聽不真切！」他似乎不耐煩的拍擊着電訊機的話機，使之發出一重節奏繁亂的聲響。

「這是怎麼搞的，情報工作做得太差！」高橋上士怨尤的說。在他的說話中，頻仍的傳來電波轉動聲。軍車這一瞬駛上陡坡，機件發出極其難聽的聲響。全車的人，受車態的震盪而互相推擁着身軀。不知誰踩着了誰，只聽見那人在咀咒，也聽見另有人在頻頻致歉。車內的喧嘩洶湧，使張權一時再聽不清楚，駕駛室內日兵的談話。他對印度人聳聳肩，表示無可奈何的意思。印度人很聰明的，輕笑說：「我明白了，你要聽他們的說話！」他說着「他們」的時候，兼弄弄手勢，表示「短矮」的意思。張權略有不解地，對他收攏着眉綫。印度人再比

劃着手勢，再用手指向着駕駛室內的日兵。他的意思是，「短矮」即是表示日兵的身材。日本人普遍都是矮頓的。

張權恍然大悟似的，噓吟了一聲「哦」，然後領首，對他說：「我明白了——」印度人對他豎姆指，表示嘉許的意思。這時候，不覺車子走落一座荒落的村舍。這是一座中國人馬來人雜居的地方。路央上鋪滿瘀黑的牛糞。路旁有廿來家石灰砌的店屋。屋後圍繞着，高腳式的馬來農舍。偶見幾個馬來婦女走動其間。也見到三幾個中國人，推着陳破的腳踏車，有氣無力的，走向着黃塵滾滾的山路。大路上所有的店鋪都鎖上門。其中一家在板壁上，寫着一個碩大的「當」字。路上除了野牛和野貓，竟然杳無人影。

「這是戰時生活嗎？」張權自語的說。那印度人竟然注意到，那掩在榕樹林後的，一座已半告頃圮的印度廟。廟宇的簷翼，紛陳地鋪滿彩色斑駁的人像。那像是一種傳說似的。每一個人像都包涵了一個遙遠的故事。印度人向廟宇合十遙拜。另一個稍為沉默的印度人，則兩膝跪坐在搖晃不定的車廂內，匍下頭顱，向廟宇禮拜，並嘴裡喃喃的唸誦着經文。衆人都被他虔誠的祭祀，吸引了注意力。可是，車子一刻間已駛離村舍。四周盡是渺漫的塵影，和灰灰綠綠的橡樹林。空氣一時熱燥了起來。

車子順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分向遠在天涯的所在逸去。車聲也和祥地響着節奏。人聲漸斂之後，張權聽到日兵斷續的談話聲。高橋上士不知在說什麼，但他最後的幾句話是：「我們不打算折回頭。事實上，折回頭也沒有其他的路徑。這是唯一可向目的地駛去的道路！——」

「軍長說的也是！」那電訊員日兵附和說。但聲音微弱。

「回電給野戰部隊總部。我們將繼續上路。即使遇到抗日地下軍團，我們也俟機殲滅他們。絕不退縮。大日本皇軍決不是懦夫！」高橋上士高亢的語調在說。車廂內的人衆，雖然聽不曉日本話，但他們從高橋上士急遽的話態中，多少也感到事態的不平常。有一個中國人，趨近張權耳畔問：「你聽得懂日本話。他們在說什麼嘛！」他這一問，竟引致其他人一樣，對張權探注着詢問的眼光。張權頗有難意地，攤攤兩手說：「我，不能肯定，聽得清楚——」他也許為自己的撒謊，而腼腆地紅了臉頰。衆人微有失望的，對他不肯信任的佇望着。張權益發難受地，只好折衷着說：「大概，我們會在路上，遇到一點小困難——」

「呵。不會又是抗日軍吧！」失聲說話的是馬來人。他的話，像瘟疫一般，感染到全車人衆，大家都瞠目結舌的，久久說不出話來。張權也不否認

的，揮着無意義的手勢，自語般地說：「我真的不能肯定嘛——」他的話，益引起人們的疑竇，那個臭牙的印度人說：「我們昨晚上，遇到了一場無比的災難。想不到，災難還要緊緊的追隨着我們！」他越說越難過地，聲音幾乎已陷黯啞了。

車上出奇的岑靜下來。大家好像一下子，掉進昨夜被抗日軍襲擊時的況味。那陣陣如雷轟似的燃燒彈。那熱餒熊熊的山林大火。那催心裂肺的軍車機動聲。使人魂飛魄散的炮嘯聲。所有這些，宛似地獄傳來的呼號似的，使衆人一時分不清現實和幻景。逕在頻震不靖的車廂內，掩着臉或捂着耳似的，只用無望的神情，彼此對望並愁慘不語。

張權咬嚙着舌根，才想起昨夜翻車時，那一陣天昏地裂的絞痛和惶慄。他的舌根隱隱作痛。左臂隱隱作痛。頭腦也隱隱作痛。所有這些，都在告訴他，這一場無休無止的厄難和挫折！想到這裡，張權發呆起來，也快忘記手上的煙捲，早已燃到煙蒂的部份。那種微然的灼痛，使他赶忙將煙蒂，猛力向車外。車外旋風似的送來一重涼意。張權仰望蒼穹，所見的是一層灰雲，把半個太陽掩沒了。太陽的熱浪，兀地退減下來。大地淪沉在一片灰暗中。看看又是熱帶的驟雨來了。有一個中國人率先說：「又快要下雨了，是不是？」他旁邊的同伴說：「今年雨水特別多嘛。這有點反常——」這時候，有人打了一個噴嚏，咒罵不像咒罵的說：「我真受不了。忽熱忽涼的！」車子裡一時間減了陽光的折射，全車人幾乎陷入陰魍魎的氛圍裡。

駕駛室內的日兵，這時候仍是，聚精會神的，聆聽着電訊機傳來的密電。電波嗚嗚地叫號不定。但一直沒有收到，規則完整的電文。高橋上士好像在發着脾氣，他的聲音，像咆哮似的震懾着空間。那幾個日兵，有點惶慄有點討好地，對高橋上士陳述着種種意見。不知是那個日兵說的：「軍長。我們最好，作最壞的打算！」其他日兵，發出哦吟似的聲音。不知是說話或噓嘆似的，沒有人聽得清他們在說什麼。張權即使捂住半邊耳，也聽不清他們的說話。

「風雨要來了。張權！」另一個稍為溫文的印度人，眼睛望向車外，那小澗上流水潺潺。但天光的倒影，益使到整塊天幕，看起來更加晦氣的懨懨一色。天地一愁慘，使張權和他一樣，二人都有點寂寥的苦澀。

不知岑默了多久，張權倒先開腔說：「風雨真的要來了！」他帶點意味的，對印度人心感神會地眺望幾眼。

「又來了！」印度人閃着智慧的眸光。使他看來，益發帶點深沉的睿智。他抽搐着嘴角，表露出他微然的神經質。他和張權，二人對「又來了！」

很有同感的，相視苦笑。張權伸手輕輕覆按了他的肩胛。印度人也回報笑容。只是二人間的「啞劇」動作，使那個臭嘴的印度人略有反感。他不豫地撇嘴。表示他分享不到秘密似的懊惱。

這只是風雨驟來前的小小插曲。在這同時，軍車驟然間停頓下來。它嘎然而止的聲浪，使車上人又駭然又不解的互望着。車子停在泥路旁，四處都是密樹林。林外有幾家竹搭的房屋，也有一只古舊的水車，靠在野草蔓生的河灘上。只是人影虛杳，除了蟬鳴不迭外，四看盡是一片荒漠。

軍車靠在路旁，連引擎都熄了火。駕駛室內的日兵，悉數向車外處躍下。他們油亮的皮靴，互相擊碰而發出嘹亮的聲響。高橋上士向場鼻子的日兵，囑語的指示了幾句。那日兵即向車廂末走來。他帶着手勢的說：「皇軍有緊急軍務。你們，暫時走下車來。在一旁集合，聽候新的指示！」他用馬來語在說。加上頻仍的手勢，人人聽得玲瓏清楚。

眾人半納悶半高興的躍落地面來。大家真巴不得，可以走落地面來，舒舒筋骨或醒醒混沌的腦筋。車子的沿途顛盪，早已經使人像倒翻胃液似的，胸臆裡悶漲得幾要嘔吐。這時候，大家急不及待的，紛紛躍向地面。腳猶未站穩，已有幾個中國人，撲向一道小小的溪澗處吮水。幾個中國人印度人，掩起褲襠，就向草花密雜處射尿。

(七)

張權和眾人，集結在一棵木棉樹下。這裡的地勢稍昂，極目可以看盡遠山的種種。山盡處，已見到依稀的雨霧，稀淡淡地向近處飄來。山色逐漸改變，由清晰而迷糊。伴着涼風，使人已意識到，這是風雨疾來的最後徵象了。

印度人和馬來人，幾乎同聲的問向張權說：「他們，日本人，要做什么呢？」其他人，自然有同樣的好奇。他們對張權眦望着。張權則不吭聲地，只對他所見到的景緻，投以全神的關注。他比別人眼利，看到雜林後，隱隱地透出一簇金屬閃光。那光花發自一件碩大的鋁製物上。呵！那竟然是，一個被撞毀了的，英國綽號「水牛型」的戰機。這機種一度被象徵為，英國空中之疊。但曾幾何時，它却被日本機群炸得七零八落。如今「水牛型」戰機，已成為戰時軍民兩界的絕大笑話！眾人一時傳喙起來。大家在比劃着手腳，口中嚷着說：「這是英國軍機嗎。是嗎？」回答的人說：「是嘛。那半截紅米字，在機翼上仍可見到！」眾人遁聲，望向那爬滿藤蔓的機翼。果然見到，那半褪色的英國國徽，在仰着天空，發着暗無光色的顏彩！

張權沉思了瞬時，才說：「那是英國人的飛機。叫水牛戰機。它們一度是英國空軍的驕傲。只可惜，被日本空軍摧毀得蕩然無存！」他邊說，邊用掌遮住眼簷。向那殘破不堪的機骸望着。一個好事的

中國人，向前走了幾步，仰眼望向雜樹林，他似有發現的，連忙返身，趨近張權，用低悄的聲音說：「請你看，那樹林背後的，像幾塊巨石豎起來的，是什麼？」他好奇的聲音，也引起旁人的注意。大家望了過去，發現那是碉堡的簷角。在碉堡的土敏土上，可見到斑駁的彈痕，和火薰後的遺跡。看仔細了，仍然見到一枝已告殘碎的英國國旗。旗面破裂過半的，赫然靠在碉堡上。形景淒涼，宛似向昔日的殊榮和璀璨告別似的！

眾人窃窃議論中，張權回身向雜草中，作了一次小解。他正回頭，却見高橋上士亦仰脖，向樹林中的英機殘骸望。他手持着望遠鏡，又察望着那寂寞寥落的碉堡。他看得很仔細，但又看不出究竟。只是不住的聳聳眉，自語了幾句，但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只感到他眉宇間，掠過一撇疑惑的神色。他不放心似的，向旁邊的戴眼鏡的日兵，嘟囔地囑咐了幾句。日兵領首，表示明白的，又舉起高橋上士遞給他的望遠鏡，向碉堡的方向，頻仍的察望。碉堡距此，約百丈外。當中掩隔着重重的樹障，和一種微然的山嵐瘴氣。看的仔細並不容易。只見，那較為顯眼的，英國旗幟。像垂頭喪氣地，偎在碉堡上。它的姿勢，令人想起一個醉漢，靠在街角的一面殘牆上，向行人翻弄迷惘和無望的眼色！這一切，看起來都是平常的很。只是一副只擬戰劫後，讓人憑吊的蒼涼圖景。

日兵手持望遠鏡，看了又看，總是看不到究竟。他聳聳肩，表示無可奈何的，又把望遠鏡遞給身畔的日兵。那場鼻子的日兵，很着意地向碉堡的方向察望着。他不住的調整着鏡子的差距。最後，讓他看到一些動靜。他從喉嚨裡，驚詫地呼叫了一聲。他像發現什麼似地，手勢神經質般顫抖。用疑惑不定的口氣，對高橋上士說：「軍長，我好像有發現，碉堡內有人！——」他說着，恐怕自己眼花似的，不住的用掌揉搓自己的眼眶。場鼻上沾了一滴油汗。

高橋上士半信半疑的，舉起望遠鏡，頻頻轉動着差距。他一直嚴繃着臉，一副肅穆的神情。其畔的日兵們，已圍成半圈的，向他探視究竟。大家都悄聲在問，場鼻子的日兵，到底發現了什麼？但日兵臉頰緋紅的，不住搖頭表示他的惶惑，他說：「好像，有人——」但又不能肯定的，用尷尬的笑意，對各日兵睽望了一眼。各日兵微帶失望的，對他有點責備似地，撇動嘴表示不屑。

終於，高橋上士放下了望遠鏡，臉上嚴霜似的表情，也和緩了過半。他側臉橫睨了場鼻子日兵一眼，問說：「你到底看到過什麼嘛。呃？」他的語氣，明顯地是帶着愠意。

日兵用手撥拭了鼻上的汗珠，惶惑地說：「軍長，我看到，可是，我不能肯定。碉堡的黑窗內，

好像有人的眼睛在閃動！——」他囁嚅地把話說完。可是，高橋上士則把望遠鏡遞給他，對他斥聲說道：「你不是昏花了眼睛嗎？那只是兩只野狗！」他命令似的，示意日兵再從望遠鏡看過究竟。日兵訕訕地，扭動了一下塌鼻，然後抬起鏡子，轉動了一下差距，才看到在碉堡的外圍上，雜草蔓生中，有一只黑狗和白狗在嬉戲。他再看清楚了，那不是嬉戲，是一只黑狗和白狗在性交！樹葉晃動，迅即把它們掩沒不見。

日兵很感狼狽地，對高橋上士說：「軍長。也許是我看歪了，那沒有人，只有一——」他吞嚥了一團涎沫說：「只不過是一對黑狗和白狗，在性交！」他的話未完，旁邊的日兵，已嗾味的噴笑出來。高橋上士也揚眉幽微一笑。日兵們這時候，頻望向對山的碉堡。但野狗的踪影，已被樹花掩沒。日兵中的駕駛員，却很慎重的，對高橋上士說：「軍長。要不要派一個人，過去，仔細察看！」

「嗯。」高橋上士沉應了一聲，舉頭向晦暗的天氣，瞭望了一眼，說：「本來是應該的，可是，天色看來要變壞，我們還是赶路要緊。大家赶快動手，把機鎗迅速架設好！我們，不知道下去，會遇到什麼巨變！」他最後的話，語氣竟然聽來，充滿了悲觀和憂悒。

「那麼好。軍長。我們即時動手！」日兵之一，行了一個舉手禮，然後各人拔步，向軍車上走去。各人一下子忙碌起來。只聽到鏗鏘的金屬聲，和粗重的搬動聲。天上灰雲結成一起，把整塊山野都染成鐵鉛色。

張權蹲匍在地，又立了起來。兩臂微微伸揚，在作着一種輕柔式的運動。人衆們，有些率性坐在草褥上，或者橫臥在草堆裡。那裡有幾株矮小的灌木叢，葉影覆罩下，幾個馬來人似的軀影在晃動，他們好像在盤膝般地誦經。

印度人仍然靠在張權身邊。他那一口腥臭，使張權微有不耐的尖聳着眉，另一個光潔的印度人，却溫文的對張權問：「請你看嘛，他們在做什麼？」他問的極為聲悄。

張權竟然也不為意。他對印度人的問話，像聽見又不然的微領着，在喉腔裡，發出一重毫無意義的聲音。他內神貫注，叮望着，隔着神秘嶂霧的山頭，那寂寞如恆的碉堡。好像有一種磁性的力量，吸引着他的注意。他似乎有所發覺，但又說不真切的，對那碉堡起着一種，揮之不去的疑團。他像是自語的說：「那是什麼，是人嗎？」他向着空氣問話，神態癡惘的有點荒誕。但他的臉容是莊肅的。

顏貌光潔兼有風儀的印度人，對張權那入迷的神態，也感染似的，向對山的碉堡上張望。他一直看不到異樣，只感到，那是一副落敗後的劫餘殘景

。那枝英國旗，像光榮捐軀的，靠在碉堡上，讓世人給予悼念和哀傷。其他一無所有，只有風湧得激烈時，旗幟才像被催魂似的，旗幡漾動了幾下。之外，恆古未有的寂寥，籠捆住一切。

「我不瞭解——」印度人對張權說，但見他並不為所動，只好把話對那黑牙的印度人說。印度人攤攤遲遲的雙掌，表示莫名其妙的，臉上灌滿了滑稽的笑意。

張權用中食指搓揉着鼻樑，才緩緩地說：「那碉堡，好像復活似的。裡面有許多許多的人影晃動——」他的說話，像是癡迷，又像是中邪似的，語無論次起來。這是張權前所未有的失常。他的形態，使兩個印度人，有點慄然心驚起來。那鼻嘴的印度人說：「這個中國人，幹什麼嘛？」那時候，也有一個中國人，注意起張權來，他說：「他像是做夢嗎？說的是混話！」旁人也有類似的話。但大家不約而同的，把眼睛佇望着，看來像一塊頑石，頓坐在山樹間的碉堡上。那裡如果有活躍的幽靈，在衆人的瞪視下，也一一凸顯出來了。衆人像被張權愚弄一番後，頻頻唧噥着聲，各自交頭接耳，都敘說自己的意見了。張權仍然固執地，像要看穿那碉堡的神秘似的，在一貫地投注着目光。

軍車上轉眼間，已改變成另一面貌。車頭駕駛室頂上，已橫豎了一挺晶亮的連動機鎗。車末端則架起，一座重型的連射炮台。那炮管足有六尺長，是純鋼鑄成的炮身。在沉暗的天色下，整座炮台都閃閃地發着亮光。幾個日兵，在忙着在鎗膛裡上彈。彈長半尺，在晴空下發着鋼鉄的毫芒。

衆人噓了一聲，作了一個驚詫的沉嘆。他們意識到，在這挺炮台架設起來後，未來的坎坷道路，更添上一重陰影。人人意識到，這一路下去，又將是一場凶險無比的危途。大家腦膜裡，閃耀過昨天晚上的戰鬥。那種險死還生的遭遇，掠過人們腦際時，臉上也相應地，肌肉痙攣地跳躍一下。張權也感應地，把眼光自碉堡的方向，游向軍車上。他似乎頗有預感地，對着空氣自語說：「我早知道，這裡會發生事故！——」他的話未完，天上濃雲，不知何故，竟然撲向對面山巔。大部份山廓都模糊了，連那落寞的碉堡，也益發神秘起來。但，大家對它也一時輕忽不顧了。

高橋上士在軍車外，踱着步，稍為巡視一下後，對那正在裝置炮台的日兵，揮手示意了一下。那個戴眼鏡的日兵，托托鏡框，推高着軍帽，好把他的眼界，可以瞄望更遠和更清晰的目標。他對高橋上士的手勢，迅捷地做着反應。他把沉重的炮台，環周地推動了一下。炮管有意無意之間，向着草褥上的人群，揚動了一下。彷彿示威似的，戴眼鏡的日兵，露出狡黠的笑容，對人衆鄙蔑地瞥了一眼。

在炮管晃向各人時，不知誰在驚惶中，低吟了一聲：「媽呵！」其他人，包括張權在內，都在驚懼和反應中，緊繃着臉龐。

日兵很感得意地，把炮管瞄向碉堡的方向。他再托了眼鏡框，把兩只凸眼，瞄放在炮準上。他瞄了又瞄，然後對環周的日兵，逗趣地作了一個怪臉，才扣動機掣。一下子的轟鳴，把他整个人震動了一下。他的炮彈，是射向碉堡上的英國旗幟上。聲音像裂帛似地，把英國旗幟和碉堡一角，轟炸的細絮四濺。連那本是隱藏在樹深裡的黑狗白狗，也惶惶不已地，爬向山頭的黃土坡上。嘴裡狺狺地叫嚷不休。到這時候，人們才看清楚，英國旗的殘片，又紅又藍又白地，張掛在樹樑上。在炮屑鼻息中，旗幟的碎屍，四分五裂的，象徵了整個大英帝國的落敗和淪沉。

這一轟鳴，引來了日兵們無盡的歡呼。他們也不知道，在說着什麼話似的。只是搖着臂幹，把要說的話，震得聽不出究竟。只見他們，過份激動的，誇張的厲笑着。

高橋上士不知什麼時候，游步走近張權的身邊。他們二人心有靈犀地，互相眺望了一眼。但這一次，彼此都不願意多說話。他們只用淺淺的微笑，代替了心底裡的千言萬語。高橋上士轉身向軍車上走去。他那背影，像是一個負載着，說不盡愁情的苦行者。背有點佝僂，步伐有點沉重。在在說明，這個日本軍人，是抱着一種愁緒，來到這個他本是陌生的國度的。他的身傷是軍人，是戰士，但他的內心呢？誰能知道！也許，他打從心裡厭咒這場戰爭！

張權對着高橋上士的身影，漸漸地聯想到許多問題。他知道，如果他們有更多的接觸，也許他能夠，揭示他內心更多的秘密，但他並沒有這種機會。只要車子上了路，一直到達目的地，他們至多只能互相眺望。他們到車程走完，他們也將告緣盡於此！

塌鼻子的日兵，一聲麼喝，斷碎了張權不絕如縷的幻想。他抬眼望向日兵，才驚覺天穹上洒下絲絲雨粉。天色和山色，都黯然無光的，使人悶翳和落寞。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甚至，身畔的兩個印度人，在喁喁細語之後，那個潔亮的印度人，即對張權說：「你記得嗎？我對你說過，風雨就要來了！」他說着話，眼睛滿含意味的眨動着。

「嗯。我自然記得！」張權對這個印度人，很感興趣的顧望幾眼。他覺的和這樣的人在一道，是一種無上的福緣！

「謝謝，你會相信我！」印度人復說。旁邊那一臉塵霜的印度人，很不瞭解的，對二人翻轉迷惑的眼睛。這次，他按捺不住懊惱說：「你們有什麼

秘密，難道不允許我知道嗎？」他搖着頭，把臭牙凸露着，臉上盡是不豫之色。

張權和印度人都沒有理會他。他們應着日兵的叫囂，各人緩步地向軍車上走去。地上經過一重風湧，塵影逐漸膨漲，有人眼珠子着沙，在說着穢語和揉着眼眶。有人晦氣地踢騰着地面的沙石，像洩恨似的吟罵着。

軍車上已開動了引擎，車上的日兵，正手持着機鎗和炮台，對四周凌厲地瞪望着。高橋上士正要提步，進身走向駕駛室。都個電訊員的日兵，臉色蒼白地，向他的耳畔，低吟似的報告了幾句。可能情報緊急之故，只見到高橋上士一臉的青霜。他極不耐煩的，揮動手勢並說：「說的詳細一點，呃！」他說完，極其可怖地，舉眼向環山顧望一眼。只見到寂寞的山影下，除了黯沉的樹影，就是漫無秩序的虫鳴和風聲。他不知向誰說的，聲音裡飽含着顫抖：「不可能嘛，他們怎會在這裡設伏！——」

電訊員日兵，稍為提高聲浪說：「軍長。野戰隊總部，拘獲了一批反日軍。他們招供說，在這路上，就埋伏了一批抗日份子。而且，完全是武裝配備的！」他的報告極其詳盡，使身旁的日兵，都完全無訛的聽懂了。衆日兵連忙抬頭望向四外的山巒。這時候，風把細絮的雨花，湧向無盡的天空。山林內籠罩了一片雨霧。一片山雨欲來的可怖景象。高橋上士正舉着望遠鏡，向英國軍機的殘骸望了望，又向那顯得有點老朽的碉堡，再望了一望。他咬了咬牙，對自己責備說：「我不應該太輕忽，那個碉堡，是應該查察的！」他說畢，即揮手向着他走來的日兵說：「你說過，那碉堡內，好像有人影走動？」那日兵正是那個塌鼻子，樣相怪異的人。他哆嗦着唇說：「軍長，那黑窗內，我肯定有人。那裡有一閃一亮的眼睛——」他的語音充滿着畏懼。

「也許，你是對的哦——」高橋上士抬起望遠鏡，對着那碉堡仔細的察望。他好像有所感觸似的說：「在那個地方設伏。是很聰明的主意嘛！——」他另外也瞄向對面山頭的野景。那裡有幾處聳凸的崖巖。在崖頂上，盤旋地飛起數只蒼鷹。風沙遮蔽住一切，使人看不清楚巉崖後的真相。這裡的確是一險要的處所！高橋上士沉嘆了一聲，自艾自怨的說：「竟有這麼湊巧的事，我們偏偏要在這塊地方停佇！」他的話未完，電訊員日兵，已把軍用地圖，推擺在高橋上士面前。他用粗皮般的手指，戳指着上面的圖綫說：「軍長，總部報告說，埋伏點，就在這方圓一公里內！」他說時，不住的溜眼望向山叢。特別是看到那白森森的碉堡，他的臉色像退了血般愁白。

高橋上士沉吟地說：「看來，我們要在這四處山頭上搜索。」他頓了頓，才下着清晰的指令：「

給總部發訊號。我們將進行搜索。一旦發現抗日份子，我們再發急電請示——」他的話還沒說完，電訊機的波動聲，已頻仍地響動起來。電訊員日兵說：「總部有來訊！」高橋上士領領首，示意他快把電文轉譯。日兵迅捷地，把電文譯說：「軍長。總部指示，我們要即刻，對本區進行密搜，務必把抗日份子清滅為止！總部已調來適當的增援部隊！」

「呵，他們真要大幹一場！」高橋上士剔剔眉說。

「軍長。我們如何發出回電？」日兵問道。

「告訴總部，我們接受指令。並開始進行搜索！」高橋上士說着，瞪目望向那寂寂寞寞，半埋在樹蔭間的碉堡。

「是，軍長。」日兵領命後，即回身調撥那輕型的電訊機。

電波聲起伏中，那駕駛員日兵，不免猶疑着，對高橋上士說：「軍長。我們搜索嗎？我們只有五個人！」

「嗯，我要派一個人，去探察那個碉堡。我相信，那是一個可疑的所在！」高橋上士眺望着那座碉堡。天上本是飄洒着雨粉的。可是這一瞬，却只剩颼颼的清風了。

電訊員日兵已發出電訊。幾個日兵，半圈的環繞着高橋上士，等待着他發出指令。各人都是一臉忠耿的，把眉峰蹙起，一副昂藏英偉的軍人氣概。高橋上士一瞬間，想起上午自己手書的木碑。那批埋骨在荒塚下的大日本忠魂！他有點慚愧的，臉頰上緋紅。他只好用無意義的輕嘆，掩飾他內心的不安。他對戴眼鏡的和塌鼻子的日兵說：「我要派一個人，前去偵察那個碉堡。你們那個願去？我要的是自願者！」他望着這兩個，一直跟他出生入死的同胞說。說時，聲氣竟顯得極為和煦兼充滿親情。

「我去，軍長！」兩個日兵，幾乎是同聲的說。

「我只派一個人——」高橋上士很覺感動地霎眼睛。

「是我先注意到，碉堡裡窠藏着人，軍長。應讓我去！」塌鼻子的日兵，不料竟極其英勇的說。

「讓我去，軍長！」戴眼鏡的日兵，踢動了一下軍靴說。那塌鼻子的日兵，斜乚着眼，對他狠狠地瞪了一下。

「讓我去！」塌鼻子磨着牙齦說。

戴眼鏡的日兵，脖子粗紅的，正欲爭辯着說。高橋上士揮揚了一下手勢，止住他說話。然後，肯定的對塌鼻子的日兵說：「是你，首先偵覺碉堡內，有可疑動靜的。由你去吧！」他說完，示意駕駛員日兵，讓他為塌鼻子日兵，掛綴上偵察隊的應有配備。駕駛員日兵早有準備。他極為迅捷的，為塌

鼻子腰脅處，掛綴着幾枚催淚彈手榴彈。一挺輕型機鎗和噴火器。並為他套上了防毒罩。那鼻子有一個豬鼻型的氣筒。兩只眼睛隱藏在玻璃片後。整個人刹時間，變成了一只天外異物，看上去益覺滑稽和可笑。日兵們都不期的咪笑出來。連高橋上士也鬆弛了臉上的肌肉，很溫煦的微笑一回。他用手拍撫一下日兵的肩胛，向他豎起姆指，表示嘉許和鼓勵的意思。日兵肅然的行了軍禮，才轉身走落草叢裡，向對山的碉堡上爬行。他一路上，揮舞着手上的大和刀，頻頻斬折阻路的樹樑和荊棘。一下子，他的軀影被密林遮蔽了。只見樹葉在晃動，表示樹底下有人爬動。一群野鳥，突地由樹深處逸去，而鑽入天空。繼而是一叢野蜂，翁翁地向蒼白的天色裡撲去。

高橋上士立即指令，戴眼鏡的日兵，即時躍上軍車，轉動了一下炮台。然後全神貫注的，用炮管遙指着碉堡，作嚴謹和實效的掩護。車上本來已聚集了一批人衆。這時候，他們已被日兵驅逐，向車外爬下去。張權並沒有擠在車上。他一直只沿靠着車輛，和印度人馬來人一起，觀望着日兵的舉止和行狀。張權看着日兵，一身偵察隊員的打扮。他那渾身臃腫和怪異的樣相，早笑得那個獠牙的印度人佝了腰，並頻頻地咳喘。他用手捂住嘴巴，把咳喘聲盡可能地壓抑下去。張權則對另一溫雅的印度人說：「我早知道。那碉堡內隱藏着人！」他說時，不住的用右手爬搔着左臂肘的創傷。那裡竟洩然的透出淡淡白白的血絲。

「我想，你是對的，中國人！」印度人應合的說。他自然也是望向那半掩在樹影裡的碉堡。樹梢一直在擺擺晃晃，那日兵顯然已爬過了一嶄坡道，逐漸向碉堡上爬去。軍車上的日本，把兩只埋在眼鏡後的眼睛，着意地瞄向炮台的針準上。氣氛兀地緊張起來。天上又驟然地飄着雨屑。

張權却把眼光，放向背後的崖巉上。他在細雨飄飄中，渾身溢起一點涼意。但他的心境却是平和的。他感到，經歷過昨宵的棧道驚魂之後，世間已沒有什麼，值得他恐懼和畏怕的了。但他抬眼望向崖巉時，却意外的心頭悸動。他似乎感到自己是眼花一般，連迭的用手摸搓着眼皮。才定睛的向山上探望。那裡的崖巉和亂石，一排不知名的野草拌雜其間，把崖石後的景緻，掩沒過半。但只要長時間的注目，即可發現，那排雜草，其實是一種遮蔽體。那是人爲的裝飾。在草蔓幽深中，有幾只晶亮的鎗管，瞪瞪地，向着山路上的人群，作鳥瞰式的窺視着。這又是一場悲劇的伊始！張權瞬間，傾覆了內心的平和與安謐。他頭腦發漲和眼迸金光。耳膜裡翁然乍響。他的臉色，前此未有的泛成赤紫色。嘴唇失血似的霜白，兩肩微然發抖。他欲說又不說

的，囁嚅了半句：「他們，又來了——」以下的話竟無法說的更清楚。他那失常的形態，使印度人和馬來人都詫異起來。馬來人問說：「你出了什麼事嗎？中國人！」可是張權並不像是回答似的，只是濃重的噓了口氣說：「真的，風雨就快來了！」他隨說，隨盯住了那個文雅的印度人。印度人也不明所以的說：「這一次，我並不瞭解你。張權！」他抬頭環顧了四空。除了崖巉和亂石，加上使人眼花撩亂的草蔓，實在使人猜不透個中究竟。天穹這時洒下的雨末，沾在人臉上，引起一種難言的刺癢。

旁邊的人衆，也感染了張權的恐懼。紛紛環顧四外山屏。但沒有一個人有所發現。大家只感到，一重雨星撲在臉頰上，那種滋味並不好受。其人咧牙的說着中國話：「他說的不錯嘛。風雨就要到來了！」其他的人，縮縮脖子，像要避開冷風鑽入胸臍似的，咬着牙齦，嘴裡發出「滋滋」的叫聲。那意思是，表示涼風使各人，心胃裡都發生痙攣。

日兵們也在全情的戒備中。高橋上士：不住的抬起望遠鏡，向山對面的碉堡探望。他一時間，又回頭向背後的崖巉處細望。他不停地轉動着差距，望遠鏡向某個疑點，看了又看。他的眉峰臥成一條直綫。表情肅穆中，帶點疑團。他似乎發現了什麼，但又不能肯定似的，只是搖晃着頭顱，把他軍帽上的星飾，晃蕩的發出異采。他重重的噓了口氣。又抬起望遠鏡，向崖巉的隱蔽處，繼續探索。

張權一直半掩身在人叢中，他盈臉都粉洒似地鋪滿雨珠。別人也一樣，有人在擤鼻子，有人在頻仍的咳嗽。一片焦惶不安的感覺，在各人的臉龐上傳來傳去。張權則注目在高橋上士的表情上。後者不住的用望遠鏡，向崖巉四周游顧。他因為不能肯定，那山巔的深凹處，有什麼不可思議的神秘和詭異。如果沒有，為什麼崖巉上，那排雜亂的草蔓中，竟充斥着一種莫以名之的肅殺之氣。他感到不安地，用厚重的軍靴，向濕濡的泥地上踢騰。他一下子，懊惱地放下望遠鏡，眼睛瞥向人群，却不期和張權的目光相遇。二人都有一種觸電的感覺。二人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彼此都脖子暈紅一陣。旋即平靜下來。彼此曖昧的笑了一下。高橋上士提步，走向張權，用威嚴中透着友善的口氣，對他說：「天氣這樣壞。看情形，一定會有許多意外，是不是？張權！」他邊說着，眼睛顧望着四下的山景。那個日兵爬坡探察碉堡，但腳下一滑，竟一個踉蹌滾下山溝。那裡一叢濃密的草株，把他整個人托住。他只是一個翻身，人又站立起來。繼續向滑溜的斜坡攀爬。山色陰沉下，碉堡仍然屹立如故。它那黑洞洞的窗口，此刻才一閃一爍的，像鬼眼一般的，使人盯着它看，會毛骨聳然。

張權和高橋上士已交談了幾句。但張權並沒有

告訴他，在崖巉的亂石間，這時候的確隱蔽了不少鎗管。這些人自然就是他們所以懼怕的抗日份子！他不能告訴高橋上士，因為這對他的同胞來說，這是叛逆！他只能緘默的觀察事變。

雨勢漸漸轉猛的時候，碉堡窗孔內的眼睛，也逐漸頻忙起來。日兵已爬上了最上的陡坡，人已站穩其上，向碉堡的黑窗內，引脖地張望幾眼。顯然他從中看不出究竟，是以搬來一塊石頭，把雙足墊高，然後伸長頸項，向窗內探究明白。他的動作神經質地，雙肩猛力搖動。他張口在吶喊一聲，但聲音被風嘯，掩沒的渺無所聞。他欲從腰脊上解下手榴彈或什麼的，但動作還沒有開始，碉堡的黑窗內，却震天價響地，轟出了一聲鎗擊。他的塌鼻上，狠狠地中了一彈。那是殺傷力宏大的鎗械，子彈着物即狂炸，把日兵的整個頭顱，爆得稀爛。血漿朝天潑射，最終竟紛紛地濺落在碉堡上。在牆面的籐蔓和磚縫裡，洶湧地瀉滿血潮和腦液。天空仍是洒着雨屑。風逐漸猛烈。塌鼻子日兵的無頭屍骸，竟然被炸裂後，倒懸在山溝的一株杉樹上。那只殘碎的防毒面罩，也成了粉屑，紛紛拌着雨絲，在山路上潑下來。全場駭然聲中，軍車上的機鎗和炮台，相繼地開動火勢。一輪鎗響和炮響，把全場的人都震懾住了。開機鎗的是那駕駛員日兵。開炮台的是那戴眼鏡的日兵。他們咬着牙，撇着嘴，用憤怒的眼睛，盯着那碉堡黑窗後的人影。一輪密集的子彈，把碉堡外的籐籐和磚石，擊射的四下飛濺。連那鮮紅的駭人的日兵血液，也伴着籐籐和磚石的四迸，而嘩啦地擊向樹林，引起了簌簌的碎聲。

高橋上士這時候，已在人群惶惶中，走向軍車畔，向操縱着炮台的日兵說：「集中火力，把整座碉堡炸平！」他的語氣雖然極力裝成平靜，但他陡然煞白的臉孔，則表現出他內心的惶恐。戴眼鏡的日兵連發了幾炮，才對高橋上士說：「那是鋼骨水泥的碉堡。恐怕要炸爛它，很不容易。軍長！」他隨說隨發了幾炮，把碉堡上的殘磚，炸的石屑四濺。但奇怪的是，碉堡內一直沒有炮轟還擊的跡象。

「一定要徹底炸爛它們！」高橋上士氣惱的說。他凸露着牙，作一個難看的表情，說：「奇怪，為什麼他們不回轟呢？這是不是有點古怪？」他滿臉狐疑的舉起望遠鏡，向彈痕累累的碉堡張望。望遠鏡上滿綴水珠。他感到懊惱的用手去撥拭了一下。然後對碉堡上的黑窗就望。但窗後除了一片濃黑之外，簡直一無動靜。這使人聯想到，這碉堡的黑窗後，所隱伏着的，是鬼魅抑或是人影！

高橋上士放下望遠鏡，對電訊員日兵說：「快向野戰隊總部發訊，我們發見了抗日軍團。要總部遣來增援軍！」他的聲音，被連迭的機鎗和炮響所干擾，但電訊員日兵有極優良的軍事訓練。他行舉

手禮，說聲「是，軍長！」即行搬動靈便的手提電訊機，向總部頻密的發送着電文。機鎗聲和炮轟聲仍然不絕。山上的碉堡只被炸毀了簷角。但黑窗內依然杳無動靜。碉堡四周的樹梢，被炮火炸的七零八落。連張掛在樹樑上的日兵無頭屍，也在山溝下的樹樑上顛顛擺盪。在晦暗的天色下，樹叢中隱隱地掩藏着幾只兀鷹。山對面發射來的炮火，竟然無法使牠們驚懼的屹立着。

張權和衆人，一塊兒隱蔽在枝葉扶疏的檳榔樹下。鎗聲和炮聲，連迭的響起和消匿。人群都是繃臉和感眉的，彼此在挨靠着。也彼此都在交授着詢問似的眼光。他們很想知道，這對山的碉堡上，到底隱藏了什麼人？是英軍的殘餘部隊嗎？是抗日地下軍團嗎？誰也說不準是什麼。一個中國人似乎頗有見地的說：「看看那枝破碎的英國國旗，我猜測那是英軍的殘餘部隊！」附和他的人不少。大家抬眼看着那破碎的英國旗。順着眼綫，大家又看到山溝樹樑上，那倒懸着的日兵屍骸。在頸脖分割處，鮮血無休止地涓滴着。衆人倒抽一口冷氣，在呻吟似的低說着：「那個塌鼻子日兵哦！——」大家一時盡想起他那扁塌的鼻子。這形象鮮活地，翻騰在各人的腦際。可是，此刻却是血肉淋漓的屍骸。在倒掛在樹上。旁邊徘徊着幾只醜陋的兀鷹。張權撥了撥額上的雨屑，抬頭望向崖巉上的方向，只見到亂石間的鎗管，仍然瞪瞪地瞄向山路上的軍車處來。鎗管的毫芒，似有還無的在天地之間。張權在全神貫注的時候，耳畔到另有中國人在說：「我看，那應該是抗日游擊隊！這裡附近，肯定會另有埋伏！——」他的話引起衆人的騷動。張權心裡忐忑地不安起來。他似乎有秘密被人戳穿似的，臉頰上湧起一重紅暈。他游目尋覓那個說話的人，但人衆都是緘默地不發一語。他不知道誰是說剛才的話的人。人人都盡量向樹葉濃密處擁去。軍車上的炮響，使大家都有磨牙的酸痛。軍車相距人衆，只有十丈之遙。

一陣炮轟和鎗轟之後，聲音兀地岑靜下來。軍車上的炮管和機鎗，裊裊地自管膛處，升起一重煙屑的腥氣。兩個持鎗的日兵，也疲累已極的靠在車廂內，頻仍的喘氣。高橋上士在指令停止轟擊之後，也站在路央上，舉頭向四壁的山頭游望。他的疑惑越來越重，不免煩躁地踢騰着地上的泥濘。山頭上的碉堡仍是安然無恙。那只黑沉沉的窗洞，像在嘲笑似的，瞪視着塵寰。一切都像不曾發生過似的。天上和地下，都被一層灰黯，迭一層灰黯包攏着。

「軍長。我們是不是要等待，總部遣來的增援軍？」電訊員日兵，平靜地靠近高橋上士的背後，小心地問着。

「嗯。」高橋上士有點恍惚地說。「總部不是

指示說，我們要全力撲滅抗日游擊隊嗎？」說到「抗日游擊隊」，他未免感到自己有點混亂。他有時稱他們是「抗日地下軍團」！

「從隣近營寨趕來的增援部隊，最快，也要兩小時之後才趕到。軍長！」電訊員日兵，顯出他是一個幹練的軍人。迅速自衣袋裡掏出一幀已告皺摺的地圖，在高橋上士臉前展現着。他並以指戳向圖綫在說：「軍長，支援部隊交此，會經過一道沿澤地帶！那裡是熱帶的叢林。有各式凶猛的野獸，和吸吮人血的蚊蚋！」地圖的紙面上，被細碎的雨點洒的浙瀝響。高橋上士很感憂悵地說：「我懂，我懂！我是熟讀地理的——」他喃喃的語態，幾像是自說自話了。電訊員日兵有點迷惘地，瞅望着高橋上士。

「我總覺得，這四面的山壁，有點不尋常！」高橋上士仰着雨絮，向一片蒼陰的崖巉上望去。

「有什麼發現嗎？軍長。」電訊員日兵像嗅到危險似的，神情也緊張起來。雨屑輕飄飄地，在冷凜的空際迴旋。

「這山壁上太靜。連虫鳴也沒有，是不是？」高橋上士提醒着說，但他的語調壓得很低。低到幾似私語的模樣。

「呃，真的是這樣哦，軍長！」電訊員日兵屏息聆聽一瞬，才領首肯定的說。

「太靜，靜到使人心悸！你想，這意味着什麼？」高橋上士緩緩地說。這時候，他身邊走來那個駕駛員日兵。他不住的搓捏手掌。像是剛才開機鎗，使到手腕麻痺似的。

電訊員日兵，翻動了一下眼簾，才噓口氣說：「這可能，在崖巉的亂石崗上，有人在設伏。使虫蚋都噤聲不響了！」他說完，不自覺在喉腔裡，輕呼一聲「呵！」

駕駛員日兵也聽的明白他的話。他佇望着山壁的某個所在，說：「連飛鳥也看不到一只，是有點古怪嘛！軍長。」這時候，山樹被冷風吹的刺刺作響。氣氛益形沉悵。

「所以。我命令停火，不要再攻炸那座碉堡——」高橋上士語態竟有點浮晃不定起來。他像是抑着內心的恐懼似的。「那個碉堡，顯然是一個肉餌。目的是引發我們的注意。也存心虛耗我們的彈藥——」

「對呵！軍長。我們剛才，真的虛耗了不少彈藥！」駕駛員日兵，帶點後悔的說。他回頭瞥了車頭那挺機鎗一眼。

「所以，我們只好等待增援部隊的到來。我們沒有能力和他們頑抗！」高橋上士說着這話。臉龐溢滿紅潮。

「能不能這樣，軍長。我們乾脆乘車，離開這

個危險的地區！」駕駛員日兵獻議說。他一方面獻眼望向四壁山野。

高橋上士搖晃着頭，不發一言的，望向山溝下，那斷頭的日兵，屍首揚掛在樹樑上。已經有兩只蒼鷹，在拍動着翅膀，伸長脖子，向鮮血泊然的屍首嗅聞着。

三個日兵正在唏噓無語中，那個自軍車上躍下的日兵，用手揩拭着眼鏡上的雨漬。腳步浮蹉地，向日兵們走來。他向三個日兵顧望了一眼。眼白內絡滿紅絲，鼻準上紅暈一坩，鼻孔內垂掛着兩道涎液。看樣子是被傷感籠罩住了！

高橋上士對他期望了一眼，當即明瞭他的痛苦似的，對他同情地微微頷首。日兵在鏡片後的眼珠一下子被淚霧蔽住了。他臉肌抽搐，嘴唇哆嗦，兩道鼻腔內的涎液，像兩條小涕，泊泊地在流。他淌淚中說：「真可憐呵，他竟然死得屍首不全！——」說着，他聲音幾乎嗚咽了起來。

「那是戰爭嘛，總不免會有犧牲——」駕駛員日兵微弱的說。他透過灰灰的雨霧後，向那日兵的殘屍眺望着。

高橋上士心裡一陣搖痛，但他不能表現哀傷。一個軍人是應該經得起血的洗禮的！他只是撫慰地期望日兵一眼，用輕度的嘆氣，表示了他的哀悼和同情。冷雨使各人都打了一個寒噤。高橋上士最担心的，倒還是周遭的環境。他和電訊員日兵，二人似乎懷有默契。他二人幾乎同聲地說：「真不妙呵！這山頭上，好像有好多炮管指向着我們——」說的同時，山上掠過一陣陰風。刺刺地撥動着各式雜草。一支巨型的炮管，半凸顯地埋在草木中。高橋上士憑諸他的經驗，敏銳地感覺到危險即要出現。但他倉猝間又看不真切，不免自責地擺擺腦勺，暗暗地嘀咕了一句。他正要抬起望遠鏡察探時，眼睛無意間，和張權相觸在一起。在這電光火石間，二人臉上都肌肉抽搐。二人都像被人戳穿秘密似地，一陣莫名的羞愧，在眉目間閃爍而過！張權在連忙的低首中，腳下一個踉蹌，踏在印度人的足踝上。印度人咧着垢牙，對張權困惑地瞪亮眼睛。

高橋上士瞭然於心地，對張權作了一個含有深意的澀笑。張權佯作不解地，對他毫無反應。他抬頭向崖巉的亂石間，着意地溜望一眼。只見雨星潑在深褐的綠草上。那鬼魅般的炮管，轉瞬即消匿無踪。如果他不是眼花，那炮管一定仍然隱蔽在左近。但他竭盡眼力，也看不出究竟來。

正在疑惑迷重中，張權感到有人踢着腳步，在他的身前佇立着。他為自己的入迷而叫愧。抬眼才見高橋上士站在他的面前。他迅速地把面容恢復正常。用極禮貌但沉黯的聲氣說：「軍長——」他被高橋上士盯望的有點不安。

「張權，我很信賴你，是不是？嘎！」高橋上士說着，用望遠鏡向山壁上游顧。他的軍帽已被雨水潑的濡濕。

張權沒有什麼話可說的。只好虛應地說：「軍長——」

「我一路上，都給你們很大的優惠。有給你們，供給過額外的糧食，是不是？」高橋上士的話，在溫婉中帶着悍氣。使聽到的人，脖耳上不期的一陣紅一陣白。

「我們，大家都很感謝軍長！」張權蚊蚋似的說。

「我一向不喜歡忘恩負義的人！」高橋上士擺晃一下手上的望遠鏡。他的聲氣，含有明顯的粗暴，使他的表情，看來極有怒意。他雖然說着日本話。但人群憑感覺，已知悉他的惡意。各人嚇得渾身不自在。只好緊挨在一起，向高橋上士望望，又把眼光轉向那臉龐清癯的張權。

張權沒有辯解地，只把眼光望向地上。那是濕爛一片的草架。人們早已把大部份青草，踐踏得奄奄一息。

「你與我一樣，都發現，這山陵上，有不平凡的動靜，是不是？」高橋上士盯望着張權。他連鼻準都沾滿了雨水。

「感覺是有一點，軍長。這山嶺上，實在太靜了。或者，那裡蟄伏了一批凶猛異獸吧。那是說不準的！」張權有點艱澀地砌詞說。他的臉因撒謊，而現出尷尬的模樣。

「嘿，嘿！」高橋上士把腳上的軍靴互碰一下。發出嘹亮的聲響，使張權和衆人，都有點心悸。張權更是心虛得不知所措。他只能借助強裝出來的鎮定，使自己看來無愧於心。可是，高橋上士的眼光，却使他臉頰隱隱麻癢。

「我對你實在失望，張權！」高橋上士竟然滿腔感情地說。「我們都是一條道路上的人。或者說，我們都乘搭着同樣的一艘船——」他望着張權，發現他沒有反應，只好喟嘆地續說，「昨宵我們經過了驚魂的一夜。使我體察到，我們憂感與共，生死同一！那是說，我們日本軍人，和你們是繫在同一命運上的。我們，接着下來，會遭逢到巨大的戰變。我不知道，這一次我們，是不是還像昨宵一般的幸運。在最困厄的時候，竟然絕處逢生！」高橋上士低沉的語調和黯淡的表情，使人相信他的話是誠摯的。

張權的心一直往下沉。他用眼梢瞄了山陵上的亂石。那石塊像是醒活起來似的，在清雨飄飄的山峰上蠕動。張權知道，那只是一種錯覺。但他知道，那亂石和荒草的幽深處，的確是隱伏了一重軍事力量。只要他們一有舉動，那麼山路上的日軍，明

顯的會變成俎上之肉！甕中之蠶！他的神情，像狂亂似地，顫抖着唇肉，說不出聲來。

高橋上士凌厲的盯着張權。張權突變的神色，顯然讓他找到了期待的答案。他淒然苦笑一下，正欲說些什麼，張權已吞聲地說：「軍長！——」高橋上士忙舉起右手，作勢止住他說話。張權眨着呆滯的眼光。高橋上士則酸澀地說：「張權，你的表情，已經告訴我一切了！」

張權掙扎似的，煞白着臉說：「可是，軍長——」

「我都知道了，張權！」高橋上士抬頭，環周地顧望了四邊的山峰。風和雨間歇性地，在蒼穹上飛舞。「他們真的無處不在哦！」高橋上士不由自主讚嘆起來。只是他哀音似的聲調，聽來使人渾身不適。

衆人一時不明所以然的，對高橋上士和張權，頻頻佇望着。草褥裡游曳着一條小花蛇。但衆人也不欲驚動牠，只望着牠，油滑地鑽入地洞，而終至身沒不見。

張權決定緘口不言的同時，高橋上士轉身，抬步向軍車處走去。他回頭，有意地對張權說：「其實。我寧願山崖上，隱伏着的是，一批凶猛異獸。而不是他們！」說到這裡，一陣風寒兜臉而來。高橋上士竟咳嗽起來，不住地搖着頭顱。他望向張權的眼睛，竟出奇的含着淒苦。

張權和人衆偎在一起。他感到人體的溫暖，在相互交流着。可是，他却能體會到高橋上士內心的寒凜。高橋上士忽然對張權說：「我仍然要對你說，我喜歡你。中國人！」他開着淒苦式的玩笑。然後，用手撥了撥眼簷下的雨珠，說：「說也奇怪，你們這裡的雨，是鹹的！我很不喜歡。我家鄉的雨，却是甜的。使我魂夢以繫！」他像是一個演員似的，向天空作了一個舞蹈式的手勢，口中吞了一注雨水。然後神經質地哧笑了幾句，才向軍車處步去。

張權思潮起伏的，整個人半癱瘓地靠在印度人中國人的肩膀上。他對這個心理複雜的日本軍人，不知是憐憫，抑或是同情地，對他用關切的眼光目送着。也許，這一場戰爭，使智者變成愚者。使正常的人變成瘋狂了！

張權發呆的神情，使他旁邊的中國人，不無好奇的對他問說：「他，對你說什麼呢？」問完，他緊牢地盯望着高橋上士的背景。其他人也窺窺地細語。大家都方才，注意到高橋上士那種淒然的表情。好像從昨天早上起，衆人從來沒有，看到過高橋上士，有過這種淒苦和無奈的神情。他方才對着虛空飲雨的形態，稍為敏感的人，不只感覺到他的悲

涼，簡直感覺到他的絕望！

一臉青俊，這時候兩腮上凸出鬚根的印度人，接近張權說：「我聽不懂你們說什麼。但是，可以預料，這一定是一件災禍的開始！」他滿有自信的，抬頭瞭望了，晦氣沉沉的山巔和蒼穹。那刺刺的樹擊聲，使人產生一動驚魂的感覺。另外一個骯髒的印度人，則很不瞭然他們的隱語。他像受到了他倆的排擠，很不愜意的眨眼睛。

張權回身望望各人，這一批和他共生死的同路人，此刻除了露着疲累的眼睛，和逐漸又是飢饉的臉容。各人都像是預料到災禍似地，只向張權投注祈求答案式的眼光。張權只好對大家說：「日本人並沒有向我吐露什麼。倒是這位印度朋友，他說，他預測到會有災難來臨！」張權在衆人騷動般的絮語中，才猛可發現，經過兩晝一夜的折騰，各人滿腮頰都釘滿了髮髭。各人一瞬間，顯的憔悴和深沉多了。進那個俊秀的印度人亦然。他上唇的唇髭濃密的多了，其中還摻拌着銀白的髭根。張權好像對他並不太熟悉似的，用奇異的眼光向他打量。他搖了搖頭，實在不能肯定。這個印度人，是本來留有短髭的，或突然兩晝夜間冒兀出來的。他感到，自己神智越來越不清了。耳畔只聽到人衆在紛紛揣測。有人越來越肯定，他們已在抗日游擊隊的包圍中。四周肅殺的氣象，益使人感到草木皆兵！雨絲惱人地飛旋，草褥裡竟然出現了幾只青蛙。牠們在惶恐地跳躍着，嘴裡咯咯地嚙鳴不休。在牠們的背後，緊追着兩條花斑的小蛇。牠們瞬間即攫住了幾只青蛙。蛙鳴還來不及叫嚙，蛇口已把牠們的頭顱咬碎。一重極其難聞的腥臭，在絮雨中盤升。接着，是不迭的蛙聲淒叫！

這一幕很有象徵的弱肉強食，在各人愁嘆的同時，在活生生地在各人的面前搬演着。衆人繃緊着臉，煞白煞白的翻弄眼珠。張權望向留着唇髭的印度人。後者無奈的聳聳肩，像說着私話一般，低語說：「聽天由命吧！」

張權像對着一個知己朋友般，用手輕拍了印度人的肩膀一下。微笑頷首，表示瞭解的意思。那另外的印度人，很不習慣他們的默契。他踢騰着草絮在發洩他的惱恨。

軍車上的日兵，匆匆走向正在觀審地圖的高橋上士。後者已被雨勢淋了通濕。這時候，他才與其他日兵一樣，各人披了一件厚重的膠質雨衣。走近他並作報告的，是電訊員日兵。他用惶急的語氣說：「軍長。總部有特別指示！」高橋上士已意味到了不幸，連忙追問說：「快報告！」日兵吞嚥了一下涎沫，用無謂的動作，沖和了一下內心的恐慌和激動，說：「總部告示，來增援的部隊，在叢林大澤中，被抗日游擊隊襲擊。他們的行程受阻，至少

要四、五小時之後，才可以開抵本區——」日兵一口氣地覆述電文。

「真糟糕！」高橋上士有點失態的迸出聲來。其他的日兵，套在雨水裡的軀體，煞那間像潑了涼水，微微發顫。

「電文，繼續指示。我們最好迅速暫離本區。情報的資料顯示，此區的抗日游擊隊，有優良的軍事配備。他們破壞一連的軍隊力量！」日兵雖然有條不紊的作着報告。他的嗓音却是顫抖不穩的。他隨着說話，眼睛却和衆日兵一樣，向山崖谷處上游顧。各人的心房，忐忑地躍動不已。

「我真不明白——」高橋上士審望了地圖上的紋綫，說：「這叢林大澤的地方，是屬於緬甸國境的區域。那些游擊隊，怎會在那個地方活動呢？真的不明白——」高橋上士推托一下軍帽說。他的眼睛，也本然的佇望着四向的山峰。

「電文很不清楚，軍長。我想，那說不定是一些，殘餘下來的英澳軍，或者印度軍，組織起來的抗日部隊吧！我們習慣上，統稱他們是抗日地下軍，或者，乾脆稱作抗日游擊隊吧！」電訊員日兵是知識饒富的軍人。他詳細的解述着。高橋上士領首，表示明白，並對他投以嘉許的目光。

「軍長，請發下指令吧！」這次開腔的，是那個眼眶哭得紅腫的戴眼鏡日兵。他的鼻腔下，仍垂着兩道油滑的鼻液。他不時地望向，那懸掛在樹樑上的日兵屍體。幾只冷酷的蒼鷹，已先後啄食着，那血肉模糊的殘屍。

高橋上士向他就望了一會，微然的噓了口氣，用堅強的口吻說：「快令各人等，集中在軍車上。我們即時，離開這個地區。待總部新的指示下來，再作新決定！」

「是，軍長。我們將繼續上路，是不是？」駕駛員日兵亢奮的說。他實在不願意，憋在這個使人無法心安的所在。

「嗯，我們還儘快赶路！」高橋上士下達了明確的指示。他的話方完，戴眼鏡的日兵，已把人衆催促着上車。張權和衆人一般地，緊挨着彼此的軀體，腳踢着地下的泥濘。步伐有點艱難地，向軍車上攀登去。張權在雨霧中，胃臟有點不適地抽搐着。他像是受了點風寒。兩頰泛白，唇色泛紫。他蹲坐在車末端，微細地喘氣。在他的身畔，除了兩個印度人外，挺立着一座中小型的炮台。一排連綴的炮彈，搖晃地垂掛在炮身上。那種金屬特有的光芒，使人不敢直目的瞪向着它。印度人好奇的撫摸了一下炮台，亮出黑牙說：「這傢伙，其實是滿可愛的！」他的幽默，並沒有得到預期的反應。衆人都是一式的愁罩着臉。雨擊着篷帳外，聽來竟似音樂般的和諧。不知是誰，竟然把頭枕在同伴的肩胛上

，微幽地打着呼嚕。竟然瞬間即瞌睡起來了！

「我們，真的能夠，離開這裡嗎？」印度人蠕動了一下唇髭，對張權不無疑惑的問說。張權渾身都有酸痛的感覺。他感到自胃臟，沖起一重酸液，使他喉膈裡一陣難過。舌根上的創口，像被撕開了傷縫，一下子自唇邊溢出了血來。他感到血原來是鹹的。他的嘴角都沾滿了血絲。

印度人旋即，發現張權臉泛痛苦的青白。嘴角四周都漫染了血漬，他未免驚詫的問：「你怎麼嘛？中國人！」其他人也注意到張權的異狀。幾個本是瞌睡的人衆，也掙開乾澀的眼皮，用疑惑的眼光，顧望四周。顯然他們在怔忡中，以爲是發生了什麼事故！

張權微弱地，擺動腦勺說：「我看，我是病了！但那不妨事。我很快就會好的！」他說完，用手抹抹自己的臉龐，彷彿這樣，可以使他稍爲清醒似的。

兩個印度人，都很關切的，再用和煦的眼光，佇望着他。張權頓時，想到自己嘴角上，染紅了一片血絲。他愧疚地，用手掌揩去了一點，才說：「我的舌頭，被擦傷了。說話有點困難——」他這時候，才感到舌根麻痛得難受。

兩個印度人表示瞭解的領首。車上人也重被雨聲，催眠得神智恍惚。這時候，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的家裡，享受那溫煦的被暖，那該是何等悅樂和逍遙的事呵！一下子想家的情緒，又是汹涌般溢滿各人心頭。張權早已滿眼都是淚潮。他抽搐着鼻子，強抑着不讓淚水往外流。可是，他越是抑制着的淚水，却一個勁地，溢滿臉頰，向頸臂處流去。旁人一時也看不清楚，他的臉上，究竟是淚水沖和着雨水，或雨水沖和着淚水。天外陰風颭颭。車聲麟麟地，向前移動着。車前的駕駛室頂，已守立着那電訊員的日兵。他正把撫着，那挺晶亮可怖的輕型機鎗。車末端攀登了那個戴眼鏡的日兵。他把炮管晃向晦暗無光的山叢。在那高遠的山崖上。樹影和雲影交疊在一起。遠遠看去，十足在天穹上撒下一群兵將。他們乘搭着雲頭，冉冉地向人間降臨着。但一陣風嘯，又把一切幻想吹散無踪。

戴眼鏡仍然守望着山野上下的動靜。他哭腫了的眼皮即使隔着一塊鏡片，也赫然可見。車子緩緩移動時，他和衆人一樣。感到站姿有些不穩的，需要攀扶着車廂的圍桿，以平衡着身體。他和張權靠得極近，彼此有意無意的眼光相觸。張權無意和他說話，只好把目光游向車外。日兵竟然一手攀扶着圍桿，對他操着日語說：「真想不到。中國人，我們竟會相偕在一起！」他第一次創出苦澀的笑容。這是張權和衆人，首次接觸到的，戴眼鏡日兵的笑意。衆人有點受寵若驚起來，紛紛望着彼此。張權

也不願意多說地，只是擺擺手勢說：「真對不起。我身體不舒服。不便多說話！」他兼且指涉了一下自己的口腔，伸出了血紅的舌頭。很抱歉的對他苦笑一下。日兵向腰望着他的臉龐，用略帶誇張的口氣說：「哦。是受傷嗎？」他不待張權回答，逕自的說：「難怪啦。臉色這般的難看！」張權沒有再說話。他注意到，車子的引擎有些故障的，發出一陣吱嘎的聲響。車後的氣管，噴出了一重廢氣。車聲有點刺耳，難聽得使人心肺發悶。張權還清楚的聽到，高橋上士宛似在發牢騷。他不知在咒罵什麼。駕駛員日兵，則不住的向他致歉。天洒下來的雨豆，淅瀝的更使人愁悵。

(八)

車子好不容易向前移行時，車上人才發覺，車廂像座墊一般，在泥濘的路面上跳躍。衆人驚惶無措中，只聽到天空外，劃過一重嘹亮的轟鳴聲。那聲音的尾梢，跟着是一下震耳欲聾的炮響。全車人都突地，驚呼了一聲「呵！」。呼聲甫了，又是一陣陸續的轟鳴。人衆兀地感到天地黯淡起來。舉目望向野外，才見到一層濃煙，向雨天上擴散。車子這時候，往山路的泥潭裡衝去。一個不能收煞，全車半側地，偎靠在山壁上。車內人在叫，日兵也在叫。緊接着，驚天動地的，車頭駕駛室上的日兵，瘋狂地開動機鎗，向山崖上的亂石推開去。彈聲軋軋的，令車上的人衆，除了驚懼，就是猛猛地淌汗。張權身畔的日兵，也在舉動着沉重的炮管，向山崖上的雜草處，胡亂地發射了幾炮。炮口噴發出來的煙氣，使人鼻嚏兼噴淚。日兵用最粗鄙的口語，在咒罵着。張權只聽到他罵：「天殺的抗日份子！我要殺光你們，報仇！——」以後的話，都是不堪入耳的咒語。張權一瞬間，想到他說的「報仇！」大約就是指那個被炸得稀爛的塌鼻子日兵。此刻望向山溝下，濛濛的雨態中。那個無頭的血屍，已被一群貪婪的蒼鷹圍攏住了。

高橋上士在駕駛室內，伸出鋪滿汗油的臉孔，對所有人說，他用的是馬來語：「快！所有的人，向山崖下躲避！」他說完，自己即逸出車外。外面一時間，充滿了炮彈爆炸後的濃煙，也有彈片及泥沙濺向車廂裡來。一個中國人肩胛處被彈片所損，鮮血像水喉般射向四周。一個馬來人泥漿潑的滿臉都是。只有一雙眼睛，在泥巴裡洞開了兩個窟窿。

張權在天翻地覆的轟炸中，抬頭望向崖巔上。看到原先是一叢荒草的所在，凸出了幾只晶亮的火炮。炮管連迭的開動着，噴出的煙氣，像花綻似的逸向四空。在軍車前後約廿丈左右，盡是彈炸的凹坑。坑內冒着微弱的白煙。甚至有些木屑被火燃着。在一亮一滅的閃爍着。

「那是幹什麼？他們只向軍車的前後放彈。爲什麼不乾脆把軍車炸毀了？」兩個印度人交迭在問，也不知道是誰，在說這樣的話。他的話未完，車後廿丈外，又是一顆炮彈炸開。漫天都是煙霧，連山巔上的景物，都依稀不辯了，只能見到炮火開動時，一閃一耀的火花在跳躍。

張權和衆人，一起小心翼翼地，向軍車外攀下去。整輛軍車像發着瘧疾，在渾身打着顫。日兵托不住往鼻準下滑動的眼鏡，用沙啞的聲音咀咒，並連續的向山上開放。連對山的碉堡內，也相繼的傳來了鎗聲。只是炮彈和機鎗，都只向軍車的周延發射，沒有一顆彈藥，是發向軍車上的。軍車雖然震動不堪，但現下仍然是安全的。

張權和部份人衆，匍匐在軍車的車底下。人人都沾滿一身的泥巴，也被無比巨大的恐懼折騰着。張權自語地說：「我明白了，他們是要逼日本人離開軍車！」印度人等不解的向他就望着。張權勉強解釋說：「當然，他們也許是逼我們離開軍車！」他知道自己解釋的並不清楚。只好聳聳肩，向各人致歉的微笑一下。印度人之一揩拭着臉上的雨水和泥污，說：「他們是不是要劫車呢？——」他的話還沒說完，車頭外又炸了一顆炮彈。彈屑滿天飛舞，敲擊在車前擋風玻璃上，傳來一片瑣瑣的細碎聲。這時候，炮聲隆隆下，仍可聽到高橋上士的喝令聲。車前車後的日兵，仍在發狠的還擊。機鎗和炮響雖然射向着山崖，但是對方的人影毫無所見。只能看到，在雨霧和煙罩下，有至少十挺的犀利炮管在射擊。山頭對面的碉堡，也是噴出炮火，那裡面的，不住的閃動。剎那之間，不免讓人看到，那是黃膚黑髮的中國人。

炮火連續地開動了一段時間。四周盡是刺鼻的煙屑，把眼前的景緻，完全掩沒了。張權觀眼望向四周，才肯定的說：「趁着現今視覺受蔽，我們向山崖下奔去吧！」他說着，率先爬出了車底，在低角度下，向四周游顧一眼。此時日軍的炮鎗仍然不絕，但對方只肯炮炸軍車前後十丈的所在。炮彈爆綻時，所引起的震懾力，使到人衆無不心胆俱裂的，連口涎都嚇的自口腔內洩出。

張權和人衆，面對着滾滾的煙燄，也不知道如何進退，只好呆呆地，望向那陰沉沉的崖腳。但衆人都沒有勇氣奔跑過去。四處都是嗅着令人鼻酸的彈藥味。張權在另一濁重的炮響後，聽到高橋上士在發令說：「快向總部電訊。我們受到抗日份子的攻擊！」也許他的話，使那正在操縱機鎗的日兵聽不清，高橋上士半帶懊惱的，重新發令一次。日兵誠惶誠恐的鑽進了駕駛室。他胡亂地調動着電訊機。電波的聲調起伏響着。那挺機鎗却由駕駛員日兵操持。一陣驚心動魄的鎗響，又如潮水般湧湧過來。

。電訊機接通之後，日兵在作着緊急報告。高橋上士則蹣跚着腳步，自煙屑騰騰中，走向軍車後端來。他的出現，使衆人都震悚的喉骨搖動。他這時候，上下軍裝都濺滿了鮮血，他臉孔煞白，雙眼昏沉，唇色翻成朱紫。走路的姿態，在微顫中，帶着難忍的痛苦。在他輕慢移動的腳步下，一滴又一滴的鮮血自手臂下，洒向泥濘邈遠的地面。他那死灰的樣相，使看到的人，立刻溢起行屍的感覺。但他是個活人，嘴唇在蠕蠕地動，眼皮在風刺下，仍會本能的要動。

衆人耳鼓裡灌滿了隆隆的炮鳴。四處皆是炮霧。高橋上士兀然的浮現在煙幕內，衆人皆駭不成聲的，彼此迅速交投了一下眼光。然後不知是誰說：「他幹甚麼？渾身都是鮮血！」接着又是一陣炮轟，四周的煙氣旋又濃厚起來。高橋上士緩慢的走近人前。衆人才看真切了。原來他的肩胛處中了一彈，傷口翻露着肉紋。鮮血洩然的，自右手臂上洩下，一直把潮濕的地面，潑成小小一團的血池。他站立的姿態，雖在痛苦痙攣中，却仍然是保持着軍人式的威嚴。他極力喘過一口氣來，才用愁淡的目光，射向一臉霜白的張權。他說：「中國人！我們又要吃盡你們的苦頭了！」他淒然的一笑，舉目望向山叢上的炮光。那裡仍然看不清人影，但炮火却是密集。他們明顯地，是要逼日兵及人衆，離開軍車。那車上有他們所需要的軍用物質嗎？看來這事頗有蹊蹺。但張權自然不能問高橋上士，衆人也莫明究竟。這車上，彷彿裝載了某種軍事秘密，他們山上的人，決計要得之而後甘心！那會是什麼呢？

張權瞬間間，腦門內翻騰起幾個問題。他對高橋上士哀矜地，望了又望，但又不語言。二人忽然覺的，彼此像是洞悉對方心意似的。後者自鼻腔裡「嘿，嘿！」兩聲之後，用悲涼的語氣說：「也許，我們真的不該，來這個地方，是不是？」他的話雖說的隱晦，但張權明顯地，聽的懂他的意思。他在這個時候，炮火連天的山崖下，實在也不想再多說話。他能說什麼？難道要他撫慰這個野心勃勃，南渡侵略的日本軍國主義者！

高橋上士流血越來越多，他的身子略顯不穩了。他本期待，能有人給他的話予答覆。但張權沒有。他很瞭解這個中國人處境的尷尬。他只能輕抽一口氣，用左手覆按了一下右肩胛上的傷口。他這個動作，使張權赫然的發現，他的肩胛濃稠血漬中，竟是嵌刺着一片雪亮的彈片。被戳的部位，讓彈藥灼的血肉模糊。仔細的一瞧，可見到白森森的肋骨，埋在混濁的血漿裡。張權和衆人，一下子都看清楚了。大家都被這可怖的景象，嚇得連連吐氣。各人都有一種嘔吐的衝動。沒有一個人，願再抬眼再望高橋上士一眼。張權也不過「哦！」了一聲。他

仍然沒有開腔說話。

「他們異想天開，要攫取大日本皇軍的實驗設備。嘿！——」高橋上士強忍着痛苦，抬眼瞄向山角上的炮火處。這時候，響聲已告疏落。山上不知何故，也收斂了攻勢。望上山巒各處，煙屑已微然淡去。雨勢也隨之斂止。

張權警覺起來，不由的問說：「軍長。他們要，得到什麼？——」他認真的問，臉色也流溢了一絲酡紅。

高橋上士陰惻惻地瞅望着他，說：「你總算，開口說話了。中國人！」他說着，有意地抬頭，向車廂內的內端望去。只見那裡陳置了，幾只繫着暗綠色的箱子。上面用油漆寫着日文句子：「實驗用具，小心安放」。張權到現今，才知道這軍車另有要務。他們除了運送俘虜，另外也送一批，顯然有軍用價值的物質，到某個軍事基地！

張權透着疑惑的眼光，向高橋上士眦望着。後者也不理會他，只是伸出微顫的左手，抽出腰脅下，那支巨型的，有驚人殺傷力的短鎗，握在滿綴血絲的手掌裡。他這一舉措，難免令張權及人衆，無不駭然的對他瞪望着。衆人連氣也不敢喘地，望向他那灰黯的臉龐，和他那握着，却巍顫不休的短鎗。大家以爲他要開火。連張權也驟感事變似的，張開毫無表情的口腔。對高橋上士和他的短鎗盯望着。

高橋上士却和煦的對衆人說：「你們，統統都靠在崖壁下，保全你們的性命！——」他說的自然是馬來語。旋即又以日語對張權說：「你不必知道的太多。張權。戰爭是沒有理性的。我已深察到了這一點！」他晃晃鎗枝，對衆人再次溜望了一眼。那種神情，宛似在向親人告別一般，在黯淡的眼瞳裡，溢滿了淒楚的難情。張權幾分憐惜地，看了看這個染滿紅血的日軍，再看看車廂內，那幾只神秘的箱盒，他嘴唇蠕動了幾下，才沉聲地說：「我想。我真的不宜知道的太多！」他的聲末充滿慨嘆。

「的確是，張權！」高橋上士也許是傷痛得難支，雙肩已開始發顫。他明顯地已不能自制了。他咬着牙說：「讓一切，都隨着噩夢而去！」他手揚起短鎗，向天空舌舔了一星雨絲，神情怪戾地說：「我這樣的話，也許你會不明白。但很快，你會相信我的，張權！」高橋上士舉起短鎗，毫無意義的虛晃着。連車上兩個把持機鎗和炮台的日兵，也住了手，向高橋上士發楞地瞪望着。說也奇怪，天地萬物竟在這一瞬間岑寂起來。好像受到一種神秘力量的感召，連風嘯和虫鳴，都這一刻間拌雜着淒愴。

張權似乎已聽懂了，高橋上士的話意。他無奈的對後者說：「軍長，噩夢很快就會過去的！」其

他的日兵，已感到氣氛有異。他們望望高橋上士，只見到他全身已罩滿鮮血，臉色像要轉入死亡般可怖。他們又望向山崖上。那裡仍然不見有人影。只有草木蕭蕭的，盡是一片愁煞之情。高橋上士突然舉鎗，臨空發了一彈，「砰！」地擊碎了四野的岑靜。他並且用英語，對眾人吆喝著：「你們，快向山崖下避去，快！——」他忍着傷痛，發出了一陣淒喊。眾人錯愕間，竟相競用快捷的步勢，向山崖下的遮蔽處遁去。張權也和眾人擠在一起。地上的泥濘，被各人踢騰得四濺。各人本是骯髒的身軀，一霎子竟變成了泥人，各人緊偎著對方，在一微凹的崖壁下躲避。這裡是一個天然的遮棚，把風雨都遙隔在外面。但各人都鼻嗅到一重難聞的腥臭。抬頭仰望，才發現這是一個蝙蝠窩，有成千上萬的蝙蝠，在倒懸著身子，作著晝寢。有些還不住的半睜著紅眼睛，向人眾瞅望著。一部份還在拉屎，把各式稀爛的糞便，向人們的頭上臉上濺來。眾人在揩拭中臭罵著。也有人在說：「這許多蝙蝠，如果一下子向我們襲擊，我們還能夠逃生嗎？」這個人居然有如許的聯想力。張權禁不住，向他投注了好奇的眼光。那是一個中國人，未屆中年却兩鬢發灰。額上的條紋，使人對他遙想到某種哲人。那種善於思維的人，無不是那樣充滿衰老和龍鍾態的。

那人被張權瞅望著，臉頰上微紅，連那些難看的鬍鬚也蠕動著，說：「是我說錯了嗎？噢！」他的語氣充滿著歉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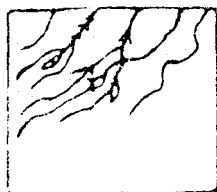
「自然不是，這是有可能的！」張權仰臉望向懸懸掛掛的蝙蝠。其中有些還在嘯叫，牠們伸出瘀紅的小舌，像是靈蛇一般的躍動。張權兀地感到臉頰一涼。一堆又冷又熱的蝙蝠糞潑在他臉上。他不得不氣惱的咒罵了一句，隨即用手向臉龐揩拭。印度人掠了一下唇髭，對張權說：「如果牠們一下子受到干擾，發出了狂性，是一種絕大的禍害！」他極為仔細的說。並用手戳向崖壁的內裡。那裡鋪滿粗厚的苔蘚，也流溢著細碎的山泉。在那裡一叢亂石上，赫然倒斃著一只野牛。牛頭上七孔流血，連眼珠都被啄空了，只剩的兩只血淋淋的窟窿。牛屍上匍匐著一群蝙蝠。牠們各自撩動蛇活的小舌，在向野牛身上吸血。幾只蝙蝠活生生地，撕扯著野牛身上的肉塊。發出的聲響，使周圍聽著的人，都感到神經梢有被絞扭的痛楚。張權輕緩地，強制住舌根的麻痛，說：「如果牠們襲擊人類，那會是一場無比的災難！」他旁邊的人，也隨即想象到可怖的一幕。一群亂性的蝙蝠，猛地向人類施擊。那種呼天搶地的慘嚎，兀地在各人的耳畔裡響動起來。有人警惕地說：「倒不如，我們另覓一處躲避吧！」可是，眾人彷彿沒有聽清楚這種建議。大家都仰頭

，就望著那崖頂上，奇觀似地，掛滿數也數不清的蝙蝠。牠們洩落下來的糞便，竟像雨點一般，在霉濕的地面上。響著一種撒豆似的聲音。

張權正在嘆氣沉思的時候，那原本歪靠在崖腳另一面的軍車，這時兀地，憑空在駕駛室內，升騰起一重煙霧。接著吐出火苗，整座駕駛室都陷在逐漸旺盛的火幕中。一種極其難聞的汽油味，在清冷的空間擴散開來。火勢竟隨著風湧，一下子連篷帳頂，都燃起了一叢火花。眾人突逢此變，不免相顧失驚的，口中囁嚅，說不出話來。張權像從夢境驟醒一般，連連向身畔的印度人，探注詢問的眼光。他似乎不相信這竟是事實。一輛日本軍車載著四個日本軍人，而它竟然自行火化起來。這真的是一場噩夢嗎？張權倉猝中，忽然想起，高橋上士那悲憫的語氣，他好像說過「一切都隨著噩夢而去！——」這時候，張權已全然瞭解，他這句話的蘊意了。所謂的「噩夢」，大概就是眼前，這逐漸如球狀，逐漸向天穹飛舞的火燄了。他這一刻，在腦膜裡，閃耀過高橋上士那一臉頰唐的表情。連他那握著短鎗的手掌，也像他上下身一樣，被血潮緊緊地包裹著。一種求死的意志，使想到的人都感到心悸。

崖壁下的人眾，各人在紛紜的議論著。大家一致認定，四個日本兵也陷在火堆裡。那個馬來人遙對火霧，作手勢禱告著並說：「願真主庇佑你們吧！——」他這樣一說，其他的人，也完全相信，日本軍人都被火燄吞沒了。印度人倒還鎮靜的，他輕掠了一下唇髭，噓了口氣，說：「他們是自毀了，是不是？」當然沒有人會回答他，連張權也發呆似地，身子向人群外移去。他很想知道，那四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埋身在火融裡？他極可能，對高橋上士懷有一點真感情。如果他不是軍人，他倒很想結交這個日本朋友！

張權正把身軀，向人群移動時，軍車內竟連迭的響了三下鎗聲。在火勢逐漸燎旺的車廂內，竟撲出了三個，渾身都被火焚的日本人。他們的身上都燃着火，夾著一重腥臭，在火化下揮舞著手勢。他們襯在火光下的臉龐，痛苦地扭成曲狀。連五官都滲滿汽油，髮梢上騰躍着火勢。他們除了喉膈內悶哼外，全無呼喊或求饒的聲氣。三個火人，迅速地倒撲在軍車外。他們輾轉在泥濘的地面上，發出了沉悵的呻吟。然後四肢打挺，作了一聲長嘯，人被火燄蓋沒了。只有一灘鮮血，自各人的胸膛裡流出。但鮮血也旋即被火浪舔乾，四周蒸發起一重屍焦的鹹腥味。



* 春柳

* 風訊

* 今期的蕉風，可謂為小說的豐收期。除了長篇連載小說『紅塵』之外，本期尚有四篇短篇小說及一篇小小說。正如上期風訊中所引述源中映君的見解，「小說是最具魅力對作者的寫作能力的挑戰性也是最大的文學體裁」，我們很高興的看到有越來越多的作者願意接受此種挑戰。

* 『紅塵』的正確字數應是五十二萬一千字，目前已刊登了大約十八萬字。以幅度來說，此書將是新馬華文文學中最長篇的長篇小說創作。至於它的文學地位，則有待全書刊完後，等有心人來作評了。無論如何，在新馬此種缺乏文學氣候的環境中，有寫作人肯堅守職責之所在，不懈創作，確是應該得到我們的尊敬的。

* 源中映果然是說做就做，今期又交來他的第二篇「吉隆坡上班族」小說。在談話中，他亦一再的強調，文學應該是關懷社會、批判人生的。或許，我們也可以在『夢娜方的芳華』中，去找尋作者的微言大義吧。

* 小黑是本地其中一位寫得最好與寫得最勤的小說作者。令我們覺得驚喜的是，從國外回來的公羽介，也是願意加入耕耘行列的小說作者之一。而寫『金珠的故事』的狂風沙，則是來自沙巴的新作者。

* 黃子與禿橡，都是第一次在蕉風發表作品。蔡聯源與凌如浪，也是可以讓我們期待的新生力。馬華文學之所以長青，皆因每一個時期，都有新人湧現。我們希望，不論是新人舊人，都要把寫作當作是終身的事業，視之為一場永不停止的奮鬥。

* 本刊稿費已發至365期，敬請沒收到稿酬的文友，速來信聯絡。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南洋美專校友第五屆美展

• 謝有錫

工商業發達雖然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物質的享受雖然可以滿足人的奢侈的慾望；但是社會不能只有外在的建設，人也不能只有表面的生活，社會的本質必須有它內在構涵面貌，人的本性也須附與精神活動。社會的內在建設及人底精神活動是根源於藝術的構成。

社會的進度帶來了文明的開豁，同時也促使文化的滋長，所以藝術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事。

南洋美專開辦歷經了四十多年，人事滄桑，但在堅苦艱辛經營下美專還是造就了許多美術人材。美專的功績，最主要的是帶動了星馬兩地社會對美術的正視和普及，同時也打開了美術繪畫風氣。從目前的景象觀察，雖然時局有所變遷，不單不影響藝術的進展，且有日趨發揚的傾向。



水田(水彩) 謝有錫

南洋美專校友美展

• 一羣

環顧當今大馬華裔畫壇，從事美術創作及美術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不少是出身自南洋美專，換句話說，南洋美專作為培養美術人才的搖籃，為星馬栽培出大批美術工作者。而這批美術工作者，大多數皆秉持着熱愛美術的一貫精神，從事各種美術工作，默默為推廣美術而貢獻一己力量。平日，或許各人皆為自己工作忙碌，而且遍佈馬來西亞各地，包括沙巴、砂朥越兩州。為了聯繫校友之間的感情，交流彼此的美術心得，南洋美專的校友成立了校友會，並決定每年舉行聯展，這不但能激勵校友的創作，增進互相切磋討論的機會，同時也可讓社會人士一睹南洋美專校友們這一年來的成果表現。

南洋美專創立於一九三八年，為新馬兩地首間美術專科學校，由校長林學大創辦，當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亂期間，他從廈門避難到新加坡，即看出新加坡是創造文化的好所在，因為新加坡在地理上是歐亞交通的樞紐，東西洋貿易總匯，各國文化皆能在此交流，加上本身的文物風光更具有南洋熱帶色彩的特徵，而且各族群居，構成多種文化風尚。林校長認為若能把這些文化特色加以融化調和，在創造美術的工作上當可組成獨特風格，於是下定決心創立南洋美術專科學校。美專創辦的宗旨是推廣美感教育，培植美術專家暨實用美術人才。設有中國畫系、西洋畫系、藝術教育系、實用美術系這四個畫系，所教授的科目除了中西基本美術技法，尚有華文、英文、教育原理、美術理論、音樂、體育、工藝等，使學生能多方面學習，打好藝術根基。另外也設有研究班，專為有志於美術者在課餘或業餘時自由進修，自行研究。

南洋美專創辦初期，由於當時南洋社會是處在一切以利為主的殖民地時代，美術風氣尚

未打開，故美專的處境相當難困，全校教職員連兼職者只有四人，學生則只有十四位，但在師生一致努力下，都有很可觀的表現。其中一名學生在新加坡校際展覽獨佔鰲頭，一鳴驚人，轟動藝壇，使全校師生更加充滿信心，並決定舉行第一次學期成績展，一來以廣宣傳，二來可售畫籌款以充學校經費，雖然籌款成績未臻理想，但南洋美專的聲譽却因此遠播，以致慕名而來報名研習者日益增多，學生包括有華、美、英、澳、捷克、印度、印尼、馬來、混種等各民族，使南洋美專成為一間真正是溝通東西藝術的國際性學校。

林學大校長對學生一向是愛護關懷，常勸勉學生用心向學，追求新意，並必須做「澈悟表達以求美」的功夫，這就是要以長時間不停的苦練、精練、死練等功夫來達到「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最高境界。他也常常引用禮記名句來勉勵學生：「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他要學生發揮非功利的藝術精神，多多做出革舊舉新的大事業。林校長也為學生寫下六大奮鬥綱領，要學生遵循篤行：(一)溝通東西藝術，(二)融匯各族風尚、(三)發揮廿世紀科學精神社會思潮、(四)反映本邦人民大眾需求、(五)表現當地熱帶情調、(六)配合教育意義，社會功能。

至今，南洋美專已有四十五年的歷史，栽培的美術人才遍佈各地，各盡所能地從事美術工作，尤其在美術創作上標立了「南洋畫風」，以南洋熱帶風光為背景，將東方及西方的美術融匯而成獨特的風格，對馬來西亞的美術造成不小的影響，為本地美術創作掀開另一頁新樣貌。



山巒（水墨畫）

呂介文



癸亥年仲夏月
陳明煌

荷花與麻雀（水墨畫）

陳明煌



補網（水墨畫）

周國祥



悠閒的午後（水墨畫） 曾昭承



遺跡（水墨畫） 黃乃群



幽鳴（水墨畫）

謝忞宋



殘荷（水墨畫）

陳運隆



亂世餘生 何溪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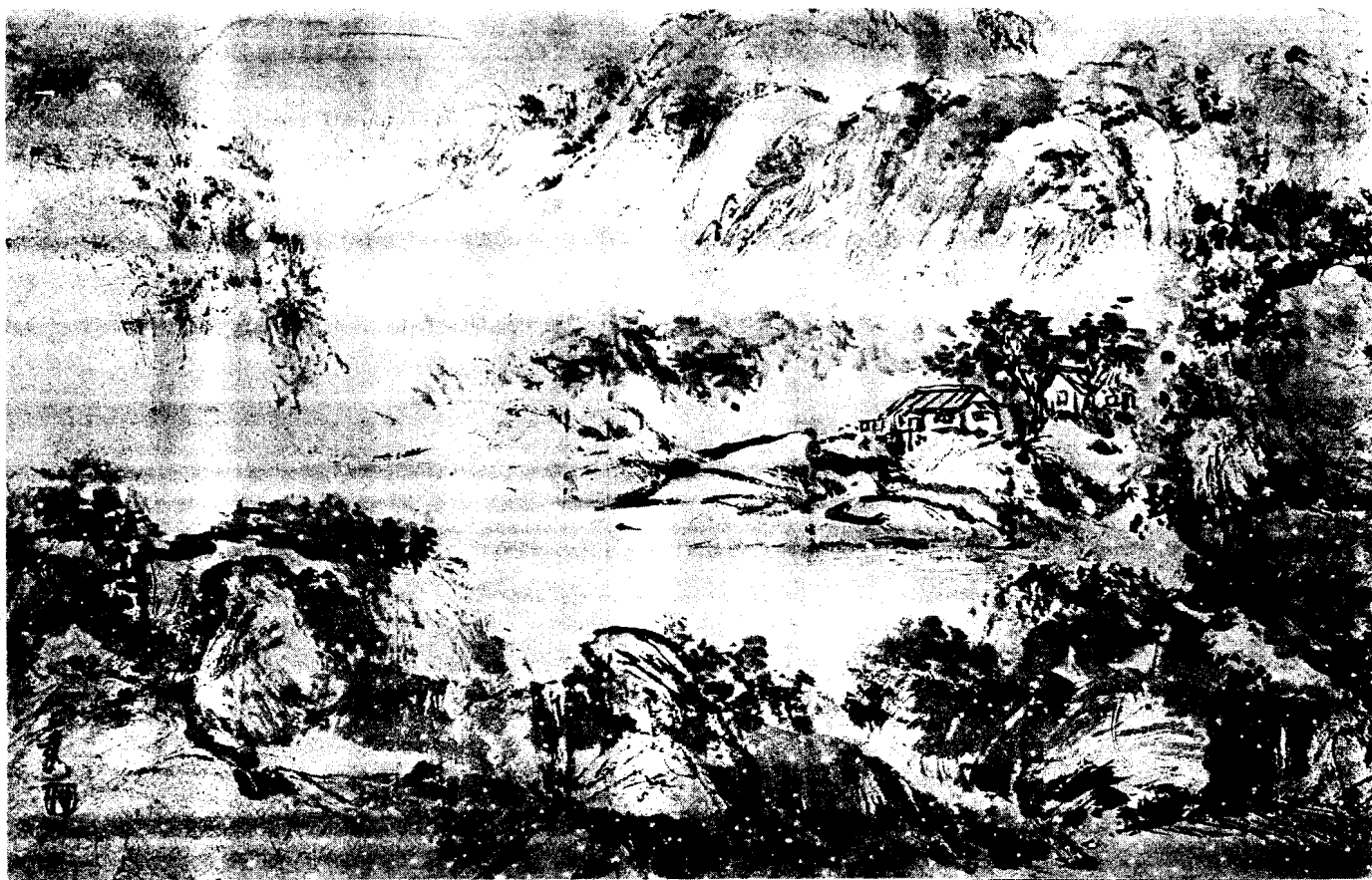
同心協力 黎彰傳



雲頂（水彩） 張耐冬



雲頂（水彩） 謝有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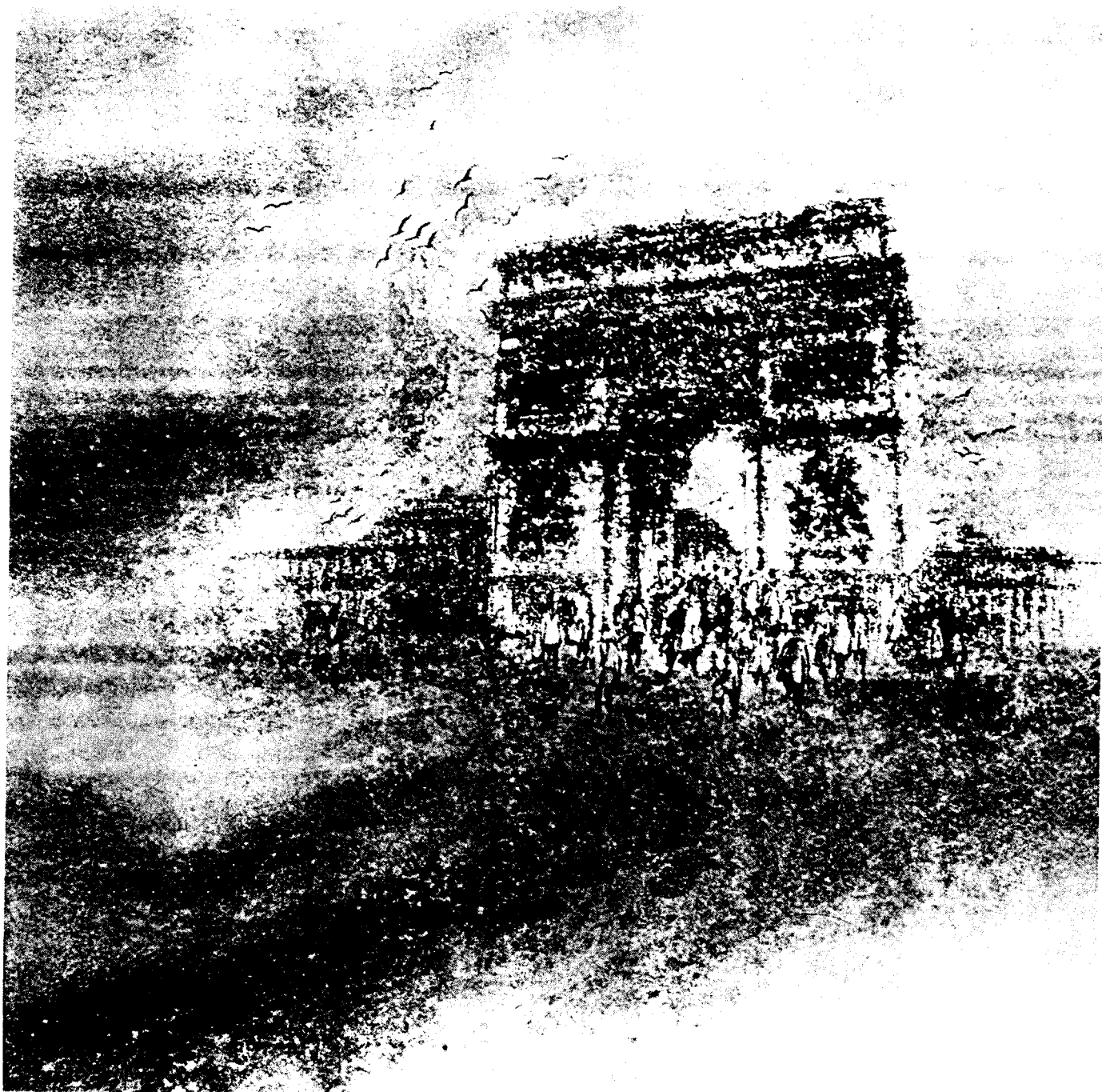
綠村（水墨畫） 莊金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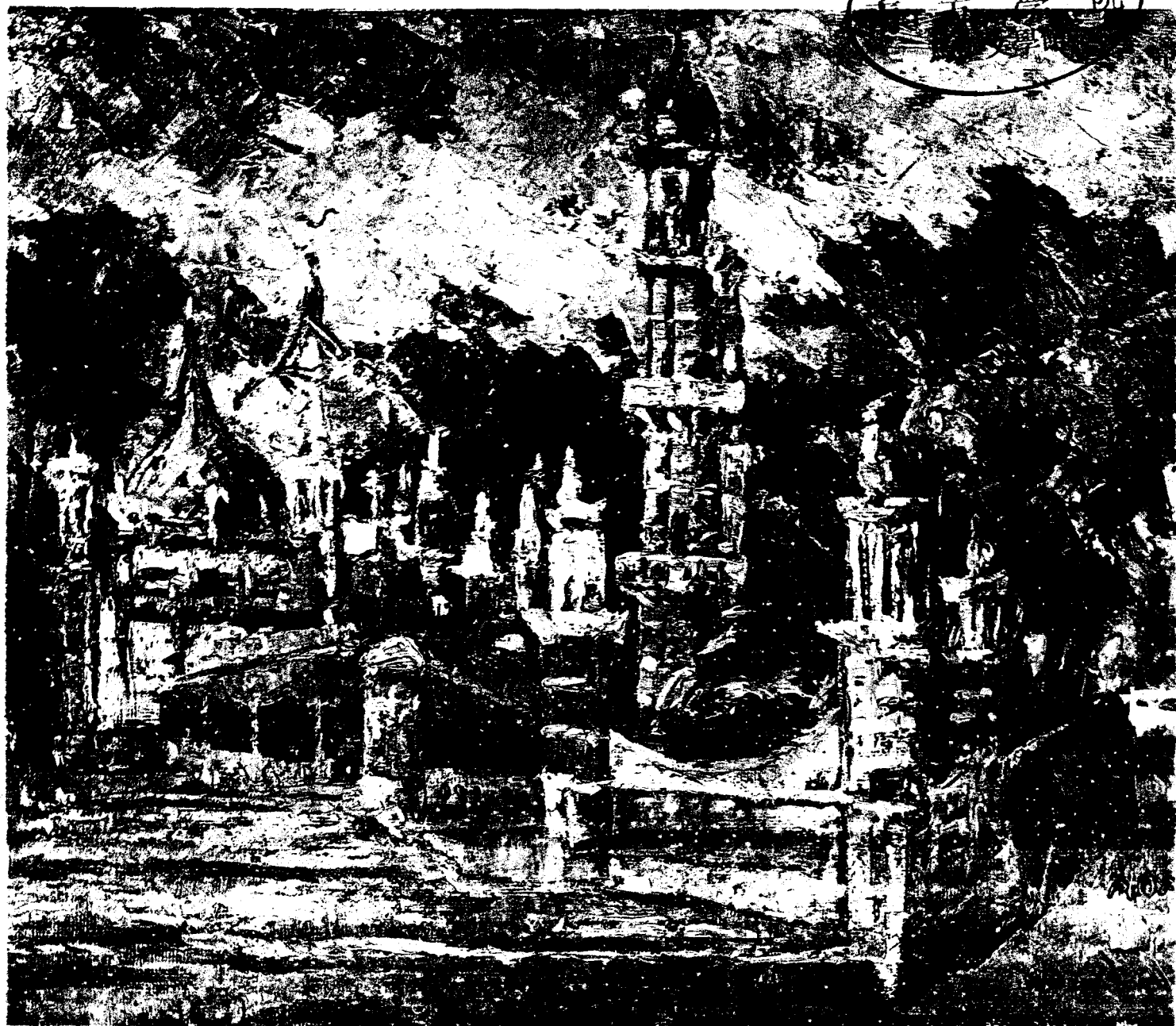
鄉村一景 余斯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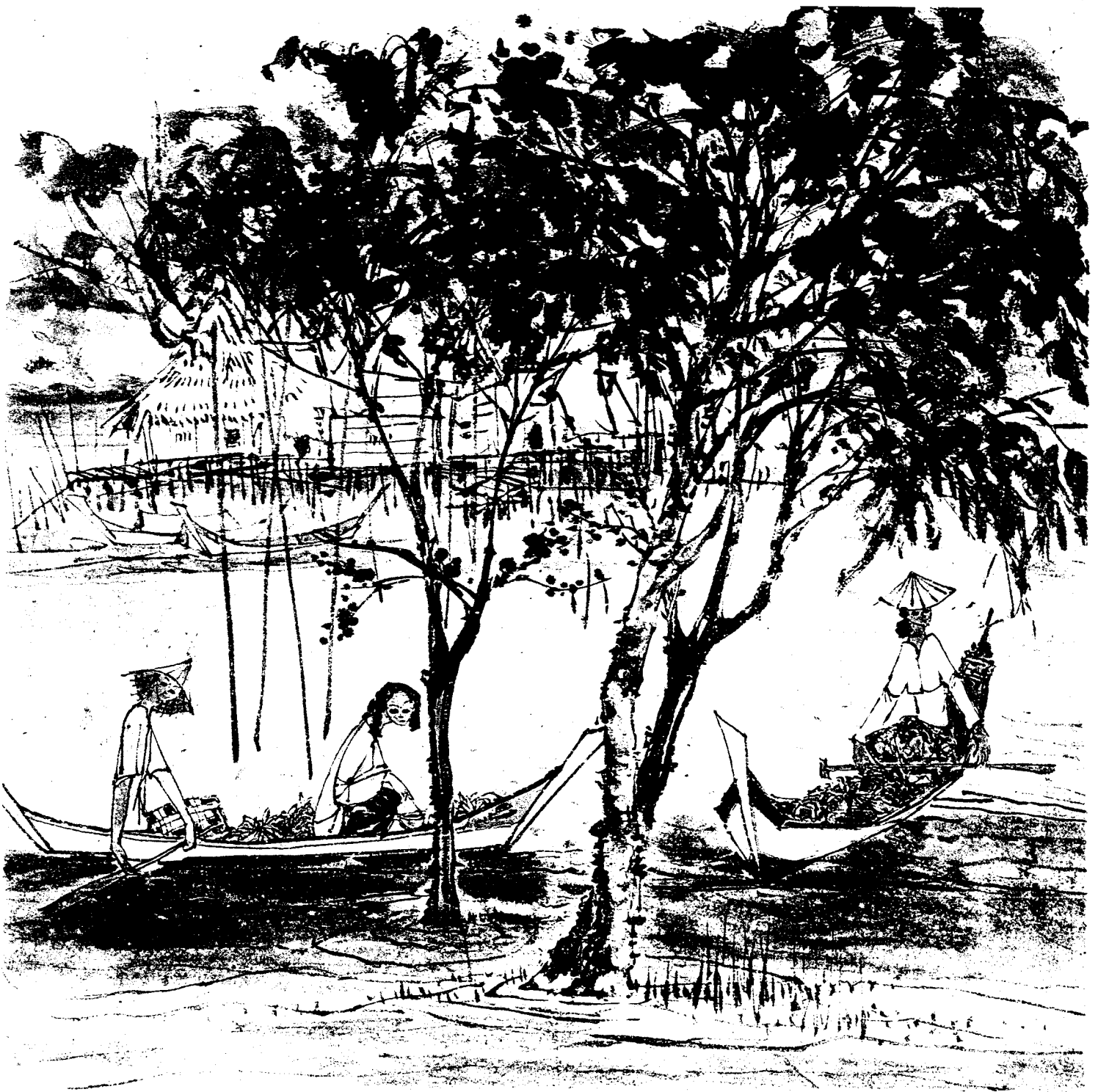
村野（水墨畫） 阮運興



凱旋門 黃苗洋



回教堂（油畫） 黃永儂



水鄉（彩墨） 陳天送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